

故事不止一种，当一个人内心足够坚强时，
他的心中就可以容纳不止一种真相，一种结局。

珍藏版

遇见虎灵女孩

「美」泰·凯勒 (Tae Keller) 著
王仪笃 译

When You
Trap a Tiger



CB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小博集

BOOKY REDS

故事不止一种，当一个人内心足够坚强时，
他的心中就可以容纳不止一种真相，一种结局。

珍藏版

遇见虎灵女孩

「美」泰·凯勒 (Tae Keller) 著
王仪筠 译

When You Trap a Tiger



C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博集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遇见虎灵的女孩：珍藏版

作者：【美】泰·凯勒

译者：王仪筠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博集天卷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ISBN：9787556276141

字数：116千字



感谢 Telegram 频道 @sharebooks4you 制作，欢迎大家扫码订阅



推荐序

故事属于每一个人

《遇见虎灵的女孩》讲述了一个关于追寻与理解的故事，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海莫尼（外婆）生病了，女孩莉莉和姐姐还有妈妈来到海莫尼身边，搬回下雨的阳光镇。

海莫尼是一位韩裔女性，莉莉也有着韩裔血统，而阳光镇在美国。莉莉在美国出生、长大。她不知道海莫尼的故事，从她一出生，海莫尼就是海莫尼，就像从她一出生，妈妈就是妈妈一样。她无法想象她们那些过去了的岁月。

来到阳光镇，莉莉走进了海莫尼的生活。这是一个善意的小镇，她也在这些善意中，认识到海莫尼勇敢、热心、慷慨的另一面。在年轻时代，海莫尼带着还是孩子的妈妈远离自己的国家，来到这里，在这里扎下根。

海莫尼喜欢讲故事，讲她从韩国带来的故事，讲她从自己童年带来的故事。

借由海莫尼讲述的故事，莉莉看到了一只老虎。

借由这只老虎——对，就是书中的虎灵——莉莉看到了更多样的故事。

原来海莫尼讲述的故事，只是故事中的一种。而在这一种之外，还有另外的故事——有被隐瞒的故事，有新的、等待被讲述的故事，有等

待被创造的故事。

海莫尼的故事，虎灵的故事，鼓励着莉莉去寻找真相。莉莉找到了海莫尼的故事，找回了海莫尼更久远的过去——那时，海莫尼还是个孩子。

因为胆小羞怯而“总是被遗忘”的莉莉，在寻找中，看到了海莫尼快乐背后的隐忍，看到了她善良、勇敢之下的坚韧。也是在寻找中，莉莉有了朋友，成了一个“被看见”的女孩。这个被看见的女孩，用自己的呼唤与渴望，让家人之间的信任和爱抖落满身灰尘，重新闪耀光彩。这光彩照亮了莉莉的心，也照亮了海莫尼的心。在爱的环绕中，海莫尼安然逝去。

《遇见虎灵的女孩》是一曲爱之歌，也是一曲女性之歌。莉莉和姐姐、妈妈、海莫尼三代人扎根在美国的国土上，彼此依靠，互相疗伤。

值得一提的是，书里的故事——书中海莫尼讲述的故事、老虎讲述的故事、莉莉讲述的故事，展示出了故事的多样性。单一的故事是危险的。单一的故事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片拼图，只有不断去寻找新的故事，才能尽可能接近世界的真实模样。同时，这些故事交织着韩国民间故事的风味，交织着海莫尼的生活，交织着莉莉对爱的呼唤，这使得故事有了寓言的性质，有了预言的能力，也有了解惑的力量。它们既是属于海莫尼和莉莉的故事，也是属于“海莫尼们”和“莉莉们”的故事。正如书里所说，故事属于每一个人，所有的故事，多样的故事。

这本书的丰富性正在于此。你像是在读莉莉的故事，但你会感觉自己时刻读到的是自己的故事。在故事里看到自己，这不正是我们在阅读中的一种渴求吗？

我们看到别人的故事，看到别人的行动；我们听到自己深藏心底的声音，我们呼唤自己的行动。

人，是在行动中成长的。

这本书，请你一定读到最后，读它的后记。读完这个小说，我以为书中海莫尼讲述的故事是韩国传统民间故事。但在后记里，我看到了“老虎”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我目瞪口呆。

那个真正的“传统”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老虎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熊的故事，只不过故事里有一只没有结局的老虎。

老虎离开了，它的故事没有结局。那些拒绝成为“熊”的女性创造和续写了它的故事。

如果可以选择，你选择当老虎还是当熊？

生活如此复杂，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如此纷繁，但如果有爱，又可以如此简单。

不要忘记，在一个故事之外，还有另外的故事。故事属于每一个人。

周静

儿童文学青年作家、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



1

我可以隐形。

这是一种超能力，或者至少是我的秘密能力。但它不像电影中那样，我也不是超级英雄，所以别往那里想。英雄是能化险为夷的主角——我只是会消失。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神奇的能力。我只知道老师忘了我叫什么，其他小孩不会找我玩，还有一次，快读完四年级时，班上有个男生皱着眉对我说：“你从哪里来的啊？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

我以前很讨厌隐形，但我现在懂了：这是因为我有神奇的力量。

我姐姐萨姆说这并不是真正的超级秘密能力，只是害羞罢了。萨姆有时就是这么无礼。

然而事实上，我的能力有时很有用。比如妈妈和萨姆在吵架的时候。比如现在。

我用隐形能力把自己藏起来，额头抵在后座车窗上，看着雨滴从我们家那台老旧旅行车的一侧滑落下去。

“你应该停车。”萨姆对妈妈说。

但萨姆其实是对着自己的手机说的，因为她没把头抬起来。她坐在副驾驶座上，两脚用力蹬着前方的置物箱，膝盖埋在胸前，整个人以她手机的发光屏幕为中心蜷成一团。

妈妈叹了口气。“拜托，我们不需要停车。只是下了点小雨。”但她把雨刷往上拨了一格，轻踩刹车，让车开得像蛞蝓爬行一样慢。

我们一进入华盛顿州就开始下雨了，而当我们的车缓缓驶过“欢迎来到阳光镇！”的手绘标志时，雨势变得越发猛烈。

海莫尼为韩文“祖母”或“外婆”（할머니）的音译。——译者注

欢迎来到海莫尼^①住的小镇，一个永远在下雨的小镇。它的名字仿佛一个只有镇民才懂的玩笑。

萨姆咂了咂涂着黑色口红的嘴唇。“行。”

就这样，只有一个字。

她不断点击屏幕，接二连三地传送文字与表情符号给老家那边的朋友。

我很好奇她在那些讯息里都说了些什么。有时候，我会放任自己想象她是在写讯息给我。

“萨姆，可以请你至少试着正面看待这件事吗？”妈妈把眼镜往鼻梁上一推，她太用力了，好像眼镜刚刚侮辱了她。

“你怎么说得出口这种话？”萨姆的视线终于离开手机——这样她才能怒瞪着妈妈。

总是这样起头。她们每次争吵都很大声，场面也很火爆。她们老是在惹火彼此。

保持安静会比较安全。我把手指按在溅满雨水的车窗上，用指尖在雨滴之间画出一条线，像是在把它们连在一起。我的眼皮变得沉重。我太习惯她们吵架了，听起来就跟催眠曲差不多。

“你心里其实清楚你自己差劲透了，对吧？事实上，这件事很有问题……”

“萨姆。”妈妈浑身紧绷——肩膀僵直，每条肌肉都绷紧了。

我屏住呼吸，心里想着**隐形隐形隐形**。

“不，说真的，”萨姆继续说，“你突然决定想多陪陪海莫尼，不代表我们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这个夏天已经有计划了，但你根本不在乎，你甚至没有提前告诉我们。”

萨姆没说错。妈妈两个星期前才告诉我们，我们要永远离开加州了。我当然会想念那里的一切。我会想念学校、阳光，还有沙滩——那里的沙滩与阳光镇的岩岸是如此不同。

我就只能努力不去想起那一切。

“我认为你们应该多花些时间陪海莫尼。我以为你们喜欢和她在一起。”妈妈的语气急促。雨越下越大，拉走了她的注意力。她握着方向盘的指节发白。在爸爸死后，我们没有人喜欢在这种天气里开车。

我专注地看着方向盘，稍微眯起眼睛，内心发送“一路平安”的意念，就像海莫尼教我的那样。

“还真会转移话题。”萨姆说，同时扯着自己黑发中的唯一一绺白发。她还在生气，不过已经冷静了一点。“我确实喜欢和海莫尼相处的时光，只是不喜欢这里。我不想来这里。”

海莫尼总是到加州拜访我们。自我七岁起，我们就没来过阳光镇了。

我望向风挡玻璃外。流逝的风景很宁静。灰色石屋、绿色杂草、灰色餐厅、绿色森林，阳光镇的颜色全模糊成一片：灰色、绿色、灰色、绿色——然后出现了橘色、黑色。

我坐直身子，想弄清楚这些新颜色是怎么回事。

有只动物躺在道路前方。

那是一只大猫，头枕在脚掌上。

不，不只是只大猫，是一只**老虎**。

我们开向这只老虎时，它抬起了头。它一定是从马戏团或动物园之类的地方逃出来的，肯定受了伤。要不然它怎么会趴在路上淋雨？

某种出于直觉的恐惧在我腹中一阵翻搅，让我晕车了。但这些都无所谓。假如有动物受伤，我们不应该冷眼旁观。

“妈妈，”我打断她们两人的争吵，急忙往前一靠。“我想……呃……那里有……”

现在更近一看，那只老虎看起来不像受了伤。它打了个哈欠，露出白得发亮的尖锐牙齿。接着，它起身，一次一只爪子、一个脚掌、一条腿地慢慢站了起来。

“女孩们。”妈妈说，她的语气听起来既压抑又疲累。她对萨姆的不耐很少会波及我，但开了八小时车后，她忍无可忍了。“你们两个，拜托，我得好好专心开一下车。”

我咬了咬脸颊内侧。这说不通啊，妈妈一定看到了那只老虎，但可能因为她太专心和萨姆吵架而没注意到。

“妈妈。”我小声说，等着她踩刹车。但她没踩。

我的隐形能力有时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需要花点时间才会失效。我需要花点时间才能让人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和**听进去我说的话**。

听我说：它可不像任何我曾在动物园见过的老虎。它很大，像我们的车一样大。毛皮上的橘色鲜艳夺目，黑色则暗得如无月的夜空。

这只老虎属于海莫尼的故事。

我向前倾，直到安全带陷入皮肤之中。萨姆和妈妈不知为何还在吵来吵去。不过，她们吵的内容成了低沉的嘈杂声，因为我只专注在……

老虎抬起它硕大无比的头——看着我。它看到我了。

老虎挑了挑眉，仿佛在看我敢不敢有任何举动。

我的声音哽在喉咙，结结巴巴地想开口，结果吐出来的话像被呛到一样。“妈妈，……**停车。**”

妈妈忙着和萨姆讲话，所以我更大声地喊道：“停车！”

终于，妈妈承认了我的存在。她眉毛一皱，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莉莉？怎么了么？”

她没把车停下来。我们继续往前开。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我无法呼吸，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

只听到“砰”的一声，我紧紧闭起双眼，耳内嗡嗡作响。我们一定撞到它了。

但车子还在往前开。

我睁开眼睛，看到萨姆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机搁在脚边。“它坏了。”她表示。

我扫视路面时脉搏狂跳不已，眼睛搜寻着不想看到的恐怖景象。

什么也没有。

妈妈绷紧下巴。“萨姆，请你别乱丢手机，它很贵。”

我困惑地盯着她们。如果刚才“砰”的声音只是萨姆的手机掉到车地板上发出的……

我转身想找那只老虎，却只看到雨和道路。老虎消失了。

“莉莉？”妈妈边说边把车开得更慢了。“你觉得不舒服吗？要我靠边停车吗？”

我再次迅速扫视路面，但什么也没有。“不用，没关系。”我说。

她放心地笑了笑。我向来都不是让人伤脑筋的小孩。我总是让事情简单很多。“再撑一下，马上就到家了。”

我点头，试着装出一切正常、什么也不在意的样子，尽管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没办法告诉妈妈这件事。她会问我是不是脱水、是不是发烧了。

或许我真的发烧了。我把手掌贴在额头上，但无法确定。我想自己确实有可能生病了，或者我刚才也许睡着了一下下。

真是的，我绝不可能看到有只巨大的老虎出现——又消失——在路中央。

我摇了摇头。不管那只老虎是真的还是我梦到的，或是我疯了，我都必须告诉海莫尼。她会好好听我说。她会帮我。

她会知道该怎么做。



2

海莫尼的故事开头总是一样，也就是韩国版的“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当老虎像人一样行走时……

当我们还住在加州时，在海莫尼来拜访的几个星期前，我和萨姆就会对彼此低声说出这些话。每次听，都让我浑身颤抖。

我们会数着日子，直到我们的海莫尼抵达的那天。在她抵达的当晚，我们会跑到客房，躺在床上，在她身旁蜷起身子，像书挡般一人一边。

“海莫尼，”我会低声说，“可以给我们讲个故事吗？”

她会笑着把我们拉进她的怀里和想象之中。“哪个故事呢？”

我们每次的回答都一样。我们最爱的故事。

“那个恩雅的故事。”萨姆会说。恩雅是大姐姐。

“还有艾吉。”我会加上一句。**艾吉是小妹妹。**“那个老虎的故事。”

那个故事，我一直都感觉很特别，仿佛话语之中有个秘密在闪闪发光。

“为我摘下来吧。”她会这样对我们说，我和萨姆就会朝空中伸手，握紧拳头，像在摘星。

这是海莫尼特有的一个习惯，假装繁星中藏着故事。

她会等一下下，让时间仿佛无限延长，我们则听着自己的心怦怦直跳，渴望听到那个故事。接着，她会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老虎的故事。

问题是，她故事里的老虎是狡猾可怕的掠食动物。但路上那只老虎似乎不是如此。我不觉得它想吃我，但我确实认为它想要……**某个东西**。

我没有机会想清楚一切，因为我们缓缓驶入阳光镇时，再也没有看见半只老虎。终于，我们到达海莫尼的家。那是一栋小屋，就位于小镇边缘的山丘上，在图书馆的对街，四周环绕着树林。

妈妈转进长长的私人车道，车子嘎吱作响地沿着碎石路向上开，直到抵达山丘顶端。

妈妈停好车后，把头靠在方向盘上，叹了口气，看起来似乎马上就会睡着。然后，她吸一口气，坐直身子。

“好了。”她说，手臂勾着驾驶座的头枕。为了同时看到我们两个，她转过身来。她硬是把笑容挂在脸上，想要表现得兴高采烈，好像这样就能抹除一路上所有的争吵和压力。

“坏消息：我把雨伞留在加州了。”她露齿一笑，像是在说：“哈哈，哎呀，真搞笑。”然后她说：“所以我们只能冲过去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海莫尼的房子，这是那种看起来就很神奇的地方。房子坐落在高处，几近漆黑的常春藤蔓延过褪色的砖墙，窗户在光线的照射下闪烁着。当然了，要到达前门，还要走无数级阶梯。

它完全不像我们在加州的那间香草白色的公寓——位于一栋全新的大楼里，有电梯。

“你要我们在雨中跑上那些阶梯？”萨姆问道，语气惊恐得好像妈妈是要她在一池蜗牛黏液中洗澡。

妈妈又挤出笑容。“一点小雨算什么？没错吧，莉莉？”

我的答案很简单：对，没错。我想进去屋内，问海莫尼关于那只老虎的事。但在我们家没有所谓简单的问题。这是陷阱。妈妈是要我选边站。

我耸耸肩。

妈妈不想就这样轻易放过我。“没错吧，莉莉？”她的笑容变浅，好像她就快崩溃了。她眼睛下方有眼袋，双眉之间还有一道很深的皱纹。

通常，妈妈不会表现出这个样子。她通常都很自信优雅，一切井然有序、整整齐齐。

“没错。”我说。

萨姆身体缩了一下，仿佛我踢了她一脚。

“好，就这样决定了。”妈妈放心地说，手放在门把上。“各就各位，预备……”

接着，她猛然打开车门，冲出车外，在用力关上门后开始跑了起来。她立刻浑身湿透。她跑得不快，但她已经很努力了——使劲晃着双拳，拱起肩膀，头向前倾，仿佛是头朝她妈妈家直冲而去的公牛。

“她看起来真可笑。”萨姆说。

萨姆这么说不算刻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我笑了，因为妈妈不知为何像玩具风车般旋转着双臂。萨姆也跟着笑了，然后，我们看着彼此。有那么一刻，我感觉我们真的是姐妹，一

起嘲笑我们丢脸的妈妈。

我想让这个时刻永无止境地延长下去。

但萨姆转过头，捡起手机和充电器，塞到胸罩内保护好。“我们干脆也走吧。”她说。

我想说“留下来”，却点了点头，接着我们冲出车外。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受过像这样的雨。这场雨持续下个不停，又很冰冷——冷得不像七月的雨——我们甚至还没跑出车道，我的鞋子就已经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我的牛仔裤也变得沉重。

萨姆边叫边跑，我也边跑边叫，因为整个情况有点好笑，也有点糟。雨水刺痛我的双眼，让我几乎看不见，但冰冷的暴雨却让我体内振奋了起来。

等到我和萨姆抵达阶梯的最上层时，我们都气喘吁吁，浑身湿淋淋的，我肺里所有的空气都已被抽光，心脏则快爆炸了。

妈妈很好心地在门廊等我们，但也有点怪，因为她应该开门，进去屋里。

她摇着头，皱起眉。“海莫尼没来应门，”她说，“她不在家。”



3

“你说她不在家是什么意思？”我小声问道。有一瞬间，我慌了起来：**老虎把她吃掉了**。但我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

妈妈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看不出她是担心还是生气，她的双眼和双唇周围布满雨水，让人难以看清她的情绪。我真希望自己知道她的感受，这么一来才能知道我该有什么感受。

萨姆胡乱转动黄铜门把，想用力转开，但门顽固地紧闭着。“所以……”萨姆盯着妈妈，然后看了看我。她头发扁塌，浓密的眼线化作黑色条纹沿着脸颊往下流，让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淋湿的老虎。“我们只能在这里等，还是在这种大雨里，而且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妈妈用湿透的T恤擦了擦眼镜，但没什么用。“不，我不这么认为。等我一下。”她举起一根手指，然后跑到房屋的一侧。

“她要去哪里？”我问。我把双手罩在头上想挡雨，但一点用也没有。“海莫尼在哪儿？”

萨姆没回答。我们看见妈妈停在客厅窗户的下方。她敲了敲窗框，摸了摸窗台，然后用拳头在玻璃下方猛力一击。

“这还真正常。”萨姆语带讽刺地说。

妈妈接着推开窗户。她匆匆看了我们一眼后才撑起身体，一头翻进屋内。

“哇！”我低声说。我从来没见过妈妈做像刚才那样的事。

萨姆摇了摇头。“真的该‘哇’。我敢打赌她在少年时期一定经常这么做。”萨姆看着我的表情，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该皱眉还是该大笑，我完全懂她的感受，因为想象少年时期的妈妈不只荒唐，也有点吓人。想象妈妈在我们出生前的样子感觉很诡异。

但萨姆露出了笑容，我内心松了口气。“她大概会溜出家门，和朋友参加派对。”

我点点头。萨姆高兴的时候，整个圆脸会发亮，看起来又像是我姐姐了。我慢慢朝她那边靠过去——只靠近一点点，这样她才不会注意到。

她皱起鼻子。“你觉得她会溜出去和男生见面吗？”

“我不觉得她在和爸爸在一起之前曾和谁约会过。”除了爸爸以外，我无法想象妈妈和其他人在一起。或者老实说，我无法想象她和任何人在一起，因为我不记得妈妈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了。

不过，我立刻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因为萨姆的脸庞很快失去光芒。她绷紧下巴并转过头。“那样想太天真了。”她喃喃自语。

爸爸对萨姆来说和对我来说并不一样。她年纪比较大，所以她记得爸爸。他死于车祸时，萨姆七岁，我才四岁。

“萨姆……”我开口，却不知道要如何接下去。

我以前能和她聊天。我以前什么都会告诉她。如果是几年前的话，我就会说“**我刚看到路中央有只老虎**”。我会直接对她大声说出一切，因为我无法忍着不说。

“我刚看到……”我又试了一次，但门另一头的开锁声打断了我。妈妈滑开锁时，门锁咔嗒作响，然后门开了。“快进来。”她说，好像担心我们可能会淋得更湿，但其实我们老早就浑身湿透了。

我和萨姆进屋，一路留下湿答答的脚印，在木地板上积成一池池水洼。

海莫尼的房子看起来像一段回忆。客厅和厨房紧紧相依，中间是一张紫色餐桌和一个无法生火的壁炉。一座老爷钟在客厅最远的角落里嘀咕着。

壁炉架上，两只石狮子簇拥着一张妈妈的照片，为她祈求财运。在另一边，一只青蛙守卫着我和萨姆的照片，为我们守护幸福。房子里到处都是一小捆又一小捆的药草和薰香束，有的在悬挂于天花板上的篮子内，有的在流理台上，有的塞在碗里，用来驱除邪气。

我深吸一口屋内的空气，荞麦面、鼠尾草、洗衣液的气味闻起来就像家的味道。

萨姆则没这么开心。她双臂交叉在胸前，皱着眉头。“呃，”她说，“那是怎么回事？”

我沿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客厅的另一端是海莫尼的卧室、厕所和两道楼梯：一道通往阁楼的卧室，另一道则通往地下室。但现在，韩式传统雕刻柜和瓦楞纸箱堆得像路障一样，矗立在地下室门口。

妈妈摇了摇头。“很怪，对吧？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她咬着大拇指指甲，环顾室内。有一瞬间，我瞥见她眼中的一丝担忧。

我先前振奋的心情一点一滴流失。这确实很奇怪。东西放在不对的位置，海莫尼也不在家里。

我心里涌起一股令我打战的阴郁。“海莫尼在哪里？”我问道。

妈妈看着我，眼神变得温柔。“噢，别担心。我很确定她只是出去买东西或去找朋友了。你也知道她平常都这样。”她对我微笑，笑中同时带着悲伤和希望。“能来这里你很高兴吧，莉莉？”

事有蹊跷，但妈妈没有说明。我想问她到底是什么事，却不想让她的笑容消失，所以只好点头。

她正要说不别的，但我冷得肩膀打战，浑身发抖。

妈妈对我们眨眨眼，好像忘了我们全身有多湿。“好，等我一下。我去找衣服来换。”我们的行李放在后备厢，也没有人想冒着大雨去拿，所以妈妈晃过走廊，走进海莫尼的卧室。

她从房里走出来时，手上抱满毛巾和海莫尼的丝质睡袍，我和萨姆从上面抓了两件。淡橘色的睡袍在我手中像日落般闪烁，变换着颜色。就连海莫尼的睡衣睡裤都很漂亮。

“我去开个暖气，”妈妈说，“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但萨姆当然不等。妈妈一回头走进海莫尼的卧室，萨姆就闪过各种箱子和家具，直接上楼走向我们的卧室，在身后留下一池池水洼。

我动身跟上，但犹豫了一下。我不想当跟在恩雅屁股后面到处跑的小艾吉。但最终，我当然还是跟着她走了。

楼上阁楼的房间虽然老旧，却很舒适。有斜面尖顶的天花板、木框全身镜，以及两张铺着褪色被子的单人床。我和萨姆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会把床并在一起，蜷缩着靠着彼此，在黑暗中互相说故事。

现在，两张床各放在房间的两端，中间隔着一扇大窗。

萨姆匆匆脱掉湿衣服，用干净的毛巾抹掉深色妆容，穿上饰有亮片的黑色睡袍。接着，她往床上一扑，床垫发出一阵嘎吱声。她把手伸到

床架后方，将手机插上插座充电，然后才转过头来看我。“你在做什么？我以为你会想在楼下等海莫尼回来呢。”

萨姆每次都表现得好像妈妈的命令只对我适用，这很讨人厌，但我习惯了。

我叹了口气，擦干身体，再套上自己的睡袍。睡袍又软又暖，让我全身抖了一下，释放出体内刺骨的寒气。我吸了口气，希望能闻到海莫尼身上的气味，却只闻到一丝肥皂味。

萨姆皱眉，还在等我离开，但我在自己的床上坐下了。

“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吗？”我边说边拉开床罩，同时小心翼翼地不看向她。“海莫尼失踪，又有那些东西挡住地下室，还有就是……气氛？像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首先，海莫尼没有失踪，只是出门了。别那么小题大做。再来，没错，气氛是很怪，但感觉海莫尼的家一直都是这样。”萨姆身旁的手机亮了起来，开始载入资料，像是午睡起床后在伸懒腰。她一把抓起手机，看着它闪烁，不是很专心地听我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搬来这里的时候吗？”

“大概吧。”爸爸死后，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年。我在加州出生，最初的记忆却是这栋房子的形状。

萨姆滑着手机，所以我并没有期望她会回答，但她扔下手机，抬起头来。“起初待在这里很好，因为海莫尼在我们难过的时候会照顾我们，也会帮妈妈的忙。但海莫尼总是在做奇怪的事，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那么做。她有很多秘密，这栋房子也充满秘密。”

我咬了咬嘴唇。“比如呢？”

萨姆翻了个白眼。“我不知道。那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而不是加州，讨厌死了。我讨厌待在这里。”

萨姆的话刺耳得让我退缩了一点。“别这么说。”

我记得的是，我和萨姆曾经很喜欢住在这里。当然，因为爸爸的关系我们感到很难过，但并不是每件事都很糟。我和萨姆会在阁楼的房间里说故事，在厨房里吃年糕，在地下室里创造我们想象的世界。我们以前总是在一起。

我想问她，你还记得吗？

但萨姆还在继续说下去。“这根本就不公平，莉莉。妈妈想搬到离海莫尼更近的地方住，这点当然很好，但我们连表达意见的机会也没有，我们连跟别人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要我老实说的话，我也许是有生气的。但我也很高兴能来这里。

我清清嗓子，吸口气，吞了吞口水。“我觉得也许.....你应该对妈妈好一点。”我的掌心在冒汗。这么说很危险，因为我通常不会和萨姆对峙。我们是姐妹，姐妹应该永远站在同一边才对。

萨姆再次翻了个白眼。“你是认真的吗，莉莉？我不敢相信你会帮她说话。”

“我只是.....”我无法不去想妈妈脸上的表情。她在楼下找海莫尼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脆弱。那不是妈妈一般会有有的模样。我不懂萨姆怎么会没注意到这点。

QAG为Quiet Asian Girl的缩写用语，意为“安静的亚洲女孩”。——译者注

“你只是……？”萨姆盯着我。我没回答，她叹了口气。“有话就说啊，莉莉。你不需要老是这么奇怪又安静。你这样就是QAG。”

QAG是萨姆所谓的**安静的亚洲女孩**。就是那种刻板印象，那种萨姆拼命不要成为的刻板印象，所以她才擦黑色口红，漂白一绺头发，而且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告诉她：“我只是想帮忙。”我想问：“你难道看不出妈妈有多努力吗？”我想说：“我不懂你为什么那么生我的气。”

但实际上，这些话卡在了我的喉咙里，我一句都没有说出口。萨姆总是满腔怒火，不论我说什么都会把她气炸。

她又翻了个白眼。“随便啦。你每次都让我当坏人，只因为我有话直说。你知道，你不必这么害怕你说的话会惹出什么麻烦。”

萨姆没意识到的是，她的话已经惹出麻烦了。如果我也像她这样的话，我们家会整个天翻地覆。我们都会遭殃。

我听着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手滑过被子。我说：“你应该很开心，你喜欢海莫尼。”至少我认为是这样。萨姆似乎不再喜欢任何东西了。也许她的手机除外。

她耸耸肩。“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重点是，要住在这里，没有半个朋友，只有妈妈和外婆？这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你妹妹。”我说，声音小到连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了。这么小声，就像QAG一样。“我也在这里。”

我看得出来萨姆已经准备好要给我一个刻薄的回应，但我说的话阻止了她。她的肩膀放松下来。

“对。”她说。

就只有这么一个字，但她语气轻柔。这一个字就让我敞开心房，暖意流泻而出，蔓延全身，直达脚趾与指尖。

“对。”我回说。我几乎觉得自己可以告诉她那个像梦境，像幻想又像幽灵般的老虎了。

然后，楼下的门猛然打开。海莫尼回来了。



4

海莫尼砰的一声打开前门，高声喊着：“哈罗，我的女孩们！我的女孩们回家来看我了！”

她的声音一路传到我们的卧室，我跑着下楼去见她，脚重重踩过会发出噪声的老旧楼梯。

海莫尼比我上次看到她的时候更瘦了。她那五颜六色的丝质长摆上衣和白长裤穿在她身上看起来比平常更宽松。她的宝石吊坠落在锁骨间比之前更深的U形凹陷处。

但她还是和以往一样光鲜亮丽，双唇红润，烫卷的头发染得乌黑发亮。她抱着四个大购物袋，每袋都装满了食物。

妈妈穿着海莫尼的睡衣，已经走到门边，拿一堆问题来迎接她——“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什么不接电话？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六点会到吗？我们只能站在外面等！还有你为什么买那么多食物？买太多食物了！”

LV是Louis Vuitton的缩写用语，中文译名为“路易·威登”，是著名的奢侈品品牌。——编者注

海莫尼只是大笑。“噢，我的女儿啊，这么爱管闲事！”她说完，便把购物袋和山寨LV^②手提包放到妈妈手里，仿佛妈妈是个管家。

妈妈皱起眉头，但还没能开口抗议，海莫尼就先看到了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莉莉小甜心！”海莫尼说。她整张脸亮了起来，我还不知道有谁能够因为哪件事这么开心。我跑过走廊，钻进她怀里，感受她的爱。

“小心点。”妈妈把海莫尼的袋子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别把你的海莫尼撞倒了。”

海莫尼紧紧抱着我，同时从我头顶斥责妈妈。“嘘，年轻的女士。莉莉正在表示她爱我呢。”

妈妈叹了口气。“我也爱你啊，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

海莫尼没有理会妈妈。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为了好好看着我，她把身体向后倾着。当她注意到我正穿着她的睡袍时，她咧嘴一笑。“哦，看看你。你是迷你版的我！多漂亮，多耀眼。”

我笑了出来。“耀眼？”是萨姆拿了那件有亮片的睡袍，不是我。

“像太阳一样。”海莫尼边说边眨了眨眼。在这世界上，我的隐形能力只对海莫尼不管用。她总是能看进我的内心。

“海莫尼，”我说，一想到那只老虎，我的脉搏就不规律地跳动，“我得告诉你一件事。”

但萨姆出现了，她放轻脚步，静静走下嘎吱作响的楼梯，在厨房门口停下。

“还有我的月亮。”海莫尼说，走过去拥抱萨姆。

萨姆被海莫尼拥抱时身体僵直，但过了一会儿就放松下来，靠向海莫尼，吸了一口气。没有人能抗拒海莫尼，她就像地心引力一样。

海莫尼往后一退，抚摸萨姆那撮白发。“你的头发真漂亮啊！”

“别这样，”妈妈说，“请你别鼓励她，那种发色很不自然。”

萨姆怒瞪着妈妈，海莫尼则用手指卷了卷那撮头发。“这是遗传的。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海莫尼说，对着我和萨姆眨了眨眼。

妈妈的声音紧绷。“一撮漂白的头发不算遗传特征。”

海莫尼连看都没看她一眼。“而且这么时髦。萨姆看起来像个摇滚明星。”

萨姆露齿一笑。妈妈深吸一口气。

妈妈很讨厌那撮白发，但萨姆拒绝做出任何改变。她声称那不是她的错——她的头发是自然长出那种颜色的。

情况就是这么复杂。

海莫尼转身看向妈妈，皱起眉头。“她们的头发为什么那么湿？”

妈妈一边清了清喉咙，一边将海莫尼买的食品和杂货放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她们会湿成这样，是因为我们得站在外头淋雨。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像你之前说的待在家就好了。我得用那个敲窗玻璃的老招数爬进来，还是在我女儿面前！”

“每次都翻窗户。”海莫尼看着我和萨姆，发出啧啧声。“出去也是，进来也是，她甚至会从阁楼的窗户爬出去。你们的妈妈是个超级鬼鬼祟祟的小孩。老是让人费心。”

妈妈不爽地啧了一声，我和萨姆互看了一眼。我不知道妈妈以前怎么会有办法爬出阁楼的窗户，那扇窗户高得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海莫尼总是会像这样夸大，而光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很有趣。

萨姆忍住不露出微笑，我则克制自己不要笑出声。

“而且，你不应该再开车了，尤其不要在下雨天开。”妈妈继续说，“你要买日常用品的话，应该等我来。你必须小心点，你必

须……”

“哟——”海莫尼发出哟哟声，同时举起一根手指。我和萨姆曾在电视节目上看过驯犬师会用一种生气般的哟哟声来驯服狗。海莫尼发出的就是那样的声音。

妈妈咬紧牙关，然后提出另一串质问。“那么这些东西又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把家里弄成这样？”她指向那些堆在地下室门口的纸箱和家具。

海莫尼耸耸一边肩膀。“地下室被水淹了，所以要把东西搬上来。”

萨姆挑眉。“你自己一个人把全部东西搬上来的吗？”

海莫尼转头向她眨了眨眼。她一向如此。她不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介意。

但是，妈妈很介意。“不，说真的，你真的是自己把这些东西搬上楼的吗？你知道你可能会伤到自己的。你……”她停顿了一下，“我要睡在哪里？”我们之前住在这里的时候，妈妈睡在地下室，努力在海莫尼的杂物之间挤出一点空间。

“你睡客厅，睡沙发上。”海莫尼回答，好像这没什么。

我以为妈妈会为此争论，但她朝那堆纸箱走过去。“好吧，嗯，至少让我把这些东西移开。我们可以把它们从地下室门前推开，看看楼下的水淹得有多严重。萨姆，帮个忙吧？”

萨姆盯着她。

妈妈叹了口气。“莉莉？”

我准备走过去，但海莫尼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回来。“不，不行。不能移那些东西。”

妈妈眨了眨眼。“它们挡到路了。”

海莫尼在她面前挥了挥手，像在阻挡妈妈的怒气。“不，不行。今天不是吉日。我把箱子搬出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好日子。但今天对神灵来说是凶日。我们改天再搬。”

对神灵来说是凶日。我吞了吞口水。我必须等海莫尼一个人的时候，才能问她关于可能存在的虎灵的问题。

“在不是吉日的日子搬东西——非常危险。而打破东西……”海莫尼闭上双眼，全身一阵发抖，仿佛她连想都不敢想。“如果打破东西的话，噢，会非常糟糕。”

妈妈看起来简直要把头发扯下来了。

萨姆对着我挑眉，好像在说“又来了”，接着退到了玄关。

这不是她们第一次为此争吵了。妈妈总是会因为海莫尼奉行的传统而恼火。

妈妈咬紧牙关。“这太荒谬了。什么……”

但海莫尼用手指着妈妈，打断她。“我们之间，我才是妈妈。不要再问问题了，你去换衣服。话说回来，你怎么穿着睡衣？”

妈妈张口要为自己辩护，但海莫尼拍了拍手。“我现在准备晚餐。莉莉来帮我。”

我其实没想自愿帮忙，但海莫尼就是有办法让一切顺着她的意愿进行。况且，我也不介意帮忙。

我跟着她走到厨房流理台前，而妈妈也放弃搬那些纸箱了。她一把抓起海莫尼的雨衣，悄悄走出屋外，下去拿我们放在车上的行李。

萨姆站在门口，清了清喉咙，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犹豫不决，好像在等什么，我用唇语告诉她：“没关系，上楼吧。”

把她打发走让我感觉很糟，但萨姆不喜欢煮菜或摆餐桌，或者做任何家务，而我需要和海莫尼单独相处一会儿。

萨姆皱了皱眉，转身离开，嘴里咕哝着朋友之类的事，回到阁楼上的房间。

她走了以后，我低声说：“海莫尼，发生了一件事。”

告祀（고사）为韩国传统祭祀的仪式，人们会借由告祀祈求平安、顺利。——译者注

她把我的一撮头发别到耳后，亲吻我的额头。“好的，小不点，我想听听是什么，但首先，该来告祀^①了。”

“好，但是……”

“啊——啊——，先告祀。”她在厨房里到处走动，从碗柜里拿出几个碗和几个篮子，摆在我面前。

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向我示范要如何告祀的。这是我们向来都会一起做的事。我们会为神灵和祖先摆出食物，让他们先享用。“献给那些先于我们逝去的人。”海莫尼总是这么说。

小时候，我曾经假装爸爸会来参加告祀，跟我们一起吃饭。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有一次我告诉萨姆食物是为爸爸准备的。

她整张脸扭曲成一团，十分生气地说：“他死了，这件事可不是游戏。”

自那时之后，她就一直都不喜欢告祀。

海莫尼将一盘红豆年糕加热后，将年糕递给我，我把年糕放进竹篮，就像她教我的那样，小心谨慎，并且带着爱。年糕让我的手指暖和了起来。

“在发生重大改变的日子，做这件事非常重要，”海莫尼一边告诉我，一边把酒倒入小陶瓷碗，“比如有人搬进来的时候，有人搬出去的时候。我们这么做，好让神灵开心。”

她倾身靠向我，她的气息让我的耳朵发痒。“神灵饿的时候……几乎和你妈妈饿的时候一样可怕。”

我微笑。“那萨姆饿的时候呢？”

海莫尼睁大双眼。她的双眼周围布满皱纹。“那最可怕了。”

我拿萨姆开玩笑，这让我有一点内疚。接着，我把鱿鱼干和小鱼干放到小盘子上，海莫尼准备着餐食，我则聆听着告祀时的旋律。

海莫尼哼着一首我不知道的歌，大概是韩国的摇篮曲，整栋屋子似乎都在与她一同唱和。橱柜在她开关时喃喃低语，流水在她洗菜时吹起口哨。

我总是将告祀——以及海莫尼所有的信仰与仪式——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对海莫尼来说别具意义，我认为这样就够了。她的神秘从来不需要解释。但现在那只老虎出现了，我觉得了解这一切变得很重要。

“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东西。”我告诉她。

“你看到了什么？”她边切黄瓜边问。

我吞了吞口水。“呃，我认为我可能看到了一个……饥饿的神灵？”

她放下菜刀，朝我转过身来。她的眼神锐利而专注。“莉莉，你说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我突然紧张起来。“我不知道……我想那有可能是我在做梦？”

海莫尼倾身靠近我。“梦非常重要，莉莉。你看到了什么？”

妈妈会叫我不要鼓励海莫尼的这种行为，萨姆会说我很奇怪。但对象如果是海莫尼的话，我就不怕被批评。“一只老虎。”

她从齿缝间发出咝咝声。“那只老虎在做什么？”

我知道她没有对我不高兴，但她还是显得心烦意乱，让我不禁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话了。“呃，它就……站在那里，然后消失了。”一阵强烈的恐慌感朝我袭来，我低声说：“是不是我疯了？”

海莫尼的手指拢着吊坠。她弯下腰，她的脸非常靠近我的脸，我因此闻到了她身上充满奶香的气息。“莉莉，‘疯’不是一个好词，不是一个理性的词。你看到事实，是因为你很特别，这不会让你变疯，知道吗？”

我点头，不太确定该做何感想。我感觉老虎很真实，但那不可能是真的。而如果某样东西感觉起来很真实却不是真的，该怎么办？

“你妈妈不相信这一切。她的世界很小。但你懂，这个世界比我们所看到的还要大。”海莫尼把手掌贴在我的脸颊上，“现在你要注意安全，远离老虎。老虎非常坏。”

“我知道，我会远离老虎。老虎会吃人和其他东西。那只是个……”

她摇了摇头。“别相信它们，好吗？它们诡计多端，你别听它们说的谎话。记住这点。”

“对，我记得你说过的故事。”

“对，对，故事。但也许……”她后退一步，歪着头，好像试图做什么决定。她的语气听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海莫

尼。“也许故事不只有我告诉你的那些。”

我把眼前的盘子和砧板推开，撑起身体，坐到厨房的流理台上，正对着她，准备听她说。我不记得上次她给我们讲新的故事是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

“**那些老虎在找我。**”她说，手沿着我的手臂往下滑，陷入沉思。“我偷了某个属于它们的东西，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而现在它们想要拿回那个东西。”

“等等，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你的故事？”

“这是真实的故事。**老虎是真的。**”

我把身体向后一靠。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的故事。偷老虎的东西听起来没道理。如果在昨天，我可能不会相信她说的话。我可能会认为这是她编出来的故事，因为这当然不可能会是真的。

就像那只消失的老虎不可能是真的一样。

然而，我明明亲眼看见它消失了。

我拉了拉自己的一根辫子。“你偷了什么？”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或许老虎也是真的。或许这就是它出现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能让老虎横穿整个世界，一路追到这里？而从老虎身上偷东西……做出影响这么大又这么危险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感觉？

她皱眉。“不重要，小不点。问太多问题不安全。”

“但是……”

大门再次被猛然打开，妈妈气喘吁吁地走进屋里，把两个行李箱砰的一声放到地板上。

“没有**但是但是但是**，”海莫尼对我发出啧啧声。“我们不谈那个。”

妈妈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喘了口气。“谈什么？”

海莫尼给了我个“嘘”的眼神，要我安静，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妈妈眨了眨眼。“你们有谁要告诉我吗？”

海莫尼用过于和蔼又无辜的语气说：“不，我跳过。”

妈妈歪着头。“你.....跳过？跳过什么？跳过告诉我？”海莫尼边微笑边点头。“跳过。”

妈妈来回看着我们，我耸耸肩，装作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妈妈看起来很想继续问下去，但最终只叹了口气。“好吧，既然如此，我要接着去搬我们的东西了。莉莉，别坐在厨房的流理台上。”她说完又转身走下阶梯。

我滑下流理台，但妈妈一走，我就转向海莫尼。“你拿走了什么？为什么要拿？后来发生了什么？”

海莫尼递给我一叠盘子。“够了，你现在去摆餐桌。告祀会保你平安，让老虎远离你。”她转身背对我，继续切菜。

通常我们在准备告祀时，她会让我提前偷尝一口，眨着眼低声说：“**吃快点，神灵才不会看到。**”

但今晚的气氛与以往不同。她没有给我偷吃，我也没有开口要求。我照她说的去做，摆好餐桌，脑中想着老虎、小偷与海莫尼的故事。

海莫尼总是给我们讲一些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故事，而现在，我想：要是那些故事是真的呢？



5

让我给你说个故事。那个故事，老虎的故事。以免你一直纳闷。以免你坐在那儿，等着，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很久很久以前，当老虎像人一样行走时，有两个小女孩和她们的海莫尼住在一栋爬满藤蔓的小屋里，房屋位于村庄边缘，矗立于山丘顶端。这两个女孩是姐妹，留着黑色长辫子。两人有一样的喜好，包括对年糕的喜爱。

有一天，她们的海莫尼去村里为外孙女买年糕，在回家的路上却被一只老虎拦了下来。老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仿佛是从天上跳下来的——站在海莫尼面前，挡住她的去路。

“你有我想要的东西。”老虎说。

如果老虎对你有所要求，你是很难逃脱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逃跑。别和老虎说话。当然也不要听它说的话。

因此，海莫尼把年糕丢向老虎，想分散它的注意力，并趁着老虎一口吞下年糕时拔腿逃跑。

“真美味！”老虎喊道。但如果你给了老虎年糕，它就会想要搭配其他东西一起吃。“再来点！”

海莫尼没有逃多远。老虎追了上来，猛扑到她面前。但海莫尼已经没点心了，于是老虎像吃年糕一样，一口将她吞了下去。唯一没有被吃掉的是她的头巾。头巾轻轻飘落到地上。

然而，老虎还想要更多。它并不满足——老虎永远都不会满足——但它很聪明。

它拿走海莫尼的头巾。几天后，当它前往姐妹俩住的小屋时，它戴上了头巾来伪装自己。

老虎边敲门边说：“小孩子们，我是你们的海莫尼。我被锁在外面了，外头下着雨，好冷啊。让我进去吧。”它一边用爪子刮着房子的外墙，一边说。

唰、唰、唰。

女孩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她们海莫尼的指甲从来不曾如此长、如此脏。海莫尼喜欢修剪自己的指甲。

但女孩们太想念海莫尼了。老虎说：“小孩子们，我给你们带了年糕。给恩雅和艾吉的小点心。”

妹妹好想要海莫尼回来。老虎呼唤她：“相信我，小艾吉。相信我。”

于是，她跑向前门，一把将门拉开。

艾吉屏息而待。老虎大吼出声。

这里有个教训：绝不要相信老虎。

艾吉很快就发现老虎不是她的海莫尼。（海莫尼不是那种会大吼大叫的人。）

于是，两个女孩拔腿就跑，老虎则追在两人身后。她们一路穿过沙漠与大海，穿过覆满白雪的群山及阴雨绵绵的森林。她们跑啊跑，直到前方再也没有陆地。横亘在她们面前的是空无一物、深不见底的坑洞——是世界的尽头，是故事的结局。

“到此为止了。”恩雅哭喊说。

老虎朝她们逼近。它饥肠辘辘。

“救命啊！”艾吉心想。她闭上眼睛，向天神乞求。“救救我们！拜托拜托拜托。”

让她惊讶的是，天神回话了。“嗯，”他说，“好，可以啊。但代价是你要给我说一个故事。”

就连天神也无法抗拒故事的诱惑。

于是，艾吉和恩雅迅速转动脑筋，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听到天神最后救了两个女孩，你一定不惊讶。像这样的故事都会有快乐的结局。就在老虎要扑向她们，将两人一口吞下时，天空的一端降下一条魔法绳索，另一端则降下一段魔法阶梯。

恩雅抓住绳索，艾吉则踏上阶梯，两人开始往上爬——往上再往上，直到她们终于安全抵达天空王国。

天神在那里跟她们说，她们两人可以永远跟他待在一起，但她们需要工作才行。要住在天空王国，代价可是很高昂的。

于是，姐姐成了太阳，妹妹成了月亮。

恩雅雀跃不已，但艾吉泪流不止。大家总是抬头仰望月亮，但她不喜欢这样。她想藏起来。

所以，姐姐提议两人交换工作。“别担心，你可以改当太阳。没有人能够注视太阳。”

问题解决了！她们再次过上了快乐的生活，各自住在天空的两端，安全无忧。

而老虎呢？它就在那里，远在凡间，请求天神让它也能到天上来。但天神不听它说的话。他不想听老虎的故事，老虎因此被放逐了。

在我小的时候，海莫尼会年复一年地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我每次都很满意故事的结局。我从来没想过去了解那只老虎。

我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老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老虎回来后会发生什么事？



6

我醒来时浑身是汗，床单乱成一团，汗水沾湿枕头，床也咯吱作响。我的肚子发出叫声，我才发现自己非常想吃泡菜当消夜，于是我掀开被子溜下床。我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经过姐姐身旁时，心里祈求那些会发出声音的木地板能保持安静。它们没听我的请求，地板在我脚下吱吱作响。

尽管如此，萨姆动也没动。

我走出房间，下楼时紧抓着扶手，在黑暗中眯起眼睛，想看清阴影中的一切。

那些阴影有点诡异。

它们似乎在我面前舞动、扭曲，仿佛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所投下的阴影。

我揉揉眼睛，甩头想让自己清醒一点。阴影恢复正常了。我悄悄走下楼，经过海莫尼的卧室，走过睡在沙发上的妈妈。

我蹑手蹑脚地走向厨房……

然后停下了脚步。

原本堆积在地下室门口的那些纸箱被推到了一旁，空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

我知道妈妈想移开那些纸箱，但我不觉得她会真的这么做，她不会想让海莫尼不高兴。而且，她是想把纸箱移到墙壁那边——不是只往旁

边移开几寸。

更诡异的是，门被打开了。

一股无形的重量压在我的胸口，让我难以呼吸。

外头的树枝随风飘动，刮着窗户，地下室的门似乎微微地来回晃动着。

我悄悄走近那扇门。

别误会我，我看过恐怖片。我和萨姆以前会一起看恐怖片，虽然整场电影我都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但我还是很清楚有什么注意事项：

1. 别进地下室。

2. 绝对不要一个人进。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这不是那种恐怖的地下室。

以前每当妈妈不在时，我和萨姆就经常待在这个地下室玩。我们会演海莫尼跟我们讲的故事，也自己编童话故事。地下室那时放满了海莫尼的旧物，因此我们每次都有新发现。

那个地下室曾是我最爱的地方。

而现在，它在呼唤我，拽着我的胸口，而我身体里的某个地方，就在胃部正后方，也感觉到了那股吸引力。

木门在我的手掌下散发出暖意。我将门推开，门发出嘎吱的声响。

我屏息以待，不确定自己是害怕还是兴奋。

什么也没发生。

我胡乱摸索，想找到电灯开关，但开关显然坏了，于是我只好借着从墙壁顶端一扇窄窗透进来的月光走下楼。裂开的木板刺痛我光着的双脚，然后，我走到了底端。

我先是感到安心，因为地下室是空的。

然后是失望，因为它是空的。

这个地下室其实很小，我在还小的时候感觉它比较大。这个房间曾经像个谜团——要怎么从这一头到另一头去？要爬过哪些纸箱？要怎么走才行？

现在，地下室空无一物。

完全没有东西，甚至连水也没有——虽然海莫尼说地下室被水淹了。我跪在地上，手摸过地毯。地毯干到不行。

地毯不应该是湿的吗？不应该闻起来也是……我不知道……**潮潮的？**带有霉味？

地下室闻起来就跟往常一样——灰尘弥漫，充满回忆，像一本旧书的内页。

我咬着脸颊内侧。也许是我太多疑了，但这一切都说不通啊。如果地下室从来没被水淹过，那海莫尼为什么要搬动她所有的东西？

她又为什么要说谎？

有个声音吓了我一跳。那是种低沉的呻吟声，像是动物发出的声音。我跌跌撞撞地走回楼梯，甚至绊到了自己的脚。恐惧轻咬着我的脚指头，我急忙冲上楼梯，一次跨两阶，几乎忘了呼吸，直到跑出地下室，门在我身后紧紧关上。

我靠着关上的门，让呼吸和颤抖的双脚恢复平稳。

我现在该回床上了。这一晚上受到的刺激已经够了，我也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又听到那个声音，而我现在发觉它是从浴室传来的。浴室门微微开着，我待在暗处，偷偷朝里面看。

而在浴室里，我看到一头暗影野兽，它全身覆满黑鳞，弓着背部，费力喘息。它低吼和移动的样子，像是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我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但接着暗影褪去了……

那根本不是一头野兽，是海莫尼。事情不太对劲。



7

我试图理解眼前这一幕，但没能成功。那根本不是怪物，而是海莫尼。

生病的海莫尼。

正在呕吐的海莫尼。

小孩子一天到晚都在生病。萨姆老是跟我说：“**你们这些小孩全都是用细菌构成的。**”（说得好像她是个大人似的。）但她也没说错。因为大人不应该呕吐，尤其是海莫尼，她不应该呕吐。海莫尼是如此光鲜亮丽，而我看到的是如此……**恶心。**

海莫尼一直是一个睡眠达人。她晚上八点半上床，头发夹着发卷，裹在头巾里，脸上再敷上面膜，然后睡满十二个小时。

任何事都不能阻止她睡美容觉。我想，除了眼前这种情况。

一个好外孙女应该上前帮她。好女孩应该帮她拿饼干和水来，并为她撩起头发。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站着没动。尽管我很努力，却无法使唤我的双腿，也无法迫使我的手把门推开。

我不是个好外孙女。

我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海莫尼从微开的门缝里看见了我。我试着启动隐形能力，但太迟了——海莫尼看到我了。她总是能看到我。

“莉莉。”她用沙哑的声音说。她黑发上的发卷看起来像鳞片。“我刚刚就觉得听到了你的声音。”

她的脸隐匿在黑暗之中，我看不出她在想什么。她对我不高兴了吗？因为我这样偷偷摸摸而生气了吗？她想要我离开吗？但当我开口，我只是小声地问：“你还好吗？”

她冲了马桶，站起身往前走了几步，月光洒在她身上。她眼睛和嘴唇周围的皱纹比平常要深，但整个人看起来相当健康。要不是我亲耳听到她呕吐，根本不会想到她有任何不对劲。“当然，我很好。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所以不只是很好，是非常好。”

“但是……”我的声音变得沙哑。我清了清喉咙：“你……你生病了吗？”

“噢，对，莉莉，只是一点小病。大家是怎么说的？有点不苏胡？”

我有时认为她是故意念错的，好逗我们笑，借此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不舒服？”我帮她说清楚。

她点点头。“对，有点不舒服。但我没事。”

我深呼吸，冷静下来。每个人都可能会得肠胃炎，海莫尼也不例外。

只是有一点不舒服而已。

“你为什么起来了？”她问。

“我睡不着。我在想……那只老虎。”

她看着我，过了三次心跳那么久的时间，然后她伸出手。“来和我一起睡吧，”她说，“我现在就和你说话，我告诉你我偷了什么。”



8

海莫尼带我走进她的卧室，我躺在她身边，在被子底下蜷成一团。我在黑暗中仔细观察这个房间。

她的床头柜上跟往常一样摆着相框，照片中有我、妈妈、萨姆。

而她的床头柜上也放了新的东西——整排的橘色小药罐，各式各样的都有。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这些东西是什么，她就说：“我偷了故事。”

我吸了口气，试图理解她是什么意思，但有点困难。我的海莫尼，偷了故事，还是从虎灵那里偷来的。

整件事有很多地方都没道理。

“你是怎么偷故事的？”我问。

海莫尼沉默了许久，久到我以为也许她改变了心意，不想告诉我了。但其实她只是想等个几秒，营造悬念。她牵起我的手，指尖沿着我掌心的生命线划过。在我还小的时候，每当海莫尼讲到故事恐怖的地方，常会这么做来安抚我。

“那些故事来自过去。很久很久以前，当老虎像人一样行走时。”

我的身子朝她挪近，一听到这些神奇的字句，我的心仿佛就开始哼歌。

“那些故事来自过去，那时夜晚很黑，全然地黑。而在黑暗之中，有位公主住在天空中的城堡里。公主非常寂寞，于是她向黑夜轻声诉说

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变成了星星。”

海莫尼以前叫我们伸手从空中抓下故事时，我都以为那只是好玩而已。我从来没想过她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星星是故事变成的？”

“对，没错。现在听好。”她要我保持安静，自己继续说下去。

“天上的公主讲了数不清的故事，整个天空因此变得非常明亮。再也没有哪里是一片黑暗了！而地上的人们，那些住在村子里的人们也都开心得不得了。再也没有夜晚了。”

我朝窗外如墨水般的漆黑望去，身子微微颤抖。再也没有夜晚。

“故事的力量这么明亮又这么强大，老虎当然想得到。它们找到最高的山，爬上最顶峰，让繁星环绕在自己四周，看守着天空。”

海莫尼继续说：“人类也很爱那些故事，但有些星星说的故事我不喜欢。那些故事……很危险。有些故事太危险了，不能说。”

我顿了一下。“但故事怎么会危险呢？”

海莫尼的手臂紧紧将我抱住。“有时候故事会让人感觉很糟糕，有时候故事会让人做出坏事。有些故事让我感到难过，觉得自己很渺小。”

我咬着嘴唇。海莫尼告诉我们的故事总是有着快乐的结局。那些故事都是关于聪明的女孩、充满爱的家庭、化险为夷的公主战士的。

“当我的海莫尼跟我讲起难过的故事，讲起我们国家的历史时，她哭了。”她说，“我看到邻居因为这些故事而感到害怕，我的朋友因为这些故事而感到愤怒。于是我想：我们为什么要听不好的故事？不好的故事如果就这样消失，不是会更好吗？”

我吞了吞口水。这确实有道理，我想。

“所以，在一个安静的晚上，我从家里拿了几个罐子，带上山。一路跟踪那些老虎，到达洞穴。

“在我们那个最小的村子里，我是体形最小的女孩，我也知道该怎么小心行事。我在洞穴外躲好，等到老虎睡着、鼾声大作才开始行动。我摘下星星——就是那些不好的故事——把它们塞进了罐子。”

这又是一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但也许这世界本来就超乎我的认知。也许会消失的老虎和能被捉住的星星真的存在。

“你偷了星星。”我说。

“没有偷走全部。但是……没错。”

我想知道将星星握在手里是什么感觉——它们是否会像沙土般粉碎或像玻璃那样破裂，是否会烫得炽热或冰得刺骨。

海莫尼继续说：“封好罐子后，我蹑手蹑脚地离开洞穴，没有发出半点声响。离开之前，我心想，我要更保险一点，我要确保它们不会追上来。于是，我从森林里捡来石头，一块接着一块地将它们堆在洞口，直到堆成一道墙，一道又大又重的墙，把老虎都困在里头。”

我一阵发抖，想象着老虎的爪子刮着墙的另一边的样子。

“我心想：不要再有不好的故事了，不要再有了。我再也不想听到那些故事了，于是我从那个小村庄逃走，逃得远远的，横渡大海，跨过整个世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新地方我能远离悲痛。”海莫尼越来越困，声音也渐渐变得微弱。“我偷了星星，把它们藏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问。我把温暖的脚指头贴在她冰冷的脚上。“你怎么知道自己会没事？”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自己。如果你相信自己，就表示你很勇敢。有时候，相信就是最勇敢的事。”

“所以后来都没事了？”海莫尼从来不太谈自己是怎么从韩国来到美国的，我也从没想过要问。

她沉默了许久，久到我以为她可能睡着了。然后她说：“没有什么能永远持续下去，莉莉。老虎逃出来了。那些老虎非常生气。它们现在要来找我。”

我听到客厅传来嘎吱的声响，身体紧绷了起来——但那可能只是妈妈在睡梦中翻了个身。

海莫尼将嘴唇紧贴着我的额头，她说的话模糊成一团，接着她进入梦乡。

“它们现在在追捕我。它们不会停止追捕。”



9

我的梦里都是老虎。隔天早上醒来时，我躺在熟睡的海莫尼身边，想着她的故事。各种问题如雷般在我脑中轰隆作响。

她偷了哪些故事？我很好奇，我也有点想听听那些故事，就算它们很危险也想听。

但我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比如：我真的看到老虎了吗？如果是真的，我相当确定那就是在追捕海莫尼的老虎。

我们得做点什么才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需要想出一个计划来保护自己。

我睡不着了，于是我溜下床，放轻脚步，从海莫尼的卧室走进客厅。

外头的云遮住了太阳，让屋子看起来很灰暗。客厅很安静，所以当我发现妈妈坐在沙发上时吓了一跳。

她微微侧着身背对我，身体前倾，手里端着装了半杯咖啡的马克杯。蒸气往上飘，轻轻拂过她的脸庞，但她没注意到。

我发觉上次看到妈妈如此静止，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总是忙碌着。而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捕捉到了很珍贵的一刻。我想要保存起来，将这一幕珍藏在心头。

她凝视着客厅的窗外，但那里除了树林的模糊轮廓和远处的几栋房子之外，没什么好看的。

我跨出脚步朝她走去，木地板发出嘎吱声。

她的身体猛地一颤。热咖啡在马克杯中晃动，就快洒出来了。“莉莉！你吓到我了。你太安静了，总是悄悄出现在我身后。”

“噢。”我说。我不是故意偷偷跟在她身后的。“抱歉。”

她只是微笑。“你好吗？睡得还好吗？”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复杂了，所以我点了点头，作为回应。

我想点个头对妈妈来说就够了，因为她没有再追问下去。她站起身，把马克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她起身时我才注意到她经过了盛装打扮，穿着正式的衬衫和工作裤。“你饿了吗？”她问。

“不饿，”我说，“你为什么穿成那样？”

“我今天早上有个面试。”她解释说，同时在厨房东翻西找，弄得碗盘当啷作响。

我们才抵达这里一晚而已。大多数的妈妈会想要先安顿好、收拾行李，但我妈妈显然早就已经安排好一场面试了。她还在加州时是一名会计师，她一直很卖力地工作。

“但我有时间弄点东西给你吃，”妈妈继续说，“你真的应该吃点东西。昨晚吃剩的年糕怎么样？”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其实在想……”

“你确定？”她问，“加热后很好吃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以前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海莫尼曾经卖过她做的年糕？每个人都爱死了。”

我往前踏了一步。“真的吗？”妈妈很少谈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那茶呢？你想喝一点茶吗？我可以帮你泡点茶。”妈妈打开橱柜，然后停住，手悬在半空中。“好吧，海莫尼把马克杯都移到另一边了。之前不是放在那里的。”她从新的位置拿了一个马克杯，开始泡茶，即便我其实并不想喝。我不喜欢茶。

“妈妈……”我犹豫了一下，试着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随意。“海莫尼有没有在你小时候跟你讲过故事？那些现实中应该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妈妈皱起眉头。“噢，我不知道，也许有吧。但我从来就不像你那么喜欢阅读。我喜欢出门玩，所以其实没什么听故事的耐心。”

“噢。”我有时候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我有哪里不正常，但我把这种感觉抛到一旁。“那她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她童年之类的事情？”

英里是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1.6093千米。——编者注

妈妈的眼神变得恍惚，就像她刚刚望向窗外的样子。“她从来不多谈自己在韩国的岁月。我知道她出身贫穷，住在离首尔几英里^①远的农村里。我知道她和她自己的海莫尼相依为命。我知道她妈妈在她非常小的时候就搬来了美国。海莫尼自己也搬来美国的时候，曾试图找她妈妈——当时我还只是个小婴儿——但我不认为她找到了。”

“我是说……”但我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你曾经发现过藏在玻璃罐中的星星吗？你曾经被老虎追过吗？**“算了。”

妈妈深呼吸，勉强挤出笑容。“说起来，你应该去认识一下住这附近的小孩。我的几个高中朋友有跟你一样大的孩子。我可以帮你找个玩伴。”妈妈每次想转换话题时都会像这样突然换成别的话题，并假装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谈这个新话题。

我不想多解释“玩伴”差不多在六年前就对我没用了。我也不想特地解释交朋友有多难。

对有些人来说，朋友就是会留在他们身边，就像萨姆。即使她有时对人很不友善，但她身旁总是环绕着一群人。她要回复的讯息永无止境。但我从来没有那种人缘。

我曾有过几个朋友，也有一群女孩曾经和我一起玩过一阵子。萨姆说她们也都是QAG——像我一样的安静的亚洲女孩，但她们最终都和我渐行渐远了。她们没有对我不好或做什么事，但她们有活动时忘了找我一起去，就像忘了我的存在一样。

她们没能留在我身边。

我想那也没关系，那只是因为我的隐形能力。

“我现在要去面试了，”妈妈说，“你应该去屋外走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也许可以去图书馆？你可能会在那里遇到一些爱看书的小孩，况且你也很爱图书馆。”

我喜欢图书馆，我猜。但我不知道她从哪里看出我很爱图书馆，而且我以前明明很讨厌马路对面那间图书馆。

我小时候坚决不进那里去。妈妈和萨姆进去图书馆的时候，我会坐在外头的阶梯上，等她们把绘本带给我。

妈妈不懂为什么我那么害怕，那间图书馆位于森林的正前方，看起来就像一间可爱的小屋。大门和窗框都画着五彩缤纷的图案。

“糖果屋”故事指《格林童话》中的名篇《汉赛尔与格莱特》。汉赛尔与格莱特是一对兄妹，因为受到女巫用糖果、面包、蛋糕砌成的糖果屋的引诱，落入女巫手中，差点被女巫吃掉。——编者注

但我跟她说：“它看起来像‘糖果屋’故事^①里的糖果屋。”

我想妈妈大概忘了这件事。

我内心突然蹿起一股怒火，但很快被我压抑下来。“对，好吧。”

妈妈看起来松了口气。“太好了，莉莉。你最棒了。我跟你说过你是最棒的吗？”她把茶放到我面前，伸手揉乱我的头发。“在图书馆玩得愉快，好吗？”

她走出门，前门重重在她身后关上。我啜饮着我其实并不想喝的茶。茶烫到了我的舌头，尝起来有股土味，但滚烫的液体从喉咙流下时的感觉让我清醒不少。

而且我很生气。因为有时候，妈妈脑中好像有个完全不同的莉莉，一个**虚拟的我**，与**真实的我**大不相同。

我不喜欢茶，也不爱图书馆。而且，假如我不是最棒的该怎么办？她又怎么会知道？她又不是真的关心。

我起身，把茶倒进水槽，棕色茶水形成的漩涡让我内心一阵激动。我觉得自己的举动很随便又很浪费，不过这感觉不错。

我倒完茶后，扔下马克杯——但太用力了。马克杯裂开了。

我盯着那个裂痕看了片刻，内心有什么也跟着裂开了——像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我不敢望进去。

我的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就这样一点一滴流光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我。我拿起马克杯，将它埋进垃圾筒最底部，藏在没有人会找到的地方。

然后，我换上牛仔裤和条纹短袖上衣，头发懒得梳就直接绑了辫子。我穿上雨衣，过了马路，前往图书馆。

我不再是小女孩了。我不怕“糖果屋”。我才不怕童话故事。

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在那里遇到任何一个“爱看书的小孩”，但也许我会做点研究。

如果老虎在追捕我外婆，那我就得找到保护我们的方法。



10

通往图书馆的阶梯布满裂缝，图书馆的窗户是暗色的玻璃，屋顶也微微下陷，仿佛它很疲倦。很难想象这就是我小时候害怕的糖果屋图书馆。那些神奇的魔力已经消失了。

我走到门口，用力拉了一下门。门没开，我又试了一次。正当我心想门是不是锁着的时候，这栋屋子终于放我进去了。屋里有股霉味，但很温暖。

一个有点年纪的人坐在服务台后面，他的视线从古董电脑上抬起。他鼻梁上挂着金属细框眼镜，脸颊红通通的，双颊间浓密的白色八字胡抽动了一下。如果他没那么用力皱眉头的话，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像圣诞老人。

“请问需要帮忙吗？”他问，语气听起来并不太想帮我。他的双臂在胸前交叉，将他的绞花针织毛衣弄皱了。

所以，没有邪恶的女巫，但有个脾气暴躁的圣诞老人。两者差别不大。

“呃，没关系，”我告诉他，“我只是看看。”

他盯着我，我不确定该怎么办。有那么一瞬间，我心想自己是不是不被允许进图书馆。但这个想法太荒谬了，这可是图书馆。

“你有卡吗？”他问。

我一开始不确定他指什么。“噢，对，图书证。呃……没有。”

虽然他有点吓到我了，但我还是朝服务台走近。他的浓眉皱在一起。他看起来像在等待着什么，但我不确定他需要什么东西。

“我叫莉莉，”我告诉他，“莉莉·里夫斯？我的海……我的外婆住在对街。我刚搬来跟她住。”

他眉毛猛然上挑，点了一下头，看起来像是在表示赞同。他还在皱眉，但没皱得那么紧了。“你是爱慈的外孙女，”他确认道，“我会把你的图书证归在她的账户下。”

在他用咔嗒咔嗒响的键盘敲入我的信息时，我向他道谢。

“她是个好人，”他过了片刻后这么说，“在她刚搬到这里时，这个小镇的确一时很难适应。但我欠她一个人情。琼——你妈妈？——那时成天跟在她身后。”

“噢。”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欠她人情。我也不确定妈妈是不是曾成天跟着海莫尼到处跑。我试着想象那个画面，却做不到。她们根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他刷了一张红色的图书证，然后把卡交给我。“那，再见了。”

“噢。”我又给了同样的回应，接过卡，悄悄塞进口袋。“呃，其实，我想知道你们图书馆有没有关于老虎的书。”

他皱起眉头，身体移向电脑。“是为了做学校的暑假作业吗？还是因为个人兴趣？”

“个人？”我的语气像在提问。

他哼了一声。“现在的小孩都不太常来图书馆了。他们以为网络上什么都找得到。”

Google是一款搜索引擎，中文译名为“谷歌”。——编者注

“是啊。”我说，因为我不确定除此之外要如何回应他。我想现在的小孩多半不会碰到虎灵在追捕自己外婆这种情况，我不觉得在Google^注上输入“邪恶的虎灵”会搜寻到任何有用的结果。

有人在我身后嘀咕，我转过身，看到一个跟萨姆年纪差不多的女生。她的肤色偏褐色，脸上有雀斑，一头髻发，推着一辆空的运书车。“乔，你真的在跟这位可怜的女孩谈‘现在的小孩’那个话题吗？”

“我又没说错。”图书馆员乔这么说。

那个女生对乔摇了摇头，向我伸出手。“哈罗！欢迎来到阳光镇闻名全球的图书馆！我是詹森。”

我跟她握手，她很有力地回握，她的手握起来很温暖。她笑起来的时候，颧骨上四散的雀斑看起来像在跳舞。海莫尼总说雀斑是幸运的象征。

“她是詹森，”乔补充道，虽然没有再介绍一次她的名字的必要，“她是我的员工。”

詹森笑了起来。“这个介绍还真是详尽啊。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所有的信息了，那你叫什么呢？”

“莉莉。”我告诉她。

她露出笑容。“那么，莉莉，很高兴认识你。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我摇头，她笑得更开心了。“棒极了。老实说，镇上多数人大概都没来过。我们正在想办法为这个地方注入一点活力，提醒镇民图书馆就在这里之类的，但谁知道结果会如何呢？”她耸耸肩，倾身靠向服务台看乔的电脑屏幕。“老虎，酷。跟我来，我可以带你参观，带你看看野生动物书区。”

乔回去继续敲电脑。我跟着詹森穿过一列又一列的书架。

“我先说好，这间图书馆的馆藏不多，所以不用多久就能逛完了。”她笑着说。露出笑容对这个女生来说毫不费力，笑出声来更是轻而易举。

当我们在走道间穿梭时，我想起海莫尼的地下室。在地下室的纸箱和柜子被她搬上楼前，它们就像回忆构成的迷宫。我深吸一口气。

詹森转头看我。“你刚来我们小镇吗？”

我跟她说我搬来跟海莫尼住，她露齿一笑。“我认识你外婆，大家都爱她。”

“真的？”

她歪着头，看起来有点困惑。“对啊，当然。她人超级好，又有趣，而且她总是穿得很好看。”

我顿时感到骄傲，因为海莫尼果然是人见人爱。大家都应该爱海莫尼。

但同时，奇怪的是，我也感到胸口一紧。我完全不了解海莫尼在阳光镇的生活。除了我年幼时住在这里的记忆之外，我只认识在加州的她。而在加州时，她的生活是围着我们转的。她是属于我们的。

内心涌现的嫉妒吓到了我——就像今天早上我对妈妈的怒气一样。我不喜欢这样。这些不是我该有的感觉。

我把注意力拉回詹森身上，她一直在讲话。“我在当家教。我教的是中学的语言艺术科。所以，你以后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跟我说一声。”

我开口时声音显得沙哑刺耳，我每次跟陌生人说话都会这样。“嗯，好。谢谢你。”

参观之旅在图书馆后方的一个小房间结束。我看到里面有小冰箱、橱柜、两张椅子和一扇图书馆的后门。门口旁边的墙上有张褪色的海报，画着一只挂在树上的猫，海报用白色的泡泡字体写着“坚持下去”。我不知道是谁贴上去的，但肯定不是乔。

“这里是员工休息室，”詹森解释说，“但我跟我的学生说他们可以进来这里。这间房间塞满了甜食，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糖分。”

她从冰箱拿出巧克力杯子蛋糕递给我。

我童年的恐惧瞬间闪现——汉赛尔和格莱特就是被甜食引诱进糖果屋的。但我把恐慌的情绪甩开，一边谢谢她，一边接下杯子蛋糕。

詹森靠向我，压低声音说：“我偷偷跟你说个秘密——这是乔做的。”

我挑起眉毛，她笑了出来。

“是吧？”她说，“他看起来不像是会烘焙的人，但别用太严厉的眼光评判他。等你认识他之后，就会知道他没那么糟。我总说乔就和这整个小镇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讨厌，但只要稍微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的内在真的很棒。”

我感觉得出来，詹森就是妈妈所谓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不过，她的快乐很有感染力。我笑了，然后咬了一口蛋糕。巧克力仿佛在我体内转化成了一股能量。“真的很好吃。”我告诉她。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杯子蛋糕让我想起海莫尼的年糕，即便两者尝起来完全不一样。“他可以在外面卖这些蛋糕了。”

她用古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感到有点尴尬。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说。海莫尼也许曾卖过自己做的年糕，但那是因为她搬来

这里时需要钱。

詹森咧嘴而笑。“这个点子太棒了，莉莉。”

“噢，好。”我说。我听不出她是真心这么说，还是只是在说客气话。

“不管怎样，”她继续说，“以后你每次来的时候，都可以偷拿一些去吃。我希望你会再来。这里变得有点太冷清了。”

我喜欢詹森。在我对青少年的认知中，没有人像她这么友善。她基本上跟萨姆完全相反。我不知道当她看着我的时候，究竟看到了什么，但我知道她确实看见我了。这种感觉很好，也让我有点心痒痒的。

詹森带我走到野生动物的架位前，我快速翻阅与老虎相关的藏书——《关于老虎的一百零二个事实！》以及《关于老虎的另外一百零二个事实！》，结果令人相当郁闷。

我两本都浏览了一遍，想找到有用的信息，比方说：有一种老虎可以神奇地凭空消失！或是：如果老虎在追捕你的外婆，以下是阻止它的方法！

但我得到的却是：

·老虎的犬齿可以咬穿骨头！

·如果你直视老虎的眼睛，它杀掉你的概率可能会降低——但要小心！

·老虎吼叫声中的低频能使人麻痹！

我把书放回书架上。这不是我要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只让我觉得被老虎追捕实在不太妙。

“其实，”我吞了吞口水，开始紧张起来，“你们有什么关于老虎的故事吗？”

《纳尼亚传奇》是英国作家C.S. 刘易斯创作的系列奇幻故事，其中一部叫《狮子、女巫和魔衣橱》。——编者注

詹森手指卷着一绺鬃发。“嗯，我们有《纳尼亚传奇》^①，但我想那是关于狮子的才对……你有想到的哪些特定的故事吗？也许可以让我更了解你的喜好。”

我当然不能跟她提起虎灵和被偷的星星，但我可以告诉她海莫尼原本讲给我的那个老虎的故事。

我尽可能只讲重点。“嗯，有个故事是在说一只老虎，它吃掉，呃，一个奶奶，然后它穿上奶奶的衣服，想要吃掉奶奶的外孙女。然后，它追着她们，结果……”

“听起来像《小红帽》！”詹森打断我。

“不对，那个故事讲的是狼，”我说，“我这个故事来自韩国。”

她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滑过一排书的书脊。“我没有听过韩国的版本。不过，这还真有趣，不是吗？有些童话故事在世界各地——哪怕是在那些彼此没有交集的地方——流传着不同版本。但这些故事本质上都一样。”

我想解释这个故事跟《小红帽》完全不同。这个故事是关于一对姐妹、太阳与月亮，以及一只老虎的。它是与众不同的。

但詹森接着说：“就好像这些民间故事有自己的想法一样，像是它们在世界各地到处漂泊，等着人来讲出它们的故事。”

我身体一阵发凉。我想象海莫尼偷的那些故事是有生命的，被锁起来藏在某处，拼命想逃脱。“是啊。”我低声说。

“但我怀疑我们图书馆可能没有关于韩国民间故事的书，”她挑眉，“老实说，我们小镇大多数都是白人，所以不会看到太多其他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在镇上唯一一间亚洲餐厅值班当服务生——就是那间‘龙之百里香’。我知道，这个名字挺俗气的，那些亚洲食物里也没有放百里香，但这就是我们住的小镇……”她清了清喉咙，“不管怎样，我会请乔订一本韩国民间故事。根据图书馆的预算……”

我没有继续听下去，因为我的余光瞄到一条老虎尾巴。那尾巴一甩，橘黑色一闪而过，消失在隔壁的走道。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隐形女孩的超能力是用来躲藏、让自己消失的。让自己远离麻烦。这是我擅长的事。

“快逃，”我告诉自己，“躲起来。”

但我的两条腿不听使唤。我一面沿着走道走过去，一面结结巴巴地对詹森说：“其实，我想……呃……那里可能有一本书。就在那里！”

我追着那只老虎，它的尾巴忽隐忽现，我跟着它在走道之间左拐右转……直到我正面撞上一团黑色和橘色的东西。



11

那不是老虎。是一个男生。

一个矮小的白人男生，身穿亮橘色的短袖上衣、黑色牛仔裤，蓬乱的棕发上戴着复古报童帽。

“抱歉！”我脱口而出。我看向他身后。我可以发誓刚才我真的看到了老虎尾巴，但现在看不见了。我们站在其中一条走道上，身边环绕着漫画书，仅此而已。

那个男孩笑了出来，他脱下帽子和我打招呼：“你好，我是里基。我很抱歉我们是在这种相撞的情况下遇到的。”

我还没能开口回答，他就对着从我身后跑过来的詹森大喊：“嘿，詹森！你知道我是跑过来的吗？从我爸在停车场放我下车的地方跑过来的，因为我知道你很讨厌我迟到。”他动作夸张地抹掉上唇的几滴汗，“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很体贴。”

詹森叹了口气。“里基，麻烦你小声点。”

里基咧嘴笑的时候，眼角浮现细纹，圆润的双颊露出小酒窝。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人缘很好的人，因为我马上就喜欢上了他。

他转过身来看我。“所以，你好啊，你是谁？你又有什么故事？你为什么会在这间凄凉的小图书馆？”

“我叫莉莉。”我说，然后我的脑中一片空白。他盯着我，等我继续说下去。我希望自己的隐形能力现在立即启动。

詹森救了我。“莉莉刚搬来跟她外婆住，就住在对街的那栋房子里。”

詹森用手指着里基，补充说：“莉莉，这是里基，我的一位暑期家教学生。我们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上课。”她转身面向里基，对他说：“还有，这间图书馆并不凄凉，只是有点破旧。”

“她要和我一起上家教课吗？”里基问詹森，仿佛我不在那里。有时候我跟妈妈和萨姆相处时也会产生这种感觉——好像我很碍事，或是不小心进入了一场不属于我的谈话。或者说，是不小心闯入了。

我的脚指头戳着地板。“没有，我只是在找书。”

他睁大眼睛，然后看了看书架上的漫画。“你也喜欢漫画吗？我爱死漫画了。我现在正在读原版的《超人》。嗯，至少是乔这里有的那几期。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超人不酷，我也不是说他是最爱的超级英雄，但他很经典，你懂吧？”

“对，他很……”我停了下来。我想让对话持续下去，于是在脑中努力搜索有关超人的信息。但我脑中一片空白。

幸好，詹森插话了。“莉莉喜欢老虎，所以在找跟老虎有关的书。”詹森告诉他。这有点尴尬。我想纠正她：我并不喜欢老虎。但我耸耸肩，硬挤出笑容。

里基又咧嘴一笑。“哇，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喜欢老虎的女生！”

“嗯……对啊。”如果我更像萨姆的话，那我可能会告诉他不是只有男生才能喜欢老虎。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希望我们能回到漫画的话题上。

“我的意思是，没几个女生会跟我说话，我想。”他继续说道，丝毫没有察觉到气氛有点尴尬。“但老虎很酷。它们很优雅，不过，是那种冷酷的优雅。”

我没什么意愿去想象老虎有多冷酷。“你不能相信老虎。”我说。

他缓缓点头。“你不能相信老虎。”他重复我的话，好像我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让他想要牢牢记住。“我喜欢这个说法。我曾祖父曾是专门猎捕老虎的猎人。但猎捕老虎其实很不好，因为老虎已经濒临绝种，现在猎捕老虎也不合法了，所以我爸不想让我跟别人讲这件事。”他停顿了一下，“我是说……”

“好了，已经拖得够久了，”詹森说，“该上课了，里基。”

她把他拖走，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走道上，思绪乱成一团。

也许老虎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不这么认为。那只老虎刚刚就在这里。我知道它曾在这里。

假如里基没有中途出现，会发生什么事？假如我抓到老虎，会发生什么事？

一只优雅但冷酷的虎灵正在追捕我的家人，而我追捕着它。

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极为勇敢，还是极其危险。或许两者都有一点。



12

隔天下午，妈妈又去参加另一场面试，而海莫尼整个午餐时间都在打盹——这很不寻常，因为海莫尼虽然很爱睡觉，但更爱吃东西。

萨姆在楼上用她的电脑。我无事可做，只能一直吃花生酱夹心巧克力，然后来回踱步，想着那只老虎。

现在我知道的有几件事：

1. 那只老虎找到海莫尼了。或者，起码老虎已经找到我了，这表示它很快就会找到海莫尼。
2. 老虎很有毅力。它想要故事，为了夺回故事会不择手段。告祀本来应该可以让老虎远离我，但我在图书馆里看到它了，所以告祀显然没用。
3. 我们需要更多保护，就算谈到老虎会让海莫尼不高兴，我也得告诉她。

我不想再继续踱步，于是溜进了海莫尼的卧室。窗外的光线照进房间里，而灰尘在空中飘舞、闪闪发光。迷蒙的光线也让整个房间显得有些朦胧。我感觉自己好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时光静止的迷你宇宙。

我拉开被子，轻轻摇醒外婆。“海莫尼，”我低声说，“海莫尼，醒醒。”

她咕哝着，在床上翻了个身，所以我又摇了摇她，这次摇得更用力一点。也许有点太用力了。

她睁开眼睛。“莉莉小甜心？”她喃喃说道，“你饿了？”

“不算是。”我说。老实说，吃了那些花生酱夹心巧克力后，我已经很饱了。

她像从流沙中爬出来一样缓慢而专注地爬下床。她坐在床边伸懒腰，我几乎可以看到睡意从她身上滑落。

她看起来很虚弱。

“海莫尼，”我突然开口，暂时不提关于老虎的问题，“你的病好了吗？确定没事了吗？”

“我当然很好。我的家人都在这里，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了。”她微笑道，但声音颤抖着。“你别再担心了。”

“讲到担心……”我拉着自己的一根辫子，“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保护，不能只有告祀而已。我又看到老虎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海莫尼的眼中看到了恐惧。但她闭上眼，摇摇头。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眼神变得温柔，面带微笑。

她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束干燥的药草。接着，她折下一段，将它放在我的手掌心。“这个给你，这会保你平安，好吗？这样，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我盯着那干枯的植物，抬头看她。“这是什么？”

“这是艾草，”她解释说，“这是我吃的药，但你别吃。你把它放在口袋里，它可以保护你。”

我谢谢她，把干燥的药草放进口袋。

“而这个……”她犹豫了一下才把手伸到后颈，解开她的项链。那是一条带珍珠吊坠的银链——是她那条特别的、她每天都戴着项链。每当她想要努力找到合适的英文单词时，她就会用手指摩挲项链。“这也有帮助。你戴上它，当作护身符，它会保你平安。”

当她把项链绕在我脖子上并扣好时，我能感受到我四肢的脉搏狂跳不止。它戴起来比看起来还重。“但这是你的项链。”我说。

“对，但现在它是你的了。”

我把手掌紧贴在吊坠上。它比我想的还要温暖，我的胸口暖和了起来。我喜欢这种感觉，沉甸甸地压在心上。“这个真的曾保你平安吗？”

“我好端端地在这里，不是吗？”

我用手指捏着那颗珍珠，它似乎充满了能量。“那你怎么办？你不是还需要保护吗？那些老虎正在追你啊。”

她微微一笑，但那不是海莫尼平常那种微笑。她的眼神里没有笑意。“我会平安的，莉莉。我不担心。”

我不太相信。她从我眼中看出了我的想法，然后她说：“好吧，我们现在去买东西。我们需要更多的保护，需要更多能够对抗恶灵的东西。我们去买松子来烧，买米在满月下撒。我也需要做年糕的新鲜食材。”

我笑了，感觉好了许多。

她倾身靠向我。“我也会买你最爱的点心，因为我最好了。”她停顿了一下，“好吧，你妈妈才是最好的。但……我是最最好的。”

我笑出声。“你的确是。”

她挑了挑眉。“现在去跟萨姆说。”

我叫萨姆下楼，当我告诉她我们要去哪里以后，她靠着餐桌，双臂在胸前交叉。“这不是个好主意。妈妈不是说不应该开车的吗？”

海莫尼的眼神立刻移到一边。我很想捏我姐姐一把。萨姆是吞食幸福快乐的黑洞。

“车可以给你开，如果你想的话。”我对萨姆说。

她退缩了一下。“我不知道……”她可以开车，她学过开车，而海莫尼有正式驾照。妈妈一直念叨萨姆，叫她练习开车。

但她当然不会练习。萨姆跟驾校的教练上了两堂课后就拒绝再次坐上驾驶座了。并不是因为她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因为爸爸的车祸，她不想开车。

海莫尼的手掌紧紧贴在萨姆的脸颊上。“生命不是拿来等待的。我们现在就出发。我们会没事的。”

萨姆拉了拉自己那撮白发。“但妈妈说……”

海莫尼发出啧啧声。“你妈妈不知道她自己在说什么。我会没事的。”

萨姆一脸不确定的样子。这太可笑了，因为她之前从来不在乎妈妈说的话。

“你可以留在这里。”我跟她说。

她眼中闪过受伤的神情，接着是恼怒。“不，我也一起去。”她说。

海莫尼拍了拍手。“好女孩！我去换上我的漂亮衣服。”

萨姆皱眉。“为什么？”

“去买东西啊。”海莫尼一说完，身影就消失在卧室。

萨姆摇了摇头，但嘴角微微上扬。我也觉得很开心。海莫尼就是海莫尼，古怪就是她的正常表现。我不必担心。我一手轻拍口袋里的艾草，一手紧握着吊坠。一切都会没事的。我就是知道。

我们带着一张简短的清单到了超市。

吃的：

- 糯米粉，用来做年糕
- 芥末豆，给妈妈
- 快乐牌坚果饼干，给萨姆
- 花生酱夹心巧克力，给莉莉

加强保护要用的：

- 五谷米，要在满月下撒在林中
- 松子，要烧掉

其他：

- 洗衣液

萨姆看到清单上加强保护要用的东西时挑了挑眉，但她什么也没说。

“我们要在半小时内离开这里，因为快下雨了。”海莫尼说。

萨姆皱眉。“今天不会下雨，天气预报APP（应用程序）说降雨概率是零。”

海莫尼只是轻轻拍了一下萨姆的头。“半小时。”

“没关系，”我说，“我们用不了那么久。”

当我正要去放谷物类商品的走道时，有个顶着亮红髻发的女人直直朝我们走来。

“你们一定就是她的外孙女了！”她尖声叫道。我有点担心她会捏我们的脸颊，但她克制住了自己。

海莫尼眉开眼笑。“她们是我的宝贝。”

“你们的外婆最厉害了！”那个女人用很浮夸的语气对我和萨姆说，“她用她的药草治好了我的气喘。”

萨姆往后退了一小步。“那太好了。”

那个女人留下来和海莫尼聊了一阵子，等她终于踩着轻快的步伐离去时，有个秃头的男人告诉我们海莫尼能让他开怀大笑，甚至在他离婚后也是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女人跟我们说，她会和海莫尼打牌。

要接收的信息多到令人招架不住，何况我还正在寻找加强保护要用的东西。

海莫尼将我和萨姆介绍给她看到的每个人，他们都说我们有多漂亮、多讨人喜欢。我想要努力记住每一个人，但他们的名字从我脑海一闪而过，脸孔全部模糊成一团。

海莫尼在这里超受欢迎。每个人都认识她，每个人都爱她，而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萨姆把我拉进放谷物类商品的走道躲起来。

“海莫尼骗我们，”她说，“这并不是什么迅速采买，根本就是一场正式的社会活动。”

“她认识所有人。”我说。

“对啊，我想这解释了她为什么要穿得那么好看。”萨姆咧嘴一笑。

“海莫尼有好多朋友。”我边说边核对购物清单。我想，再等海莫尼一下也不要紧。

萨姆扑通坐到地上。“有那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们全都有关于她的故事，就好像她有自己的秘密生活一样。”

我跟着萨姆坐到瓷砖地板上，向后靠着超市自有品牌糖霜麦片。我什么话也没说，但她知道我同意她说的话。我们姐妹之间的心灵感应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抠着牛仔裤的缝线。“说到故事……”我等着萨姆翻白眼，但她没有，所以我继续说：“海莫尼跟我说了一个我从没听过的故事，很诡异，是和老虎有关的。”

萨姆挑眉，沉默地示意我继续说。

我深吸一口气。“你也知道海莫尼总是说星星是故事做成的吧？嗯，那显然是真的。老虎以前看守着它们。但海莫尼偷了一些星星，藏在玻璃罐之类的东西里面。现在老虎气坏了。”

萨姆皱眉。“这个故事也太诡异了，莉莉。海莫尼疯了。”

“她没有疯，别这么说。但是，总之，她说……”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些事的？”

“我们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但……”

她的视线落在我脖子上的吊坠上。“她又是什么时候给你那个的？”

我下意识地迅速把手放到胸前遮住吊坠，仿佛它应该被藏起来。“就在刚刚，我们出门之前。她当时在说各种不同的保护方法。”

萨姆不知为何把她的鞋带解开，重新绑了一次。“我不懂她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萨姆想要海莫尼告诉她这些事情。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告诉萨姆所有事情，包括我看到了本不可能出现的虎灵，以及即使我知道很危险，但我还是追着那只老虎的事——我到现在还是无法清楚地解释自己为什么那么做。

但接着我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隔壁走道传来。“也许我们可以做小松饼或杯子蛋糕之类的？我们可以用妈妈的食谱。或者做她以前常做的肉桂面包卷？”

是里基。

我起身，耳朵贴着货架上的麦片盒。萨姆看着我的眼神像在说：“你怎么了？”

我没办法回答她。我知道偷听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停不下来。

也许是因为里基让人想接近。或许只是因为我爱多管闲事。也或许是因为我看到那只老虎时，里基也在场。

我沿着走道蹑手蹑脚地走到尽头。那里有个写着“买二送一”的展示架，上面摆着大概一百盒幸运符牌的彩虹棉花糖麦片。我用展示架挡住自己，从架子边缘偷偷看出去。

“隐形。”我告诉自己，用尽全力召唤我的超能力。

里基沿着走道走过来，身旁是一个男人，我猜是他爸爸，因为他看起来就像大人版的里基——同样顶着一头凌乱的棕发，同样拥有又大又蓝的眼睛。我很好奇里基的曾祖父，那位老虎猎人，是不是也长这样。

萨姆一脸困惑地皱眉，跟着我走到走道尽头。“莉莉？”她问，但我对她发出嘘声。她跟着我一起偷看。

“那是谁？”她低声说。

我摇摇头，想让她保持安静，但她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肋骨。萨姆没办法让自己隐形。

“我在图书馆遇到过他。”我尽可能压低声音说。

萨姆“唔”了一声，表示她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这很讨人厌，但我不理她，我正忙着偷听。

“康纳超爱那个食谱。”里基说。他抬头看着他爸爸，眼神中带着渴望，但对方却没有专心听他说话。“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有次我做好后，他吃了整整四人份？不对，不是四人份，其实应该是六人份。然后，他非常不舒服，吐得到处都是，还……”

“里基，安静点。”里基的爸爸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我全身一僵，有一种大事不妙感觉。气氛有点紧张，但这是别人的事，我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就好。

“也许我们不应该……”萨姆低声说道，但我继续偷看。

里基的爸爸推着购物车，扫视着放着罐头食品的架子。里基小跑步跟在后头。“爸爸，但是我确定我之前跟你讲过这件事，你记得吗？就

是之前我和他玩室内激光枪战的时候……”

“里基。”他爸爸厉声说，声音大到我和萨姆同时从麦片架往后退了一步。

里基抬头看他，一脸真诚，充满希望，好像看不出他爸爸对他很不高兴。“然后我射中他的胸口。因为只是激光枪而已，所以他其实不会真的感觉到痛，然后……”

“你可不可以闭嘴？”

他的话在我身体里回荡。我胸口一紧，觉得那几个字太可怕了。

萨姆扯了扯我的袖子。“走吧。”她低声说。

我看向她身后，看到海莫尼站在走道尽头，购物篮里装满了东西，挥手叫我们过去。她指了指手表，然后比了走路和下雨的手势。超市现在已经快没人了，她很担心天气状况。

卡恰为韩文“走吧”（가자）的音译。——译者注

“卡恰^②，”海莫尼用嘴型示意。走吧。

但我现在还不能走。留下来感觉不对，但离开感觉更糟。我挪得离他们更近了些，整个人紧贴在幸运符牌的展示架上。

我看到里基停下脚步，笑容僵住，睁大的眼睛流露出受伤的神情。他的笑容慢慢消失，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看。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我不了解这个小孩，但懂他那种感受。我想给他支持，和他说“我看见你了”。

我想……

不过我没有时间思考了，因为我突然往前一跌。

厚纸板制成的展示架整个倒了下去，我也朝架子一倒，在里基和他爸爸以及店内所有人的面前摔到了地上，身边是一盒盒麦片。

“噢，天哪！”萨姆说。她从我身边退开，仿佛这种尴尬会传染。

海莫尼从走道那一头匆忙赶过来，但她的动作并没有那么迅速，而我就一直趴在地上。

我抬头看向里基和他爸爸，他们两人低着头，吃惊地盯着我。

里基眨了眨眼。“我认识你。”

“呃。”我说。我努力想要耸耸肩，表现出一副“噢，嘿，居然在这里和你巧遇！”的样子，但我的样子大概更像是在说：“我刚才在偷听你们的对话，听到你爸爸叫你闭嘴，而现在我躺在这堆麦片盒上面。”

“你没事吧？”里基的爸爸问，他一脸惊讶和担忧。

我点点头。“嗯，完全没事。我刚才只是.....在想要不要买麦片。但.....我想.....我打算.....不买？”

里基的笑容又回来了，微笑缓缓在他脸上绽放。虽然那是“她到底在做什么？”的笑容，但至少他笑了。

萨姆哼了一声。真无礼。

我站起来，清了清喉咙。“再见！”

我现在完全准备好逃跑了，但海莫尼也终于走到了这一头，她阻止了我的离开。

海莫尼的手抚着我的头发——大概已经乱成一团了——她对里基和他爸爸露出微笑。“男孩们，你们好啊！”

里基的爸爸清了清喉咙，说：“你好，爱慈。”

海莫尼对里基的爸爸微笑着，用手指向那堆麦片。“请你帮我收拾一下，可以吗？”

里基的爸爸身子往前一倾，将那个厚纸板制成的展示架立起。但架子马上又倒了下去。我想我刚才整个人压在它上面，大概已经毁了它……当一个架子的能力。

“抱歉。”我咕哝说。

“没事，”海莫尼说，“我们来把这些麦片堆好。”

于是，海莫尼、萨姆、里基、里基他爸爸和我一同把一盒盒麦片堆放起来。这种情况真的让我很不自在。我想消失，他们不知道我刚才在偷听——但事实很明显，对吧？

我们堆好后，海莫尼把手放在里基爸爸的肩上。“谢谢你，”她说，“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彼此帮助永远是件好事。”

她转向里基，说：“你看，我碰到了困难，你爸爸帮了我。有时候，父母和祖父母也需要有人帮忙。”

我和萨姆互看了一眼。现在可不是让海莫尼谈人生大道理的时候。

海莫尼又转身面对里基的爸爸，开口说：“所以当里基碰到困难时，你要帮他。我们永远都要记得帮助彼此。你们都是好男孩，只是现在遇到了困难。我晓得。但在这种时候，要同心协力，而不是渐行渐远。好吗？”

海莫尼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善良之光。她好像由内而外亮了起来，像是体内有星星正在燃烧。

于是我意识到：她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她一定晓得。我不确定她是怎么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对话的，但她就是听到了。

里基和他爸爸都点了点头，他爸爸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想他自己错了。里基看向我，我耸了耸肩，仿佛我完全不知道海莫尼在做什么。

但其实我完全懂。我想告诉里基，**我看到你了**。海莫尼在和里基的爸爸讲话，而她在告诉他，**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虽然海莫尼刚才流露出的那股强大的力量和我们防御老虎的计划没有半点关系，但我不禁认为自己本就应该见证这一切。这是属于她的故事的一部分。



13

萨姆一直等到我们上车，走在开回家的路上才爆笑出声。“我不敢相信你居然摔成那样。真是太强了！”

“谢了。”我学她用挖苦的语气说。

她又笑了好一会儿，我摇摇头。其实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糟糕了。

“还有海莫尼。”萨姆转向海莫尼继续说。海莫尼弓着背，眯眼看着前方的路。她说对了，确实开始下雨了。我们因为我的麦片事件而耽搁，这才碰上了这场雨。我觉得有点抱歉，因为我知道海莫尼不想在雨中开车。但没关系，我们离家并不远。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叫那些人帮忙收拾，还那样对他们说教！”萨姆说。

海莫尼点点头。“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要解决。”

我听不出这个问题是指我撞倒麦片，还是里基爸爸说的话。或许两者皆是。

萨姆耸耸肩。“对，但老实说，那男人是个混蛋。你根本没必要对他那么好。”

海莫尼瞥了萨姆一眼，然后看了我一下，她的眼神很严肃。“我很小的时候，在我妈妈离开之前，她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她说：‘爱慈，你要记住，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但是有时候，人会太专注于生命中悲伤、可怕的故事，而忘记好的部分。如果

是这样，那么别跟这些人说他们很坏，这么做只会让事情更糟。你要让他们想起好的一面。’”

我在脑中反复思考她说的话。“悲伤的故事就是因为这样才很危险吗，海莫尼？因为会让人变坏？”

她正要回答，但一阵咳嗽打断了她要说的话，她开始浑身颤抖。

也许只是因为打在风挡玻璃上的雨滴投下的阴影，还有傍晚渐暗的光线——但我注意到海莫尼的脸色很苍白，她的皮肤布满暗斑。

她又发出一阵颤抖。萨姆看着海莫尼，又看向道路，又看向海莫尼，又看向道路。“海莫尼？”萨姆问。她把手放到海莫尼肩上。正当萨姆要开口说话时，车子也一阵晃动。萨姆紧抓住把手。“怎么了？海莫尼？你还好吗？”

海莫尼没回答。她直直盯着前方，微微摇了摇头。

我沿着她的视线看过去，然后看到了老虎。

它就站在我们正前方，目光锁定在海莫尼身上。而最诡异的是，老虎周围似乎没在下雨。老虎没有被淋湿，它身边仿佛有一圈防护罩，雨滴不会落在它身上。

我转向海莫尼，看得出来她也看到老虎了。

“还没，”她喃喃自语，眼睛直盯着前方，“还没准备好。”

我心脏狂跳。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着艾草。

海莫尼突然转弯。车轮在雨中打滑，安全带陷进了我的肩膀里。车子往路旁冲去，萨姆放声尖叫，我想我也跟着叫了起来。车子完全停下来后，我们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甚至无法看清眼前的东西。

“海莫尼？”萨姆又问了一次，但海莫尼开始咳嗽，停不下来。从后视镜，我看到海莫尼整张脸皱了起来，像干掉李子核。

接着，海莫尼开始了一连串的动作，我们都阻止不了她。她打开车门，步履蹒跚地走到路旁，抱紧肚子，弯着腰跪了下去，身体随着她的咳嗽不停摇晃。

我和萨姆冲出车外。我猛然转身想找到那只老虎，但它消失了。

海莫尼在往草丛里呕吐。我把双臂紧紧环在胸前。

这不是个小病。

我的身体无法动弹，只是站在路旁淋雨，看着海莫尼。**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该想办法解决——但如果我们无能为力怎么办？**

萨姆转头看我，她的脸孔如月色般惨白，她瞪大了双眼。“怎么办？”她问——这完全不合理，她应该知道该怎么办才对啊！身为姐姐，她不应该被吓坏。妹妹才是那个会被吓坏的人，然后姐姐就会安慰妹妹说：“**没事的，我会代替你当月亮。**”

“我说真的，我们该怎么办？”她重复道，仿佛更大声地说出来，就能要求这个世界给出一个答案。

海莫尼费力地喘气，声音粗重。我努力想忽视她的声音。

911是美国报警电话，同时也是消防电话、急救电话。——编者注

“我们应该打911[📞]？”我说。我的语气像是在发问。

萨姆摇摇头，说：“没有人会因为呕吐就打911。”不过她的语气听起来不太有把握。她握着手机，盯着它看，好像想让手机帮她做决定。

“做点什么啊。”我低声说。萨姆回望着我，睁大眼睛，她的手在发抖。

“妈妈，”海莫尼喘着气说，“打给你们的妈妈。”

萨姆打了电话。十分钟后，妈妈车子的轮胎在我们身后的马路上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她把车停在海莫尼的车子后方——我们得救了。不用再手足无措，想着要怎么拯救海莫尼。

妈妈还穿着面试的衣服，仍处于工作模式。她跑向海莫尼，要扶她起身，同时对着我们大喊：“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她不应该开车的！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打给我？萨姆，我跟你说过出问题的时候要打给我！”

不过她其实没有真的在对我们讲话，因为她忙着照顾海莫尼。她用卫生纸轻拭海莫尼的嘴唇，轻揉她的背。

以前我和萨姆生病时，她也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我们是小孩，海莫尼是她的妈妈。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妈妈从手提包中拿出一颗药，想要塞到海莫尼的嘴里。海莫尼转头抗拒，但妈妈坚持让她吃下去。

我不明所以，转向萨姆寻求答案，但萨姆没看我。她正一边专注地盯着海莫尼看，一边咬着大拇指的指甲。她在很用力地咬，我怕她的拇指会流血。

“我得带海莫尼去医院，”妈妈说，“萨姆，你可以载莉莉回去吗？”

萨姆愣住了。她什么话也说不出。

妈妈咒骂了一声。“好，好，我会先载你们回家。我们离家还算近。你们两个都给我上车。我们现在就走。”

我和萨姆什么都没问，直接坐进妈妈车子的后座。妈妈将海莫尼扶进副驾驶座。

“海莫尼没事吧？”我问。

妈妈没有回答。我望向车窗外。在我们上方，最早出现的几颗星星从傍晚的天空探出头来。我在内心无声地向它们提问：我该怎么办？

我们急驶而过时，那些星星似乎在舞动。即使那些星星离我有好几光年远的距离，但我几乎可以听到它们正在吟唱自己的故事。

我该怎么办？我又问了一遍。

星星对我眨眨眼。去解决问题。



14

我在半夜醒来，萨姆还在睡。她为了等妈妈和海莫尼回来比我还晚睡。我不知道她们回家了没。

我受不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我受不了那种无助的感觉。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不晓得该怎么做。

我悄悄走下楼。妈妈在沙发上沉睡着，我打开海莫尼卧室的门。卧室内，海莫尼紧紧裹着丝绸被子。我松了口气，顿时感到头晕目眩。海莫尼没事。我把手抵在墙上，好让自己不会因为晕眩而摔倒。我想走到她身边，但她在路旁呕吐的模样仍烙印在我脑海里。我依然感到心有余悸。

知道她没事就好了。我将门关上。

我关门时，整栋房子嘎吱作响，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阴影在我周围舞动。

在我身后，一个声音说：“你好，莉莉。”那是个粗哑的女声。刺耳的声音刮着我的耳朵，就像爪子刮在米纸上。“我已经寻找你们家很久很久了。”

我迅速转身，想找出声音的来源。

但房间里除了还在睡觉的妈妈以外，没有其他人。

胆小的我一阵恐慌，心脏紧靠着肋骨剧烈跳动，像是想从胸腔里跳出来。

“噢，拜托。我并没那么可怕。”那股声音似乎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像来自我体内。那声音在我胸腔回荡着。

厨房里有阴影在逐渐成形，不断改变形状，拉长、延展。接着，所有阴影开始凝聚，构成一个形体。这个巨大的阴影向前迈步，在星光下变成一只老虎——它的身形跟车子一样大，塞满整条过道。

“你会说话。”我低声说。然后，我无意地加了一句：“而且你是女的。”

我把嘴紧紧闭上，因为说出这种话太可笑了。

她语带嘲讽地说：“我并不意外。你听过关于一只公老虎的故事，就以为我们全都一样？人类真的很糟糕。”

她又朝我踏出一步，我逼着自己向后退。我的肩胛骨用力压在海莫尼卧室的门上。

也许我正被困在一个清晰的梦境中——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感觉得到空气中的寒意、手臂冒出的鸡皮疙瘩、脚下弯曲变形的木板，还有肩膀用力向后靠时传来的疼痛。

梦境中不会有这样的细节。难道噩梦中会有？

我看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的妈妈，但她只发出一阵鼾声。

“别担心，”老虎说，“你妈妈不会来打扰我们。”

我整个身体紧绷起来，但老虎翻了一个白眼。“她睡得很沉。”

我脑子里一个不算小的部分在尖叫着：“你正在和一只老虎说话！有只老虎正在和你说话。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我觉得头有点晕。“走开。”我对她说。

老虎向我迈出一步，尾巴嗖嗖地来回挥动。她歪着头，轻轻抖了一下耳朵。“怎么对我这么有敌意呢，小艾吉？跟你说一下，我不会吃了你。我现在只吃泡菜。”

我盯着她。这就是海莫尼警告过我的怪物。

她发出一声低鸣，有点像在打呼噜，又有点像在咆哮。“你的海莫尼偷了星星，我是来取回它们的。仅此而已。你会帮我吗，小不点？”

我口干舌燥，几乎无法说出半个字，但我勉强开口：“不会。”

她叹了口气。“你们人类太不了解这个世界了，你的海莫尼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她不明白是什么在伤害她自己。我只是想帮助她。相信我。”

我摇摇头，因为海莫尼跟我说过不要相信老虎。而且，这只老虎明明就在伤害她。老虎出现在路上时海莫尼就吐了。老虎吓到她了。

但老虎继续说：“故事的力量很强大，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人。当故事被藏起来时，它的魔力只会增强。但有时候，故事放久了也会酸腐，它的魔力就会变成某种毒药。你明白吗？”

我不肯回答。我不会让她的谎言缠绕我的心。

“莉莉小甜心，只要把那些故事还给我，你的海莫尼就会好受一点。如果那些故事一直被藏着，它们就会让她生病。它们会……”她亮出牙齿，“吞噬她。”

“你在说谎。”我说，但我的声音变得粗哑。

“我们来做一场交易。你帮我找到那些故事，我会让它们回到它们在天上的位置，你也永远不必再想起它们。我拿回我的星星，就是在帮助你的海莫尼。你甚至不用听到那些故事，这样我们双赢。”老虎将

重心从一只脚掌移到另一只上，她的皮毛在星光下闪耀，“你不想当英雄吗？”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我内心深处冒出的答案是我想。我从来就不是英雄——不像海莫尼——而一部分的我想成为英雄。

我咬着嘴唇，生怕一不小心会说出真心话。

“你要知道，”她的声音低沉到我全身都跟着振动，“这是你唯一一次帮助你的海莫尼的机会了。我以后可不会再提出这样的交易。”

海莫尼跟我说过要小心。而且，光是想到要和老虎做交易就已经吓得我六神无主了，不过海莫尼还有好多事没跟我说，她还藏着好多事——好多我想知道的事。

假如老虎说对了呢？假如就是那些被偷走的星星让海莫尼生病的呢？

我僵在原地，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这是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萨姆会叫我QAG。我太害怕说出错误的答案了，所以索性什么都不说。

老虎等待了一会儿。然后，她摇摇头，逐渐消失在阴影当中。“我原本希望你不一样。”

我想到海莫尼今晚的样子，想到自己有多无助，想到我有多需要去解决这一切。“等等！”我大喊，“我愿意！”

但太迟了。她身上的条纹已经融入黑暗之中，接着，她消失了。



15

在遇到老虎之后，我当然就睡不着了。我坐在床上咬着指甲，看着窗外，直到太阳升起，直到我听见楼下传来奇怪的声音——像是隔着墙壁，有人在小声说话。

那声音持续着，我竖起耳朵往前倾。这栋房子充斥着各种声响。我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有可能是那只老虎，如果是的话，我就不得不接受她的提议。就算我还是没有把握，就算我还是很害怕。

但没有老虎的影子。

我走到楼梯底端，只看到妈妈和海莫尼坐在海莫尼的卧室里，门只开了一点小缝。她们的交谈声很轻，只听得见咝咝的气音。

妈妈说：“我还没收到录用通知。我还在找，很快就会有工作了。我觉得很有希望。”

“你有工作是件好事，”海莫尼说，“对你来说很好。”

“对我们来说很好。”妈妈说。

“对你和女孩们来说很好。”

“别这样。”妈妈说。她的嗓音变得嘶哑，我几乎听不到她说的话。“我们还有时间，我可以争取更多时间。”

“不，不。你别担心那个。”海莫尼说，声音带着她跟妈妈讲话时惯有的责备语气。但她的声音还带了别种情绪，某种温柔的情绪。“也别露出那种担心的表情，你会长皱纹的。”

“妈妈……”

“你擦防晒乳吗？擦防晒乳不容易长皱纹。”

“妈妈……”

“帽子呢？戴帽子也有帮助。”

“妈妈！我不需要帽子，我需要你。”妈妈的声音变了调。当她再次开口时，声音变得很轻。“拜托你试试其他治疗吧，别放弃啊。”

治疗。医院。争取更多时间。

我好像渐渐理解了什么，却不太能用言语表达出来。

海莫尼语气里的温柔消失了。“你以为我就这样放弃了？不！我不想走，我不想离开你们。我还没准备好。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唯一能决定的就是自己此时此刻的状态，所以你别把这个夺走。”

我从没听过海莫尼用这么愤怒的语气说话。平时的她坚定、刚强又慈祥，但现在的她却不是那样的。她有可怕的一面，好像她体内就藏着一头想使劲挣脱而出的老虎。

我听到另一个奇怪的声音，那声音与周遭格格不入，所以起初我没听出来那是什么。直到我意识到：那是妈妈在哭。

但妈妈从来不哭。

“小琼，”海莫尼轻声说，“你要坚强，为了女孩们要坚强起来。”

我的腹部一阵绞痛。我不该听到这些话。我不想听到这些话。

“我做不到，”妈妈低声说，“不要再一次。我没办法在安迪走后再经历一次。我没办法再坚强起来。”

“我知道你可以，”海莫尼说，“因为你是我女儿。”

我往后退了几步，走上楼梯，退进阴影里。妈妈哭了，这表示海莫尼的病一定非常严重。

我现在希望楼下有一只真正的老虎。因为事实就是，眼前的情况比老虎还要可怕。

当妈妈终于走出卧室时，我下意识地想召唤我的隐形能力。但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我不想自己一个人。

我移动身体重心，脚下的楼梯跟着嘎吱作响。妈妈抬头一看。

“噢，”她看到我的时候说，“噢！”

我非常小声地问：“海莫尼还好吗？你还好吗？”

妈妈的眼睛还是很红。“你听到我们说的话了吗？”

我没回答。她张开双臂，我便跑下楼。她紧紧抱住我，我感觉到她呼吸时连肺也在颤抖。“她会没事的。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然后她挺直身体，打起精神，“你想喝点茶吗？吃点早餐？你想要什么我都帮你弄。”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很坚强，但说出的话却非常微弱。

妈妈推了推眼镜。“海莫尼生病了，莉莉，但我们还是要抱着希望，好吗？我正在找新工作，这样就会有钱进行特殊治疗了。就算我们不做那些治疗，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让她舒舒服服的。”

“是什么病？”我问，即使我已经知道一定是那种很严重的病。

妈妈露出痛苦的神色，她把我拉到沙发旁。我重重地在她身边坐下，身体陷进坐垫里。

难得一次外面没在下雨。阳光雀跃地从窗户洒落进来，天气像是在嘲笑我。

妈妈说：“海莫尼得了**脑肿瘤**。”

有那么几秒钟，我的五脏六腑仿佛冻僵了。除了冷和一股奇怪的刺痛感之外，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莉莉，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我静止不动，仿佛这样就可以躲避痛苦。仿佛真相是只老虎，如果我不动，它可能就不会发现我。

“宝贝？”

只不过我想我没办法躲太久，因为那股奇怪的刺痛感慢慢变得锐利，像是碎掉的玻璃。我点了点头。头好痛。我试着将那个词——脑肿瘤——说出来，却办不到。

妈妈继续说：“你可能已经看到这个病带来的症状了，呕吐、多疑和所有的……呃，有时候，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可能会出现，呃，幻觉。”

“幻觉？”

“一下子很难接受，我知道。我要你知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

“什么样的幻觉？”

“噢，莉莉，”她的眼神变得柔和，她牢牢握住我的手，“不是什么太可怕的幻觉，只是些小事，就是她会把梦境和现实混淆在一起。像她之前以为地下室被水淹了……就像那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下室是干的。至于其他事情——我也看到老虎了。我知道那是真的。

“如果有办法可以帮她呢？”我问。

“噢，莉莉，让我来处理这件事。你别担心。你就多花时间好好和海莫尼相处，陪着她就好。这就是我们搬来这里的原因，这样你们两个女孩就可以和海莫尼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妈妈用力握着我的手。“你昨晚睡着的时候，我跟萨姆谈过这件事了。你可以和她聊聊，如果你觉得这样有帮助的话。这不会是我们唯一一次谈论这件事情，我们以后会常常讨论这件事。我随时都会在你身边，回答任何你想问的问题。”

疑问像爪子般钳住我的喉咙，但我不觉得妈妈会有答案。海莫尼说过：妈妈不相信故事，她的世界很小。

但我知道还有办法可以帮上忙——那是妈妈看不见，或者说，没办法看见的方法。

那只老虎可以治好海莫尼。

我之前不够勇敢，不相信她的魔法。但这次，我会勇敢。

这次我会准备好。老虎说她不会再来找我，所以我得去找她。

幸运的是，我刚好知道有个人曾是老虎猎人。



16

新计划让我兴奋不已，我跑上楼想告诉萨姆。她勉强保持清醒，在床上直直地坐着，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整个人笼罩在屏幕发出的荧光之中。

我朝她冲过去，一把盖上她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就像猛然合上老虎的嘴一样。

她抽回手指，睁大眼睛瞪着我，但我抢在她发火之前对她说：“萨姆，也许有办法可以让海莫尼好起来。在她告诉我的故事里……”

“不。”萨姆打断我。这个字重重地击在我的胸口，很沉、很冷。“不是现在，拜托。我现在没心情听故事。故事要你相信魔法是真的，但它根本不是真的。”

“实际上……”我不敢想象在我和盘托出后，萨姆会有什么反应，但我不想独自守着这个秘密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只是一个故事。”

她叹了口气。“莉莉，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想……有只老虎，就像故事里的那种……确实来找我了，还跟我说话。那只老虎昨天也出现在了路上，就在海莫尼……你知道的。”

萨姆沉默许久，久到我以为她可能也看到老虎了。也许她之前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看到的人，于是现在松了口气。

但她接着说：“你得振作点。你这是某种应对压力的心理反应下的表现。因为你所说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相信它不可能。那只老虎……”

“莉莉！”她厉声说，扯着自己那撮白发。“别再讲这些老虎的事情了，好吗？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真实的事情在发生。别再自找麻烦了。”

在超市时的萨姆去哪儿了？那个想听故事的姐姐在哪儿？

我早该知道那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你说得对，”我说谎，“那大概是我想象的。晚点见。”

我转身背对她，脱掉睡衣，换成牛仔裤和长袖的运动衫。我可以去找里基，我可以学习如何猎捕老虎。我不需要萨姆帮忙。

“呃，”萨姆说，“你要去哪里？”

“不去哪里。”

“等等……”萨姆说，但我假装没听到她说的话，砰砰砰地跑下楼。我跟妈妈说我要出去，也告诉她我现在不想再说任何话。她想阻止我，但我没听。

我一直跑，跑到了图书馆的大门前。我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必须这么做。海莫尼需要我。

我握住门把，猛然一拉，溜进门去。

乔坐在服务台后面，我猜他大概不想跟人说话，但我经过时，他叫住我。“莉莉。”他清了清喉咙，声音有点像在呻吟，又有点像在嘀咕。“我只是想说，你想了一个好点子。”

“噢。”我说，我还在气喘吁吁，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发现我的老虎计划了，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他的八字胡抽动了一下。“詹森说你提议举办烘焙义卖活动。我不确定这么做实际上能募到多少钱，但这确实是一个能让整个社区都一起参与活动的好方法。”

我又“噢”了一声。当初建议卖杯子蛋糕时，我没想到詹森会听进去我的话。“那太好了。”

他点点头，表示这个对话结束了。

“里基和詹森今天来了吗？”我问。

他指向图书馆后方，于是我穿过一排排的书架，到了一个摆着好几张桌子的地方。里基和詹森坐在一块，两人之间放着打开的笔记本、一叠单词抽认卡和一个空的布丁杯。

里基抬头，露出笑容。他今天戴着一顶写着BEANS的毛线帽子，帽缘盖到了他的眉毛附近。即使他对超市发生的那件事感到尴尬，他也没有表现在脸上。

也许这就是他的超能力——不愉快、不自在的事都不会影响到他。

“莉琪！”他大喊道。

我花了一秒才反应过来他是在跟我说话，詹森抱歉地笑了笑。“是莉莉。”她纠正。“嘿，莉莉，你好吗？”

“嗯，很好。”我的声音有点颤抖。我现在很紧张，因为我接下来要问的事没有任何意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我无论如何还是要问。

我还没能开口，詹森就说：“我一直想告诉你烘焙义卖的事！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偷走了你的点子，没有把这个点子归功于你。”

“噢，我没有……”

“你可以帮忙做发传单和筹备之类的工作！”她咧嘴笑着，脸上所有的雀斑都仿佛露出了笑意。

“我也会帮忙。”里基说。然后，他用一种很夸张的语气小声地加了一句：“我们会得到免费的杯子蛋糕！”

“嗯，好，听起来很棒。”我说。

“太好了！”詹森说，“那么，我和里基要继续上家教课了，所以……”

里基把他的笔记本推到一旁，倾身向前，说：“莉莉，坐下来吧。把你的人生故事全都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热爱老虎的？你从心里觉得幸运符牌彩虹棉花糖麦片怎么样？快从实招来！”

“这个嘛……”我开了口。他提到了老虎，也许这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只要我转移一下话题……

“里基，够了。”詹森说道。接着，她对我说：“别理他。他只是想要逃避上家教课而已。”

里基瞪大眼睛。“不是，詹森，我是认真的！我在交朋友啊。亚当去夏令营了，康纳在意大利玩，我也必须有我的社交活动。”

詹森用鼻子哼了一声，笑了起来：“你必须复习这些单词卡。”

我就快要被打发走了，因此我用头脑中想到的第一件事打断他们。“詹森，我也可以吃一杯布丁吗？”

她眨了眨眼。我这样很无礼，我知道，但我需要跟里基独处一下。

詹森用微笑掩饰了自己的惊讶，站起身来。“当然可以，莉莉。我去帮你拿一个。反正里基也很想稍微休息一下。”她朝里基挑了挑眉，

强调“稍微”两个字，然后问我想要巧克力口味还是香草口味。

“香草，谢谢你。”我真想用力抱住她，但只是因为一个布丁就这么做，似乎有点太夸张了。

“请再帮我拿一个巧克力的。”里基说。

詹森叹了口气，朝员工休息室走去。

“我上家教课不是因为我很笨，”詹森一离开，里基就开口说，“只是因为我没有语言细胞，这才是原因。也没有数字细胞，我猜。但我会成为心理学家。我对人类心理能产生直觉性理解，”他说，仿佛是在背诵他从网络上看到的東西，“我擅长看别人的心思。”

“嗯，”我说，“好的。”我得在詹森回来前跟里基谈到重点，但他又继续说了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和詹森这么要好。她想当记者，所以也需要善解人意。我们俩都很懂怎么跟人交谈。其实……”

“你说过你曾祖父是老虎猎人。”我脱口而出。

他皱眉。“嗯，确切地说，我没有说过。我不该讲这些事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

里基盯着我，难得一次沉默不语。

“我是在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不是问实际上要怎么做。而是，假设有人要抓一只老虎的话，他该怎么做。”

里基点点头，努力想要理解我说的话。“好吧。你真的很迷老虎，对吧？但老虎是一种很美丽的生物，已经濒临绝种了，真的不该猎捕它们。”

“噢，我知道，对啊，当然不该。我不会这么做。但假如我要这样做的话……”我讲得很快，快到怕自己可能会吓到他，但里基看起来并没有被吓到。

他耸耸肩。“嗯，我不太清楚细节。我从来没见过我的曾祖父，我家人也不太谈他打猎的那些事，所以谁知道呢？”

一股失望感油然而生。他当然不会知道那些事。这主意真蠢。我曾以为自己可以成为英雄，可以真的帮上忙。但我就只是我而已。

我努力将所有情绪强压下来，不让里基看见，却还是感觉到一股热泪涌上眼眶。我紧闭双眼，努力呼吸。

“噢不。”里基说。他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身子，看起来是被我的反应吓到了。“我还是可以帮忙的，也许可以！你喜欢打猎之类的事情吗？”

我摇头，努力控制住自己。我得脱离眼前这个局面，回家去想别的计划。“其实不是打猎。我想，我就只是想知道要怎么抓到老虎。但我只是好奇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要走了。”

“等等！别走。你看起来很……”他停了下来，脸颊泛红。

“没关系。”我说，他同时也开口说……

“我知道了！”他将手伸进自己的背包，拿出一本薄薄的、色彩缤纷的杂志。不，不是杂志，是漫画书。我靠近一看，书名是《超人冒险：死亡陷阱！》。

里基露齿一笑。“我们可以做个陷阱，一个困住老虎的大坑。这会很酷，看到了吧？”他打开漫画，翻到有折角的一页，给我看超人被困在巨大金属箱和红色激光网之中的图画。

“我不觉得我能做出像那样的东西，而且……”我盯着那张图，“超人不是好人吗？他没有逃出陷阱吗？”

里基皱眉，现在他反而成了失望的那一个。“噢，对，我想也是。我只是想说……”他低下头，把漫画书塞回背包里。“抱歉，我知道这不是你想找的东西。我爸也说我很容易就兴奋过头。而且我在聊漫画之类的东西时，我的朋友其实都不太懂，所以，嗯，如果你刚才觉得我很怪的话，我理解。”

现在换我感到内疚了，是我造成了眼前这种情况。“你不怪，只是……”我原本想说“只是这不是我想找的东西”，但我又把话吞了回去。

因为，其实老虎陷阱正是我想找的东西，但显然我无法打造一个用金属和激光线做成的陷阱。显然，把漫画书当成参考指引很荒谬，但不会比**试图用陷阱抓一只会讲话的虎灵**还荒谬。

里基是行动派。他行动时不会想太多。如果我想抓到老虎，我需要变得更像他。“其实，假设说，我不用钢铁和激光，你觉得我可以用平常的东西做陷阱吗？”

他的眉毛挑得老高。“等等，我们真的要做一个老虎陷阱吗？”

我清了清喉咙。“呃，是我，不是我们，我不知道……”

他兴奋得扭动着身体。“如果你要在这里做那个老虎陷阱，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做。”

我摇摇头。我不想再次让他失望，但是……“我不觉得那会是个好主意。”

他向前一倾，几乎快从椅子上掉下来了。“莉莉，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做。这听起来太有趣了。何况，我知道的远比你多。我读过超多漫画

书，再加上，我很可能也继承了我曾祖父的知识，那些知识可能就流在我的血液中或者别的什么之中。我对你来说一定会很有用的！”

我咬了咬嘴唇。不是我不想当他的朋友，只是多数人的认知大概都无法接受会讲话的虎灵的存在。“我不知道，里基……”

他垂头丧气。“噢，好吧，没关系。如果你不想的话，也不必找我一起做。”

我现在非常希望詹森回来，但她还在员工休息室里，而我得带着深深的愧疚站在这里。

也许找他一起做没有那么糟，我不必跟他说陷阱实际上要拿来做什么。也许有人帮忙会很不错——而且是一个不会追究为什么的人。

“好吧。”我说。他整个人像被电到了一样，坐直了身体。

“真的？我好兴奋，这会是个壮举的。”他做了一个爆炸的动作表示“壮举”。“我好高兴你同意了，现在做老虎陷阱这件事已经占据了我的脑袋，而且不会消失。”

“好。”我说。

“家教课结束后我得回家一趟，拿些东西，但我会尽快赶到你家。詹森说你就住在对街，是吧？”

“你是说……今天吗？”我问道，“你不需要先问你爸爸吗？”

“噢，他不会注意到我不见了。”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潦草地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但还没能交给我，詹森就拿着布丁回来了。

里基把那一小张纸藏在拳头里，我用眼神示意他“安静点”。他点头，做出把嘴唇拉上拉链的手势。他努力表现得很正经，却止不住脸上那大大的笑容，整个人难掩兴奋。

詹森皱起眉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有。”我和里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样大概有点可疑。

詹森正准备继续盘问下去，但有什么事情阻止了她。她看向我身后，挑起眉毛。我转头，沿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

萨姆就站在我后面，双臂交叉在胸前，用她那画了一圈黑色眼妆的眼睛瞪着我。她很愤怒。



17

詹森先开口说话。她的眼中闪过惊讶、困惑，然后是好奇。“嘿，”她说，“我是詹森。”她对萨姆露出温暖、亲切的微笑，就像她之前给我的笑容一样，只是多了点别的，多了点好奇，还带了几许期待——也许是因为萨姆跟她同龄。詹森把一撮深发塞到耳后，她脸上那些象征幸运的雀斑仿佛亮了起来。

我不禁感到嫉妒，感觉好像萨姆根本没做什么，就已经偷走我的朋友了。这就是那种天生人缘好的人会带来的麻烦。

“你……你好，”萨姆有点结巴地对詹森说，“我叫，呃，萨姆。”詹森的友善似乎让萨姆有点措手不及。但她接着就转向我，眯起眼睛。她站直了身子。萨姆生气时反而最自在了。“你为什么在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跑出去了？你不能这样。”

我吞了一下口水，感觉到詹森和里基正盯着我们看。我想要消失，但我的隐形能力无法启动。它最近一直发生故障。

“你为什么干脆告诉我你要去哪里？”萨姆问。

“我……”我不确定该说什么。**因为我没办法告诉你我的秘密老虎计划？**“我得来这里。”话才一说出口，便仿佛落在我的脚边，发出沉闷的声响。我的话完全没说服力。

一阵尴尬的沉默在空气中回荡，直到詹森大声惊叫道：“噢，我认得你！”

萨姆睁大双眼，詹森露齿一笑。“不用害怕，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有点眼熟。你以前上过太阳小学，对吧？好几年前？”

萨姆顿了顿，脸颊泛红。“嗯，对，上了几年。我们以前住在这里……没错，几年前。好久之前的事了。”

我盯着姐姐。我从来没见过她像这样结结巴巴地讲话。她平常都那么有自信，还那么……凶。而现在，她浑身的锐气都被削弱了。

詹森玩弄着自己的髻发。“你知道吗？我们要举办烘焙义卖，帮这间图书馆募款。这其实是莉莉的点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帮忙。我可以给你我的电话号码，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好，我……没问题。我……好的。”萨姆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上衣，尽管她的衣服看起来很整齐。

我瞥了里基一眼，但他只顾着吃他的第二杯布丁，完全没察觉到任何异样。

趁她们没注意，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用眼神示意。

他却指着自己的布丁杯，朝我竖起大拇指，仿佛我想知道的是他的布丁好不好吃。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吐气，就像妈妈应付海莫尼时的样子。

詹森咧嘴笑着，“那太好了！”她说。她接过萨姆的手机，输入自己的号码。我感到一阵嫉妒，因为萨姆这样就拿到了别人的手机号码，毫无困难，好像每件事对她来说都很容易。

詹森和萨姆对视了几秒，萨姆好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开始觉得烦躁。“随便啦。”我咕哝道。我盯着里基，无声地暗示他：现在偷偷给我你的号码！

“噢，对！”里基说。他拿出那张小字条，放到我的手掌心。他压低声音，用听起来仍是挺大声的气音说：“晚点会用到，你知道的，那个

秘密计划。”

詹森一脸惊讶。萨姆则露出怀疑的神色。

我又深呼吸一次，硬是挤出一个非常平常的微笑。“好。嗯，我们该走了。”我说。

“好！”詹森说，“抱歉，我不是有意要耽误你们。我和里基也该继续上家教课了。”

里基摇了摇头。“没关系，詹森。我看得出来你在交朋友。我支持你。”

詹森笑了出来。萨姆尴尬地耸耸肩道别，然后把我从桌边拖走。

里基在我们身后大喊：“待会儿见！”他满嘴都是布丁。

萨姆在我挥手道别时把我拉出了图书馆。出了大门后，我面向她。“你不必非得像刚才那样让我丢脸。”

她瞪着我。“什么？你不爽的点是这个？你在我们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跑出去，丢下我和妈妈，她压力已经很大了。”

“抱歉。”我小声说，我是真心觉得抱歉。我还是很生萨姆的气，但她说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

“我不知道。我懂你的心情。我也很生气。我很生气发生这样的事，让我更生气的是妈妈没有早点告诉我们，”萨姆一手抚过自己的脸，“待在那栋房子里像待在监狱一样。有时候，我好想逃走。”

我希望自己能够解释我刚才不是要逃走，而是有个计划，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过萨姆已经很清楚地表示她不相信魔法。

当我们沿着那些阶梯往家走时，我眯起眼看了看我们的房子，想看看在萨姆眼中，那房子是什么模样。对我来说，那栋房子一直以来都是避风港，保护着我们。

不过，我想我几乎看出来了。那房子被近乎漆黑的藤蔓勒着，大门深锁，隐身在树林之中。我几乎看得出来这栋屋子有如监狱。

甚或陷阱。



18

码是英制中的长度单位，1码=0.9144米。——编者注

几个小时之后，里基骑着脚踏车来了。妈妈带海莫尼去医院复诊。萨姆在楼上，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客厅。这大概是件好事，因为里基的腰上缠着差不多一千码^①长的绳索，他从头到脚都是迷彩——包括一顶迷彩花纹的高帽。

“哇！”我说道。里基跨过前门。

他举起高帽致意。“老虎陷阱大师，在此听候差遣。”

我眨了眨眼。“什么？”

“嗯，你是对的。这个名号还需要再想一下。”他从我身旁走过，解开绳索，丢在客厅地板上。他看到我一脸困惑后解释说：“当然是指我作为超级英雄的名号啊。”

“好吧。”我感觉很糟。我知道他玩得很开心，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在嘲笑他，但是……这不是游戏。这件事很重要，意义重大。“我不觉得有必要穿那些迷彩。”

他咧嘴而笑。“是没有必要，但很酷啊。你的超级英雄名号是什么？”

“我不是超级英雄。”我捡起绳索，想要换个话题。“我们要用这个做什么？”

他眯起眼睛看我。“嗯，好吧，但你至少要戴上这个。”他把那顶高帽从自己头上脱下，戴到我头上。然后他满意地点点头。“这样好多

了。”

帽缘沾了汗水，帽子也有点太大了。“你为什么会有一顶迷彩帽啊？”

他歪头。“什么意思？”

我眨眨眼。认识他的这几天以来，我看得出来他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但也许他完全不觉得这些帽子很奇怪。对他来说，迷彩高帽正常得很。

“只是，这顶帽子……”我正要有点怪，但我想起了他在超市时露出的那种表情，于是又把话吞了回去。我不想让他产生跟那时候一样糟的感觉。“它很独特。”我把话说完，然后，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帽子之前，我试着回到正题。“我在想我们应该把陷阱设在这里。跟我来。”

我带他走到地下室的门口。

“这里的气氛好恐怖。”他边说边东张西望。他看着那些药草、护身符、小雕像，当然还有那些依然堆在地下室门口的纸箱和柜子。

“这里才不恐怖。”我跟他说，有点恼怒。也许我刚才对高帽的事不该那么友善。“这里是我家。”

他脸颊泛红。“抱歉。不过我喜欢这里，这里就像二手商店，或是不可怕的鬼屋。”

我正要回应他时，听到了萨姆走下楼梯时的脚步声。她走到我们面前。“不好意思。”她说，她把手臂环在胸前，对我挑眉。“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还有，你头上那是什么？”

“噢，”我说，“这是高帽。”老实说，对于这顶帽子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里基只是来这里……读书。”

萨姆皱眉，看了绳索一眼，再瞥向里基的迷彩装，然后转回头来看我。“妈妈知道你邀人来家里吗？”

里基来回看着我们俩。他清了清喉咙，对萨姆微笑。“嘿，我叫里基，是莉莉在图书馆认识的朋友。”

萨姆翻了个白眼。“对，我知道。我今天早上才见过你。”

她把我拉进海莫尼的卧室，要和我单独说话。“你甚至没先问我能不能邀朋友来家里。”她说，语气近乎愤怒。

我耸耸肩。“妈妈不会在意，她想要我交些朋友。”

“对，但你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必须先征求家人的同意。还记得我们刚刚才谈过的事吗？”

“对不起，他突然就出现了，是他不请自来。”严格来说，这是事实。

“别想敷衍了事！我又不笨。我知道你有秘密计划。你为什么要戴那顶帽子？为什么要拿一堆绳索？”她眯起眼睛，“这和你那诡异的老虎理论有关，对不对？”

“才不是。”我撒谎，不过语气很没说服力。

萨姆皱眉。“我想我需要和妈妈谈谈。”

她伸手要拿她的手机，但我抓住她的手腕阻止她。“拜托不要。姐妹……应该替对方保守秘密。”

我们对视着，直到她终于摇了摇头。“好吧，随便你想怎么做。只要别把我拖下水。”

“噢。”我想这是我希望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很受伤。虽然我希望她别阻止我做这件事，却也不想让她不理我。我想要她关心我。

我胸口隐隐作痛，因为本应是我和萨姆一起设置老虎陷阱的。这个故事是属于姐妹的，故事的主角应该是我们。

但萨姆从我的手中抽回手腕，走出卧室，回到楼上。

“你姐姐似乎……”里基吞了吞口水，“人很好？”

我不理会他。“我们得在楼下设置陷阱。”

他皱起眉头。“呃，我在Google上做了很多研究，通常在室外才能做成老虎陷阱，你也知道，要挖一个大坑。”

我推开地下室的门，打开电灯开关，幸好电灯今天没有罢工。电灯在闪了一两下后持续亮着，发出微微的嗡嗡声。“对，但地下室本身就已经像一个坑了。”

里基扭动了一下身子。“但……它不是坑啊。”

“我不想让陷阱被雨淋湿。”我说。我不能告诉他真正的原因——老虎是在屋里现身的，她认为被偷走的星星故事就藏在这屋里的某处。而且，只有在地下室设置这个大陷阱，我家人才不会注意到。

这个理由对里基来说就足够了。于是，我们走下楼梯，看着我们要工作的地方。

“你意识到了吧，”里基说，“理论上，你要引诱老虎进入你家，再进入地下室。这似乎不是个很好的计划。”

“一切都是假想的。”我提醒他。我努力不去想：也许他说得对。

“好吧。”他点点头。他环顾整个房间，把指节折得咔咔响。“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做个坑。”

“嗯……”我边说边思考，“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几个楼上的箱子？把它们叠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用绳索固定箱子，这样老虎就没办法撞倒所有的东西了。我是说，**假想中的老虎**。”

海莫尼说如果在不是吉日的日子搬箱子会很危险，但我要怎么才能知道今天是不是吉日呢？

“用箱子搭成一座塔。很好，很棒的点子。”里基说。

我在思索自己还有什么选择。我实在想不出其他设陷阱的方法，所以我只能去搬那些纸箱，同时祈祷今天是吉日，要不然只能不搬，放弃用陷阱抓老虎。

“只不过要小心，别破坏任何东西。”我加上一句。海莫尼说过，破坏东西很糟糕，我起码可以避免这点。

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把柜子推到一旁，它们从木地板上刮过，空出一条通道，这样我们才好去搬那些比较轻的箱子。

接着，我们把海莫尼的纸箱从楼梯顶端搬下来，在地下室堆成一堆。有些箱子很轻，我们可以各自搬一个，但较重的箱子则要两人一起抬。我们缓缓走下楼，里基抬前面，我搬后面。

很快，我们就差不多快搬完一半了。当我们正搬着一个特别重的箱子下楼时，里基开口说：“我妈妈也喜欢帽子。”

我停下脚步，费力地从大箱子上方看向他。“什么？”

他耸耸肩，移了一下箱子的重心。“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之前问了帽子的事。”

“对，那是半小时前的事了。”

“抱歉，我不喜欢尴尬的沉默。”

“噢。”我说。他盯着我，好像在等我说下去。“我不觉得这是尴尬的沉默，这比较像是忙碌的沉默。”

他笑出声。“忙碌的沉默。我以前从来没这样想过。”

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里基继续讲下去。“我和我妈妈以前会一起去买帽子，这是我们会一起做的事。每个场合都需要一顶好的帽子，因为特别的帽子会让人感觉自己很特别，就跟超级英雄穿披风是一样的道理。”

我点头同意，但我暗暗注意到“以前”这两个字。就跟他在超市时说的一样：她“以前”会做肉桂面包卷。她“喜欢”（likes）帽子，是现在式。但他们“以前”（used to）会一起买帽子，是过去式。

当他提到他的妈妈时，声音里也藏着某种情绪。我很纳闷那是什么意思，也许他父母离婚了，因此他不常见到她。

但我没问下去。我不喜欢有人问起关于爸爸的事，所以我也不想让里基感到不自在。

“讲得很有道理。”我这么说。

我们到达楼梯底端，摇摇晃晃地把这个沉重的纸箱往其他箱子上放。

“我有一顶旧式的报童帽、一顶莱姆绿的软呢帽，还有……”

纸箱从他手中滑落，他猛然停下。我向前一扑，试着抓住箱子，但因为它太重了，我第二次在里基面前跌倒。

迷彩高帽从我头上飞了出去。纸箱掉到了地上，一阵可怕的当啷声在地下室回荡，接着是很大声的“啪”，因为我跌到了纸箱上，撞碎了里面的东西。

那是某个东西破掉的声音。

那是厄运的声音。

我僵住不动，仿佛拒绝移动就可以让一切倒退回意外发生之前。我等着萨姆跑下楼，但她没有。这里只有我和里基以及我们打破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里基睁大眼睛。“你还好吗？对不起！我以为我抓住了，但……”

“我没事。”我一边说，一边奋力站起身。“我得看看我们是不是打破了什么东西。”我把箱子翻正，想要撕开胶带来检查，但我的手指一直在抖，因此很难捏住胶带。里基大概会觉得我太小题大做了。他大概会觉得我是怪胎中的怪胎。

他把头发从眼前拨开。“你会因为打破东西而惹上麻烦吗？”

“噢，不会。”我立刻说道。不过海莫尼会不会生气？妈妈想移东西的时候，海莫尼看起来真的很不高兴。

“来，让我帮你。”里基倾身向前，打开箱子。我开始检查箱子里面。

在一层泡泡纸下，是一堆锅碗瓢盆。

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完好无损。

刚才的当啷声一定是这些锅子互撞的声音，“啪”的一声则是因为我压到了那一层泡泡纸。

我呼出一口温暖的气息。“所有东西都好好的。”我说，比起对里基说，更像是在对自己说。

我重新整理好纸箱里的厨房用具，但在最大的锅子里，有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把手伸进去，拿出了三个包裹着泡泡纸的东西。里面的物品在塑料包装下露出微光，在灯光下闪烁着。

“哇，”里基越过我的肩膀俯身看着，吸了一口气，“我们，找到，宝藏了。”

只不过那不是宝藏。那是……玻璃罐。



19

“星星玻璃罐。”我轻声说。

我剥开其中一个的泡泡纸，里面的罐子小小圆圆的，是暗蓝色的玻璃制成的，瓶口塞着银色瓶塞。

我很快把其他两个的泡泡纸也拆开了，好检查有没有破裂，但也都没事。其中一个瓶身细长，是透明玻璃制成的，塞着黑色瓶塞。另一个则是暗绿色的方形玻璃罐。

里基走近一步。“什么是星星玻璃罐？”

“嗯，没什么。”但并不是没什么。事实上，它们有可能就是关键。

海莫尼说她偷走了星星故事，并将它们塞进了玻璃罐。老虎认为那些玻璃罐就藏在这间屋子里的某处，而且海莫尼对这些纸箱的态度又极度严肃。

原来就是在这里。这就是那些宝贵的玻璃罐，那些危险的故事。一定就是。

这就是老虎想要的东西。

我眯眼看着罐子，有可能是光线造成的错觉，但我似乎看到里面有东西在动——像是烟雾，或是魔法。

有那么一瞬间，我冲动地想拔开瓶塞，把瓶口拿到耳边，像听贝壳一样，听里头的魔法发出海洋般的轰鸣声。

我实在太想听到那些故事了。

“这些是我海莫尼的东西。”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冷静。“我们把这些放旁边就好，我晚点再交给她。”

里基耸耸肩，好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对他来说这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它们就只是玻璃罐，普通的玻璃罐。一点也没错。我咬着大拇指指甲，盯着它们看。

里基打破沉默。“那么，你抓住老虎后会怎么做？”他好像怕我不回答，又补充说：“在《超人冒险：死亡陷阱！》里，雷克斯·路瑟想要拷问超人，逼他透露氪星和宇宙的秘密……”

“不会那样。”我打断他，因为那样说的话，我就有点像坏蛋了。“这是现实生活，不像你的漫画书中写的那样，懂吗？”

我立刻为自己忽然恼火而感到内疚。里基一直都很好心，愿意帮忙。他不知道事情全貌，这不是他的错。如果他想谈漫画或帽子或任何其他事情，我就该让他随便聊。我的声音和缓下来，我说：“这件事真的不一样。”

他停顿了一下，开始非常专心地调整着自己的迷彩长裤。“我上家教课不是因为我不笨。我是说，我不笨。”

我拨弄着自己的辫子。“对，我知道。你在图书馆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也不觉得你笨。很多人都会上家教课。”

“我只是想说清楚，以免你那样想，或者听到别人那样说。”他耸耸肩膀，想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即使他显然很在乎。

我坐到其中一个箱子上。“听别人那样说？”我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指出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我没有半个朋友。

“也对，这倒是真的。”他说。他和我一起坐到箱子上。“我去年语言艺术科没通过。”

“噢。”我说。

我在加州读的学校，想要不通过超级难。就算所有作业都做得很烂，只要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老师就会看你可怜，至少让你及格。

也许这里的学校课程难很多，因为里基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不努力的人。他是那种会为了猎捕假想的老虎而从头到脚都穿上迷彩服的小孩。那种小孩凡事都会努力。

里基边用手指敲着纸箱边说：“不过，那不是我的错。那个老师总是跟我作对。她讨厌我。”

“好吧，”我说，“我想这就说得通了。”

他抬头看我，一脸惊讶。“真的？你相信我？”

我点头。他看起来满怀希望。我似乎没有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老实说，我其实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擅长语言艺术科。成绩无法转换为友谊。

他松了口气。“那就好。我不想让你对我有不好的印象，因为那真的不是我的错。但不管怎样，那就是我这个暑假要上家教课的原因。如果几个星期后的考试我没有过，我就得重读六年级了。”

我努力不表现出我的惊讶，因为这件事还挺严重的。而我没说出口的是：就我所见，他在上家教课时不是很认真，看起来几乎像是努力不去学任何东西。

这其实不关我的事。但不知为何，他很在乎我是否认可他。“我相信你会考过的。”我说。

他点点头。“对，我也相信。会很顺利的。”

接着是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开口问：“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是说，我就跟其他小孩一样，很兴奋能做一个假的老虎陷阱，但你肯定有个原因。”

我耸耸肩，避开他的眼神。“我们该继续做事了。”

“说正经的，为什么？”

我犹豫不决，想努力想出一个像样的谎言。我已经有那么多秘密了。秘密让人精疲力尽。

其实我想说出实话。“我的海莫尼生病了。”我告诉他。他看起来一脸困惑，于是我解释说：“我的外婆。”

他吐出一口气。“我很抱歉，那真是太糟了。”

“她很怕老虎，所以我想让她感觉好过一点。”这不完全是事实，但够接近了。我的肩膀放松，感到如释重负。

可以跟人谈谈真好。

“那一定很可怕，”他说，“就算这只是她的想象。”

我把“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这几个字吞了下去，然后点头。“确实。”

“你这么做真的很酷，”他说，“你是我交过的朋友中最酷的女生了。”

“噢。”我不知道他认为我俩是朋友，但听到他这么说感觉不错。

这感觉就像，也许他能够成为我真正的朋友——会留在我身边的那种。

“那么，”他站起身，拍拍裤子，“你有没有生肉？”

“等等，你说什么？”

“网络上的资料说，老虎陷阱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诱饵。大部分的老虎猎人都用生肉，像是牛肉或……”

“嗯，因为是假想的，所以……我们不会那么做。”我说。

他点点头。“对，好吧。有道理。”

“我们把陷阱做完吧。”

他倾身，捡起那顶高帽，将帽子递给我。“来做陷阱吧。”

我一边微笑，一边继续工作。我们现在更注意了，搬每个箱子时，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一阶一阶慢慢走，只把最重的几个纸箱和巨大的柜子留在楼上。等搬了够多的箱子到楼下后，我们开始把它们排成一圈，将较轻的纸箱堆放在较重的箱子上面。

这就像在拼一幅巨大的拼图。尽管这件事很重要，事关重大，却也很好玩。

完成后，我们就在箱子外围缠上了绳索，但我们其实不太确定该怎么做。保险起见，我绑了五个结。

最后，我们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成果。

“做得好，老虎陷阱大师。”我说。

里基的脸上堆满笑容。“你也一样，超级老虎女孩。”

“我不是超级英雄。”我下意识这么说。不过，“超级老虎女孩”确实听起来比“隐形女孩”要来得酷，被人用“超级”来形容感觉也还不错。

里基离开前，我拿下头上的高帽递给他。我确定自己的发型被帽子压坏了，几撮发丝因为汗水粘在了额头上，有的头发还翘了起来。“别忘了这个。”我说。

他耸耸肩。“你先暂时留着吧，以免你找到了假想中的老虎。我们下次一起玩的时候，我再拿回来。”

“一起玩？要做什么？”我不确定他脑中想的下一件事是什么，但现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陷阱已经完成了。

他盯着我看，好像事情再明显不过。“我们现在是朋友了，朋友会一起玩啊。”

我眨眨眼。“噢，好。对啊。”

然后我笑了起来，因为我真的还想一起玩。不知为何，他让做陷阱抓老虎这件事变得很好玩。

我跟里基道别。他一走，我就把星星玻璃罐拿到阁楼上的房间，藏在我的床底下。幸好萨姆在洗澡，不会来烦我。我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玻璃罐。

它们看起来几乎只是普通的玻璃罐。只不过，即使放在床底下，罐子看起来还在微微闪着光。

生肉不会有用，因为虎灵不按常理出牌。但看着这些玻璃罐，我意识到：我找到诱饵了。



20

“你在做什么？”我身后的木地板发出嘎吱声，我转头看到了穿着睡衣的萨姆。

“没做什么。”我立刻站起身。

我心神不宁。星星玻璃罐在床底下等待着。

我看了时钟一眼。才傍晚而已，还有好几个小时大家才会去睡觉——我才能偷偷拿着玻璃罐到楼下诱捕老虎。

萨姆眯起眼睛。她吸了一口气，好像想问问题，但她又摇了摇头。

忍住问题不问并不像萨姆的作风，我不知道自己是感到庆幸，还是觉得难过。

她再度开口时，似乎改变了想法，她问了其他问题。“你跟那个男生是怎么回事？”

“他在帮我……做一件事情。”我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补充说：“他是我朋友。”

萨姆挑眉，露出那种“你有所不知”的得意笑容。“你朋友？”

明白她的意思后，我的脸颊发烫。“才不是那样。”

她的语气促狭：“哪样？”

“不是你表现出来的那样。”

萨姆笑出声来。显然，我的难堪让她心情很好。

萨姆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一点，她指着镜子前方的地板。“坐下吧。如果你有暗恋的人，就该学学怎么弄好你的头发。”

“我现在这样子就很好，”我说，“而且我也没有暗恋他。”我不晓得该怎么跟萨姆相处。前一秒她还很讨厌我，下一秒她就想要来点姐妹时光。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才没时间弄头发，**我还有救人的任务。**

不过萨姆一直指着地板，不让我拒绝。我想，反正我还得再等几个小时。

于是我放弃挣扎，坐到镜子前，萨姆跪在我身后。她解开我的发辫，绕着那几绺头发，把它们编成新的发型。

在她绑头发时，我的紧张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沉静、更深层的渴望。我好想告诉她关于老虎、星星玻璃罐和陷阱的事。

但我又怕她会讲出什么刻薄的话，然后说我疯了。所以我屏住呼吸，直到这股渴望消退。

几分钟后，萨姆问：“你是什么时候遇见詹森的？”

她只是随口问问。这也不是我真正想谈的事，但聊这个总比聊里基好。

“在图书馆，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跟她说，“她人真的很好，还送杯子蛋糕给我吃。而且，图书馆看起来也不再像闹鬼的糖果屋了。”我紧紧闭上嘴巴。我讲太多了——糖果屋那句评论太突兀了。我赶紧换个话题。“你记得在小学时见过她吗？”

萨姆耸耸肩，轻轻拉着我的头发。“我的意思是，我记得啊。学校人很少，但她比我大一届，所以我以为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她顿了顿，加了一句：“我不是说她之前就注意到了我。只是，对，就这样。”

“嗯。”我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尴尬。我觉得她想要我多说点话，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萨姆绑好我的辫子后，从自己的头发上拿下几个波浪发夹，贴着我的头皮夹好。然后她向后倾身，看着镜中的我。

我原本垂在脸庞两侧的辫子被盘成皇冠般的发髻，还有几缕发丝垂挂在耳畔。

有了新发型，再加上海莫尼的项链，我看起来像个公主，而且是公主战士。

我不习惯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我看起来不再像老虎故事里的女孩了。”我低声说。我不只是在对萨姆说，更像是在对自己说。

萨姆已经看起来不像故事里的女孩很多年了。自从她剪了及肩短发、漂白那撮头发后，就再也不像了。但我一直绑着辫子。我一直都是小艾吉。

萨姆哼了一声。“别再提那个老虎故事了，莉莉。那个故事最糟糕了。”

我不懂她在说什么，我们从前很爱那对姐妹的故事啊，以前我们每晚都跑进海莫尼的房间，对海莫尼说：“跟我们说说那个太阳和月亮的故事。”我问萨姆：“什么意思？”

“嗯，首先，”萨姆开始说，“那对姐妹很笨。老虎用爪子刮她们家的门，很明显那不是她们的海莫尼。她们怎么看不出这点？”

“因为老虎穿着……”

“还有，那个姐姐不断说要保护妹妹，结果却去帮老虎开窗户。”

我的身体向后靠。“那个姐姐并没有开窗，是妹妹把门打开了。”

萨姆摇摇头。“不，才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故事是这样发展的。”在故事里，老虎选择了妹妹。她才是老虎呼唤着的人，她才是那个回应呼唤的人。她是特别的。

我不清楚萨姆怎么会搞错。我告诉她：“艾吉打开门，老虎追着她们。她们讲了一个故事后，天神就救了她们。”

“不对。”萨姆声音中的某种情绪吓了我一跳，是一种先前没有的怒气。“那对姐妹最后被分隔在天空的两端，连跟彼此说说话都不行。虽然她们每天都会见到对方，但只能挥手问候和道别而已。她们很孤单。”

我抱住双膝。“这个故事才不悲伤，这是快乐的结局。那对姐妹逃离老虎的追捕，她们永远安全了。”

但我现在没那么确定了。

“重点就是，这是个悲伤的故事，莉莉。这些古老的童话故事都是拿来吓小孩的，让他们学到教训。你也知道，就是要告诉他们别帮陌生人开门，还有躲避危险。”

沉默在房间里膨胀，填满了老旧木头上的每道裂缝。我清了清喉咙，勉强开口：“假如那对姐妹没有逃跑呢？”

萨姆叹了口气。“什么意思？”

“假设这是你的故事，如果有只老虎在追你……你会逃跑还是会……会面对它？”

她迟疑了。“你该不会又要说故事都是真的了吧？是吗？因为……”

“不，不是，”我立刻说，“这是一种应对压力的心理反应的表现，我知道。我是说假设。”

一阵沉默，然后萨姆突然大笑起来。她的举动太让我吃惊，吓得我也跟着笑出声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焦虑减轻了，她的笑声就像黑暗中的亮光。

“莉莉！你在开玩笑吗？我会跑啊！你也知道，老虎会吃人啊。”

“是啊。”我说。她说得对。这就是我正面对的现实，但我没办法告诉她。

萨姆站起身，接着重重躺到床上。我猜这次的谈话已经结束了。萨姆不再结束对话，她只会逃避对话。

但几分钟后，她说：“如果故事里的人是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逃跑。我想做勇敢的事。只是在那个情境下，我不确定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勇敢。”



21

我小心翼翼地把绿色的方形星星玻璃罐从床底下拿出来。萨姆睡着了，整栋房子也陷入了沉睡。我准备好了。

我尽可能不发出声响，悄悄地拉开抽屉，我在那里藏了海莫尼的艾草。我折下一小段艾草放进口袋，将海莫尼的项链挂在脖子上扣好。最后，我从梳妆台上拿起里基的帽子，戴到头上。

谁也料不到会发生什么事，也许它会派上用场，也许它能让我与众不同，也许它能让我成为英雄。

我抱着星星玻璃罐，全副武装，蹑手蹑脚走出阁楼的房间到楼下去。我施展我的隐形能力，隐身在夜晚的阴影之中。雨声盖过了我的脚步声。

除了我以外的人都熟睡着。我悄悄经过海莫尼的房间，经过睡在沙发上的妈妈，走向地下室。

“我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吗？”我对着密封的玻璃罐低语。

没有回答。今晚的房子也寂静无声，仿佛等着看我的下一步行动。

我转开地下室的门把。门开了，像在邀请我入内。

这次我不会害怕了。海莫尼曾经勇敢面对老虎，我现在也会这么做。

我是莉莉，我很勇敢。我是海莫尼的外孙女。

我不会被老虎追捕。

我才是猎人。

而且老虎并不是我的对手。

我抱着玻璃罐——我的诱饵——背对着门坐在楼梯上，往下看着那些纸箱。

我等待着。

我并不想睡着，但我还是睡着了，然后又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了。

我立刻站起来。一看到我的陷阱，我又兴奋又惊慌，因为我成功了。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因为我成功了，所以现在有只老虎在我家地下室，被困在陷阱中。

我一手抓着星星玻璃罐，另一手捏着自己的腿，想要确定眼前的一切是不是真的。这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幻觉。

我排成一圈的纸箱包围了老虎，她蹲坐着，全身静止不动，只有尾巴来回晃动着。月光从窗户洒落进来，让她身上的黑色条纹显出银白的光泽。她的身形比我印象中还来得巨大——大到我的陷阱几乎容不下。

“真有意思。”她语气平淡地说。她看起来带着怒意，却不担心。

我和她保持距离，停在楼梯的中段，向下俯瞰着她。我脑海中闪过一条关于老虎的知识：老虎的牙齿可以咬穿骨头！

还有另一条：如果你直视老虎的眼睛，它杀掉你的概率可能会降低。

我强迫自己对上那双发亮的黄色眼睛，她的瞳孔有如两池黑墨水。我挺起胸膛，装出勇敢的样子。“你找到我的陷阱了。”我压低声音说，好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成熟一点。

老虎的嘴弯成一抹微笑。“我承认，这超出我的预料。”

我清了清喉咙。“你说你可以治好我的海莫尼。你现在被困住了，我要求你帮她。”

“真有趣。我之前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不过抱歉啊，我没有被困住。我只是……在考验你。”她从尖牙的牙缝中剔除干燥的药草。“顺带一提，这艾草不错。”

我摸索口袋里的艾草，它不见了。接着橘色与黑色一闪而过，老虎也消失了，我的陷阱里空空如也。

“老虎不会屈服于别人的要求……”她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转身，看到她站在楼梯顶端的门口。

她的身形比我大太多了。她往前踏一步，逼我往下退一阶。然后她又踏出一步，我一阶接着一阶往下退，直到退到地下室，身后抵着自己用纸箱做成的墙。真愚蠢，居然认为自己可以骗过一只老虎。愚蠢，好愚蠢的小女孩，而现在……

“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易。”她的语气不像威胁，反而更像是好奇。她的声音有点像在低吼，又像是在低语。“我跟你说过我只会提供一次交易的机会。但为了你，超级老虎女孩，也许我会网开一面。或许我们可以来做一场新的交易，好玩一点的。”

星星玻璃罐在我冒汗的手掌中变得很滑，我把它抓得更紧。“什么交易？”

“你把故事还来，你的海莫尼就会好转。为了让故事回到天上，我必须讲出这些故事。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她亮出牙齿，“说故事时如果有听众必然会更好。”

我深呼吸。我有点想听那些故事，但海莫尼说那些故事不好。那些故事会让人很难受，每个听过的人都会感到心痛。“那些故事很危险。”我说。

“它们很强大。”

“你说过它们有改变人的力量。”我发抖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海莫尼在厕所呕吐的样子。有那么一瞬间，她看起来就像头怪物。

老虎的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这是我的提议，要不接受，要不拒绝。”

此刻，大概有二十种恐惧层层叠在我的心上——我怕我会说错话，怕我会做错事，怕我会伤害到海莫尼，怕我无法拯救海莫尼。我害怕会说话的虎灵。

但如果我把这些恐惧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内心深处还有某种情绪燃烧着，那是要猎捕老虎的决心。我想象自己紧抓住那种感觉，用力握紧到手心发疼。

我个子的确很小，但我可不会轻易就被捕获。

我清了清喉咙，决定不再低声说话。当我开口时，我的声音听起来坚定有力。“放出那些星星的故事，真的就能让海莫尼好转吗？”

“当然。”从她闪烁的眼睛中，我看出她的保证没有半点意义。“打开罐子，听个故事，治好你的海莫尼。这交易很划算吧。”

玻璃罐在我手中发热。在楼上时，罐子只是微微发着光，现在却像灯笼似的。也许是地下室那扇小窗透进来的光线正好打在瓶身上，或者只是眼睛的错觉，或者是瓶里的神奇力量在沉睡那么久以后终于苏醒。瓶中，我原本以为是灰尘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像星星——像有一个微型银河被尘封在玻璃罐中。

“我不相信你。”我必须这么说，郑重声明一下。我必须这么说，因为我很清楚，无论如何，我都会答应她。

我已经厌倦当QAG了，我不想再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做。就这么一次，我想当英雄。

“快啊。”她发出呼噜声，“你的决定是什么？你接受吗？”

我把玻璃罐握得更紧，做好了准备。“我接受。”

她尖锐的牙齿闪闪发亮。

然后，我打开了玻璃罐。



22

瓶塞离开玻璃罐时，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啪”，接着是轻柔的滋滋声。

星光仿佛从玻璃罐里往外流溢，有如整个银河从瓶口倾泻而出。老虎朝瓶子靠近。她闭上双眼，胡须紧贴着瓶口，然后她饮下那些星星。

各种色彩在地下室里舞动，深蓝色、橘色、紫色。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可以听到海洋的轰鸣声，几乎可以闻到海洋的气息。

老虎喝下星星的同时，我手中的玻璃罐也变得越来越轻，直到像空气一样毫无重量。她喝完后，向后一退，咂了咂嘴。

“啊，”她说，“我一直都很想念这个故事。”

然后她开始讲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人类像老虎一样行走时，在夜晚漆黑如墨时，在比太阳、月亮甚至星星还要古老的以前，有个生于两个世界的女孩。她拥有两种外形，可以变换自如——从老虎变成人类，从人类变成老虎。

她很爱自己的神奇力量，对这两个世界也抱持同等的爱。问题是，她必须保密。她身边的世界分裂成两半——人类不信任老虎，老虎也不信任人类。双方都不想要有叛徒睡在自己的洞穴里。

于是，这个来自两个世界的女孩过着两种生活。白天，她是人类。晚上，她是老虎。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恐怕会使人精疲力竭。

老虎狂野，不受控制。它们实话实说，它们想占有整个世界。它们总是想要更多。但身为人类的女孩，她又被教导生来不该拥有欲望。她们生来要提供帮助，要保持安静。

有时候，老虎女孩会混淆自己的两种生活。她会在错误的时间出现错误的感受。身为人的时候拥有太多感觉，身为老虎的时候又心怀太多恐惧。只当人，或只当老虎，会容易得多。

更糟的是，她的秘密让她感到孤独。她的两种形体都拥有亲朋好友，却没有人真正了解她的内心。

“这样生活太可怕了。”她心想，但她依旧这样活着。她守着秘密，将秘密深藏于心，直到有一天，她的身体有了转变：她要有小宝宝了。

一个诞生于两个世界的小宝宝，生来就拥有与她相同的神奇力量——相同的诅咒。

但这个老虎女孩现在是老虎妈妈了，她很清楚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过着被两个世界撕裂的生活。因此，老虎女孩请她的人类妈妈照顾小婴儿，接着她便离开了家。她爬上最高的山，一直往上爬啊爬，直到抵达天神的所在之处。

“我从未抱怨过，”她告诉他，“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女儿。我想请你放她一马，拿走她的神奇力量，把我们俩都变成人类，将老虎那一面永远藏起来。”

天神很不高兴，他通常不会答应请求。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于是，天神说：“好吧，好吧。我会答应你的请求。我可以拿走你和你孩子的神奇力量，但首先……嗯……孩子必须在洞穴中独自度过一百天，不能接触阳光。噢，还有，她只能吃艾草。”

老虎女孩吓坏了。她才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困在洞穴里！“还有别的方法吗？求求你了。”她又不断地恳求。

天神觉得恼怒。“真是麻烦的女人。”但他心想这种情况也算是自己的失误，因为他在无意中给了她第二种形体。于是，他说：“好吧，好吧，还有另一个办法。我会将你女儿的神奇力量藏起来，作为交换，你要帮我的忙。”

“其实我越来越老了。（我的意思是，我当然还很聪明、强大、帅气等等。）但总有一天，我会需要有人接替我。”

“来住进我在天上的城堡，当个天上的公主，学会我的魔法。作为回报，我会答应你的请求。”

于是，老虎女孩同意了。而天神，噢，他是如此慷慨，给了她最后一天与女儿相处的机会。

要离开自己的宝贝，老虎女孩很难过，不过，她知道她的孩子会平安无事。她的女儿将永远不会因为秘密而迷失自我，不会因为秘密而感到孤单。

离开前，老虎女孩抱着孩子道别，她泪如雨下。当最后一滴泪从她眼中落下时，它变成了一颗珍珠——这是她最终的道别，是要给女儿戴的吊坠，恰好可以悬在心骨上方。

“再见，”她低声说，“要平平安安。”

接着，她得离开了。天神从天上降下一条绳索（或是一段阶梯——看你问的是谁），她往上爬啊爬，直到爬进城堡。

住在天空王国的代价高昂，因此，老虎女孩找了一份工作——夜晚是如此漆黑，必须有人点亮才行。

老虎讲完故事后，夜晚似乎更明亮了一些，仿佛天空中多了一颗星星。但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老虎舔了舔嘴唇，咕噜咕噜地喝下最后一点星尘。她闭起眼睛，仿佛正细细品尝着滋味。

我不太能解释这个故事给我的内心带来了什么感受。女孩瞒着有关老虎的秘密，不告诉家人，因为这只会吓坏他们，这点我能感同身受。我也觉得这个故事唤起了一部分的自己——我原先以为已经隐藏起来的那部分。

我不清楚自己对此做何感想，但我很清楚我对另一件事的感受——我讨厌老虎女孩离开她的孩子。“假如那个小孩需要她呢？她可以去想其他办法。她不一定要走啊。”

“你生气了。”老虎轻声说道。

“我没有……我不是……”我觉得自己很蠢，因为这只是一个故事。我知道我不该受这个故事影响，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也许这就是海莫尼所说的不好的故事。

“感觉自己失控，”她说，“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海莫尼想要隐瞒这个故事？”我用手指摸索着脖子上的项链，捏紧上头的吊坠。“这个珍珠……这故事和她有关吗？这是她的故事吗？”

“小不点，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不用担心这个故事以前曾属于谁，它现在属于天空了——所有人都看得到。”她的语气带着某种悲伤和迷惘，仿佛这个故事的意義远不只如此。我努力想读懂她的表情，但老虎把头一偏，双眼陷入阴影中。在黑暗中，那对眼睛无法被看透，就像没有星星的黑夜。

我用指腹摩挲着项链，觉得自己似乎遗漏了什么。“那么，现在会怎样？海莫尼会好转吗？”

“最终会，”她说，“但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一切才刚开始。说出真相会带来一些后果。”

我顿了顿。“你之前说过，这么做就是在帮助她。”

“真相向来令人痛苦，尤其是隐瞒了那么久的真相，一定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混乱。”她耸耸肩，想要显得漠不关心，但她的肌肉绷紧，在毛皮下突起。“不管怎样，明天凌晨两点把下一个星星玻璃罐带来给我，我会告诉你另一个故事。噢，也带些年糕来吧。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个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碰面的话，你起码应该做到这点。”

“等等，”我说，“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不喜欢那些后果怎么办？如果我改变心意怎么办？”我现在才发觉，我接受了一场交易，却不清楚代价。

她又舔了舔嘴唇。“恐怕你别无选择了。你已经放出了这个故事。你听了开头，除非我们讲完结局，否则你的海莫尼无法痊愈。”

她转身背对我，走上楼梯。她脚下的楼梯没有嘎吱作响——就好像她是空气做成的。“在情况好转之前会先恶化，小艾吉，”她说，她没有回头，“但如果你照我说的话做，情况一定会好转。相信我。”



23

隔天中午我宣布：“我得做年糕。”

我下楼时，妈妈和海莫尼都坐在餐桌旁。我加入她们的行列，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我努力挤出笑容，装出好像一切正常的样子，好像这里没有老虎。

“噢，很好，”海莫尼说，“好啊，小不点。我们晚点来做。”

“或者……呃……就现在？现在就来做年糕怎么样？”

萨姆瘫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在眼前晃啊晃。她瞥了我一眼，挑起眉毛，但我没理她。

妈妈吸了口气，脸上挤出一个假笑。“其实，我想今天我们应该一起出去。大家一起出门去活动活动一定很不错。全家人一起。”

“我们可以全家人一起做年糕，”我说，“海莫尼可以教我们怎么做。”

妈妈的假笑变得更假了。“莉莉，那听起来很有趣。也许可以等我们回来之后再来做。”

萨姆放下手机。“因为海莫尼一直拿那些纸箱的事来烦妈妈，所以妈妈一心想出门。”

妈妈清了清喉咙：“才不是……”

但海莫尼对我说：“你妈妈昨天移了箱子。我跟她说这样不好，我跟她说神灵不喜欢这样，但她显然不会听我的。”

虽然我感觉自己头顶上仿佛写着**是我干的**，但我只是把指甲刺进掌心，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妈妈咬紧牙，硬是笑着说，“那并不是原因。我只是觉得大家一起出门会很好玩，因为海莫尼刚刚说她今天的状态很不错。”

听到妈妈提到这点，我才发现海莫尼确实看起来很好。她卷了头发，甚至涂了一点亮粉色的口红，她已经有一阵子没这么做了。

但这只让我更想现在就来做年糕，赶在她又得去休息以前。

萨姆耸耸肩。“我们可以去那间亚洲餐厅吃午餐吗？柳树街和藤蔓街街角的那间？”

我转头给了萨姆一个白眼。不知为何，她只有在跟我的计划有冲突时才有兴趣参与全家人的活动。

妈妈皱眉。“噢，真的吗？为什么？”

“我想去啊。”萨姆说。

“只是，那个地方有点……”妈妈的表情像是闻到了腐烂的大蒜却努力想保持优雅。“嗯，那家的菜不地道。”

“对啊，”我附和着，“所以我们应该待在……”

萨姆打断我：“妈妈，我只是说说，提个建议而已。我只是想努力花时间陪家人。”

妈妈叹了口气。“好吧，好吧。只要海莫尼说好就行。”

我突然很想哭，好像一颗气球突然间被戳破了。海莫尼拍了一下手，露出笑容。“好，很好！他们的糖醋料理最赞了，我的最爱。”

于是，一对三，我输了。我们都得准备出门了。

但在我们挤上车的时候，海莫尼转向我。“早点我教你做年糕。”她轻声说，“我保证。”

餐厅招牌用红色花体字写着“龙之百里香”，两只石狮子端坐在门前，守着入口。

“我已经八百年没来过这里了。”妈妈边说边带我们进去。

“他们的糖醋料理很好吃。”海莫尼又说了一次。妈妈叹了口气。

餐厅内部的墙面是一扇扇绘有粉色樱花的日式纸拉门。红色纸灯笼垂挂在天花板上，还有一尊金色招财猫在角落招手。

但我的目光定在柜台正上方那幅画上。画中是一只典型的韩国老虎，它的眼睛像年糕般又大又圆。老虎看起来像在笑。

我突然觉得自己汗流浹背。这里面太热了。

“萨姆，”妈妈生气地小声问，“你在做什么？”

我朝姐姐看了一眼，她神经兮兮地扫视着餐厅。她看起来忐忑不安，像是在找什么——只是我看不出她是想要找到，还是害怕会找到。

“没什么。”萨姆不耐烦地回答，脸变得跟灯笼一样红。

有那么一瞬间，我心想她是不是在找那只老虎。但是……不可能。我不会让自己怀抱那种希望。

有个跟萨姆年纪差不多的女生朝我们走来。她的金发上插着筷子，眼睛又大又圆，像巧克力豆饼干一样。“嘿！我叫奥利维娅，今天由我

为各位服务！请跟我来！”

她带着我们走过餐厅时，我注意到萨姆面露失望，但那个表情很快就消失了。

奥利维娅领我们入座，递出菜单。海莫尼点了糖醋猪肉、糖醋虾、糖醋牛肉。这还只是前菜而已。

等到奥利维娅走远，萨姆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对亚洲的刻板印象！跟呕吐物一样恶心。”

然后她看向海莫尼，吞了吞口水，开始非常认真地研究起手上那份菜单。

我想到海莫尼在大马路上呕吐的样子，也开始研究起自己的菜单，尽管我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从九零年代起就没来过这里了，这个地方也没有变得更好，”妈妈说，“但是，天啊，这里勾起我不少回忆。”

我问道：“你庆幸自己离开了这里吗？你后悔离开吗？你后悔回来吗？”

不过我只是在脑中无声地提问。

海莫尼笑出声，晃晃自己的手指。“噢，你们妈妈在九零年代的样子啊。”

妈妈对海莫尼扬起眉毛。“怎样？”

海莫尼咯咯笑。“特别爱惹麻烦。”

妈妈想要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最后却还是露出微笑。“好吧，随便你怎么说。”

我来回看着她们俩。海莫尼之前就说过了，但我还是无法想象。妈妈明明超爱规矩。“她做了什么？”我问，“她惹了什么麻烦？”

妈妈笑了出来。“海莫尼就跟平常一样在夸大啦。”

我偷偷看了姐姐一眼，这就像个掷硬币的关键时刻：我们现在是不是同一边？

萨姆往前一倾。“拜托啦，海莫尼，跟我们说说妈妈的故事。”接着她对我浅浅一笑。她的笑容填满了我的心。

我认为老虎对后果这件事说错了，因为此时此刻是自我们搬到这里以来，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

海莫尼对我和萨姆低声说：“好多好多男朋友。”

“妈妈有很多男朋友？”我问。

妈妈哼了一声。“哪有？我才没有那样。”

海莫尼发出啧啧声。“好多好多。总是偷溜出去和他们见面。”

萨姆咳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呛到了。这是我头一次好奇萨姆有没有在和别人交往。我从来没想过她可能会有男朋友。

妈妈清了清喉咙。“首先，那并不是真的。海莫尼才是爱惹麻烦的人。你们知道吗？她让你们可怜的爸爸吃过泥巴。”

“什么？”萨姆问。平常，只要有人提到爸爸，萨姆的心情就会变得阴郁。但现在，她看起来只是很惊讶，很感兴趣。就好像讲关于爸爸的故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非很糟糕的事。

“泥巴对他有好处。”海莫尼说。她的眼神同时流露出喜悦与悲伤，看得出来她很想念他。“他总是在说故事——哎呀，老是说个不停，但

都没有在思考。泥巴能让他脚踏实地，说话前先动动脑筋。”

妈妈哼了一声。“那太不厚道了。”

“我帮他做了一杯奶昔，”海莫尼说，“一杯混进了一点点泥巴的奶昔。他要把你们妈妈带走，那才叫糟糕。一点点泥巴？没那么糟糕。”

萨姆对我挑了挑眉，像在说：“你信吗？”我皱眉回应：“海莫尼太疯狂了。”

“结果怎样？”我问，“他尝出来了吗？他发现了吗？”

妈妈没理会我的问题，她转向海莫尼。“他没把我带走，是我去上大学了。”

海莫尼向前倾身，大声地说话，想让妈妈感到内疚。“她应该读完书就回来，但他把她带走了。她为了一个白人，留下可怜的海莫尼一个人。你们的妈妈当时年纪轻，太不懂事了。”

妈妈咬着牙。“没有人把我带走，”她重复说道，“我是自己离开的。我想离开。”话才一出口，她就吞了吞口水，像是想将这段话倒带。但她没办法，话收不回去了。

快乐的家庭时光就这样结束了。我看着萨姆，但她忙着摩擦两只筷子，好像准备生火，烧掉一切。

奥利维娅端来了我们的糖醋料理。“这是你们的开胃菜！”她愉快地说道，“你们准备点主菜了吗？”

“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妈妈边说边露出她的标准式假笑。

奥利维娅快速地点了点头，然后离开。

我们盯着食物看了好几秒，直到妈妈说：“开动吧。”她倾身向前，帮我们舀了一些虾。

“不，不！”海莫尼大喊。她的声音太大，我们隔壁桌的夫妇快速看了我们一眼，接着又移开目光。

海莫尼把手放在妈妈的手上，强迫她放下勺子。“我们要等候神灵。”

妈妈的笑容僵住。“不要在这里，好吗？我们可是在餐厅。”

“你听话。”海莫尼对妈妈说。接着，她对我说：“莉莉，你摆餐桌。”

我的掌心在冒汗。这里真的非常非常热。“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把告祀做完。安迪在哪儿？他应该来帮我们。”

萨姆咬着指甲。“爸爸不在……”她开口，但妈妈打断了她。

“他在上班，很快就会回家了。”她说。

海莫尼四处张望，但她的眼神却没有聚焦。她的眼睛像玻璃般发亮。她用韩语说了一些我们都听不懂的话。

“妈妈，”我低声说，“现在是怎么回事？”

“记得吗？我们之前谈过这件事，”妈妈小声地说，“有时候海莫尼的心神会神游到错误的地点或错误的时间。”

如果海莫尼看到现在并不存在的东西——如果她的心神不在这里的话——那几乎意味着她不再是原本的海莫尼了。

她起身走到我们的隔壁桌，一边唱着韩文的摇篮曲，一边拿起那位先生的盘子。那位先生放下筷子，嘴里惊呼出声。

妈妈跳了起来。“妈妈，不，不行。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她从海莫尼手中拿走盘子，一面还给那位先生，一面向他道歉。

“没关系。”他说，眼神中流露出同情。“我们都认识爱慈。如果有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但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了，因为海莫尼移到了桌子的另一边，拿起那位女士的盘子，放到了我们的桌上。“危险就要来临了，我们要赶走危险，”她解释说，“这就是告祀。”

只不过这不是告祀。这是后果。

“海莫尼……”萨姆喃喃低语。萨姆总是深藏自己的恐惧，努力不让自己变成QAG。但现在，她很害怕、很安静。

这让一切变得更糟。

餐厅另一头有个小婴儿哭了起来，哭得声嘶力竭。我知道自己曾经也一定像那样哭过，但现在我无法想象自己会那么大声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在需要发泄的时候放声大叫：“**我的世界崩坏了。**”

“妈妈，”我在海莫尼试着拿起另一个盘子时低声说，“我们该走了。”

除了小婴儿的哭声外，整间餐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假装眼前这一切没有那么糟，假装一切都没事。

海莫尼把某个人的盘子弄到了地上，盘子摔了个粉碎，洒得她的鞋子上都是黏糊糊的酱汁。一位餐厅的工作人员跑过来想帮忙，但没有人真的晓得该怎么办。

然后，妈妈——那个擅长假装一切正常，总是在假笑的妈妈——一把抓住我和萨姆，同时把海莫尼往门外推。她一边赶着我们，一边说“走走走”。海莫尼还在大喊关于神灵、告祀和危险的话，金色招财

猫不停挥手和我们道别。萨姆一直低着头。我热到冒汗，强忍着随时要昏倒的感觉。

接着，我们到外头了。

在停车场，妈妈手忙脚乱地开了车门，她把头砰的一声靠在车窗上。“我把包包忘在店里了，”她嘀咕道，“你们两个能去拿吗？顺便在桌上留几张二十元钞票买单。”

萨姆待在原地动也不动，但我点点头。

我吞了吞口水，走向餐厅。我必须这么做，就算那里热得让人难受，就算那里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就算我并不想回去。

我一直低着头，快速走过那些用餐的客人，然后一把抓起妈妈的包包，往桌上扔了钱。

我经过了那幅老虎的画，就在我几乎要走出门时，服务生喊道：“等等！不好意思！抱歉！等一下！”

她追了过来，我并不想哭，但我感觉喉咙仿佛被哽住了，就快要哭出来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付的钱不够，还是她很生气海莫尼打翻了食物，还是她想把我列入餐厅的黑名单。

“这些是你们点的餐。”她说，朝我举起了一袋外带的食物，里面装着我们点的糖醋料理。

我小声道谢，她伸出另一只手，塞了一些东西到我手里。是一堆糖，那种餐厅会赠送的水果硬糖。

“噢。”我一边说，一边盯着糖果看。我感觉得到每个人都非常小心地不去看我们，非常刻意地不去听我们说话。“好。”

阿尔茨海默病是人老年期最常见的一种精神疾病，典型症状为智力和记忆力衰退。——编者注

“只是一点心意，”她轻声说，“以前我爷爷也患了阿尔茨海默病^①，我知道这种情况有多困难。他老是忘记自己在哪里，忘记我们是谁，还有……我真的很抱歉这些事发生在你们身上。”

我想告诉她，这两件事不一样，因为海莫尼绝不会忘记我们，这只是释放星星的故事之后带来的副作用。她会好起来的，所以这与服务生爷爷的那种情况并不像。

但这个女生是一片好心。“谢谢。”我说。我把糖果紧握在自己胸前，直到感觉不那么心痛。



24

“女孩们，谢谢你们帮忙。”妈妈开着车。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

萨姆坐在副驾驶座上，海莫尼跟我坐在后座上。她睡着了，头枕在我的肩上。

我尽可能不动，以免吵醒她。

妈妈吸了口气。“海莫尼上次看诊的时候，诊断结果不是很好。她可能还有几个月，也可能只剩下一星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好好度过她状态比较好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

妈妈说的话悬在空中好几秒，抽干了所有氧气。

萨姆爆发了。“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这太不公平了。我们大老远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她就要死了？”

海莫尼在我身旁微微动了一下，但没醒来。“萨姆，安静点。”我说。但我的声音有气无力。我的思绪乱成一团。

“我们来这里是要好好陪她，”妈妈说，“尽可能把握我们剩下的时间。”

“假如还有别的方法呢？”我问，小心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假如还有其他我们能做的事呢？”

妈妈当然不懂我指的是什么。“是有几种治疗方法，”她解释说，“但那些疗法都有很多副作用，而且治疗也不一定有效。海莫尼对这些治疗都没有什么意愿。”

副作用。后果。为什么希望总是有代价？

萨姆说：“嗯，如果能让她活得更久也是值得的。你就不能让她去做那些治疗吗？”

妈妈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我们得尊重海莫尼的意愿。这是该她做的决定，不是我们。”

“对，但如果有你能做的事，你却不做，你就等于在害她。”

萨姆的话仿佛把我的心切成了两半，但我没发出任何声音。

妈妈说：“不是那样的。”

萨姆嗤之以鼻。

“现在一切都交给上帝决定了。”妈妈说。尽管她的音调在句尾拉高了一点，仿佛这是个疑问句。

车外的世界在绿色、灰色、绿色、灰色间转换着。我搜寻着老虎的身影，但她不在这里。

难得一次，萨姆的语气格外轻柔。“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呢？”

四周悄然无声，然后，妈妈说了作为一个妈妈不可能说的话：“我不知道。”

我挪动身体，靠向海莫尼，我的手指与她的手指交扣。她睡得很熟，但我想象她正用拇指沿着我掌心的生命线划动。我想象她说：“**现在看来很糟糕的事，都会过去的。**”

因为我会解决这一切的。妈妈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而萨姆什么都不相信。

但我知道，我也相信。

如果她们帮不了海莫尼，那我帮。

我们回到家。我们带海莫尼走上门外的阶梯，带她回到卧室。萨姆也遁入耳机与手机的世界。然后，我跟妈妈说：“我得做年糕。”

妈妈伸手抚过我的头发，亲了我的额头一下。“今天不行，宝贝。我很抱歉。也许明天吧。”

我摇摇头。“一定要今天才行。我不能等。我一定要做。”

妈妈向后退了一步。面对我突然表现出来的强硬，妈妈有点不知所措。“明天好吗？我保证。我只是不想制造太大的动静打扰到海莫尼。我们今天得让屋里保持安静，不能做任何可能会让她不高兴的事。”

我不懂做年糕怎么会让海莫尼不高兴，但妈妈不肯让步。

于是当她去看海莫尼时，我打电话给里基。

“嘿，”他接电话时，我说，“我可以去你家吗？”



25

要说服妈妈并不难。

我一告诉她我想去朋友家，她就同意傍晚时载我过去。只要能让我离开这栋房子，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什么事她都愿意做。

她在和里基的爸爸确认没问题后说：“我好高兴你和同龄人有来往。”这是很夸张的说法，也是妈妈的经典语录。其实她只是想说：“我好高兴你有朋友。”

随着我们驶近里基家，城镇的模样也开始有所变化。房屋越来越大，油漆也越来越新。城镇的这一边似乎在不断扩展——好像海莫尼那一边的城镇在逐渐萎缩，被渐渐遗忘了。

“里基·埃弗里特。”妈妈喃喃自语，再三核对手机显示的地址。“我认识这家人。”

“你认识他爸爸？”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一直都那么可怕，还是在长大过程中才变成那样的，但我不确定要怎么开口问。

“算是。他爸爸比我小几岁，所以我们是同个时期上高中的，但不算是朋友。不过他们家族经营造纸厂，那间造纸厂几乎是这个镇的商业中心，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

我知道这没那么重要，但还是花了点时间才接受里基家很有钱的事实。我不确定这点会如何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但我确实感觉到我的看法改变了一点点。

我们的车缓慢地驶进长长的车道，经过一丛丛修剪成兔子和猫咪造型的灌木。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东西，因此看得入迷。他们改变了大自然的样子，只因为他们想这么做。

“这还真是……夸张，”妈妈喃喃说道，“是吧？”

我点点头，抬头望着眼前的房子。这简直是一座豪宅。两根螺纹石柱伫立在前门两侧，宽大的窗户覆着深色的丝绒窗帘。

如果说海莫尼的房子像一名住在山丘顶端的女巫，那这栋房子就是高级博物馆的女馆员，一板一眼，满嘴的“嘘！别碰！退后！”。

我完全无法想象里基待在这栋房子里的画面。

妈妈停好车，在我下车前抓住我的手。“你想回家时，比方说你觉得难过了，就立刻打给我。我不想你因为开心而感到内疚，但也不想你觉得自己必须开心。”

我的喉咙一紧，因此我只点了点头。我们走到前门，按了门铃。这个门铃没有响起铃声，而是放起了古典音乐。

“我不知道门铃居然可以做成这样。”我低声对妈妈说。

她憋住笑。“我想这是巴赫的曲子。”

里基的爸爸来应门。他身穿正式的扣领衬衫和卡其裤，就星期五傍晚来说，他打扮得非常体面。

我只想盯着自己的鞋子然后从他面前消失，因为我就是超市里的那个女孩，但我逼自己鼓起勇气。我抬头看他。

里克英文原名为Rick，里基英文原名为Ricky。——编者注

他露出微笑。他看起来不像坏人，但也许他只是在伪装自己。“你一定就是莉莉了。很高兴能正式认识你。我叫里克。”

我眨了眨眼。我知道很多爸爸会以自己的名字来替儿子取名，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妈妈轻推了我一下，于是我清了清喉咙。“很高兴认识您。”我用特别礼貌的语气说。

“还有具琼！”他把门推开，邀我们进屋。“好久不见了！”

“我现在姓里夫斯了。”妈妈说。她苦笑了一下，拱起肩膀。她这个样子很奇怪。在这里她似乎觉得自己很卑微。

我们踏进屋内——毫不意外——这间客厅就和房子的外观一样富丽堂皇。主色调看来是红色的，因为红色沙发上有红色靠枕，还有红丝绒窗帘和带有东方风格的红色地毯。

“你家真漂亮。”妈妈说，语气有些生硬和客套。

里基的爸爸耸耸肩，有点难为情。“这房子是我祖父母盖的。”

我吸进一口气，这栋房子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就是那个捕……”我太晚才想起里基说不该告诉别人关于猎捕老虎的事，所以我在说出口前硬是将话吞了回去。“就是里基的曾祖父母吗……？”我笨拙地说完了这句话。现在，我是真的想消失了。

他一脸古怪地看着我，但神情并非不友善，反而更像是在问：“孩子你还好吗？”那是个大人都会很爱露出的经典表情。

妈妈揉揉我的背，大概以为我在经历了午餐事件后还惊魂未定。我想她的想法也没有不对。

里基走进房内，他戴着一个有着猫耳朵的黑色毛帽。“莉莉！快来啊！”他说，示意我跟他走。

“记得要回家时打给我！”妈妈说，同时伸出手臂，像是想紧紧抓住我，永远不放开。

我向她微微挥了手，留下两位家长闲聊着“你回镇上多久了？”，以及“刚搬回来，正在找工作”。

我想好好看一下这栋房子有多大，但里基快速穿过屋内，带我走出客厅，经过一系列……其他的客厅。

有一间客厅里有液晶电视，有一间客厅里有台球桌，有一间客厅是蓝色的，还有一间则是黄色的。我试着每间都偷看一眼，暗自搜寻着与猎捕老虎相关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找到，只看到高级艺术品和家具。

“很抱歉我家房子是这种模样。”里基说。

“别道歉，房子很不错，”我说，“像博物馆一样。”

他做了个鬼脸，我感觉很糟。我记得他对我家表达的看法，而我并不想冒犯到他。

现在，我不确定他之所以大感意外是因为觉得我家很奇怪，还是觉得我家很舒适。海莫尼的家让人感觉安全又温暖——里基的家则让人感觉一弄乱就会被责备。

“抱歉，别介意。”我说，同时他带我走进厨房。

“你对这件事这么热衷，真的很酷。”他说，“你明天也会去帮忙做海报吗？”

我盯着他。“什么？”

“为了烘焙义卖啊，”他解释说，“我们不就是因为这个才要做年糕吗？”

“呃……”我张开嘴巴，又闭了起来。我之前只跟他说我得烤点东西，当然这就是他会得出的结论。“没错！对。你说……对了。”

他笑出声。“你好怪。”

“噢。”

“但不是很糟的那种怪，”他清了清喉咙，看起来不确定要说什么，“是很有趣的怪。”

“谢谢。”我说，虽然我不确定这样回应适不适当。萨姆总是用一种明显意味着“很糟糕”的语气说“很有趣”。但里基说的时候，听起来并不糟，听起来很真诚。

我可以跟老虎说话。我设置神奇陷阱。也许我的确很有趣。

他用力打开一间比我们家浴室还大的食品储藏室，里面所有东西都用颜色做了分类，也都贴着标签。“我不是很确定这里头有什么，”他说，“我们家主厨都是用这些东西做饭的，但我不怎么进厨房。”

他讲到“我们家主厨”时，我努力不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家真的很怪。“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年糕。”我说，我才发觉自己根本没做任何准备。

里基咧嘴一笑。“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用手机上网搜到了食谱，我们两人开始把材料全部混在一起——糯米粉加红糖加椰奶。只不过，面糊不知为何看起来不对劲，有太多结块，也太稀了，味道闻起来也不像海莫尼做的面糊。

再加上，里基没有用作内馅的红豆泥，所以我们只好随机应变，改用葡萄果酱。等到准备放进烤箱时，年糕看起来完完全全不对劲。

这让我觉得自己完完全全错了。

我又开始觉得好热，喉咙也跟着紧缩。“我们得把这些都丢掉，我们做坏了。”我脱口而出。

里基皱眉。“但是……我想……试着吃吃这些年糕。”

我拿起烤盘，在厨房里到处打转，想找垃圾桶。“抱歉，不行。我们不能吃。年糕一定要完美才行。这些不完美。不像海莫尼做的。海莫尼现在没办法做年糕了，我也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

“好吧。”里基说。他从我手中拿走烤盘，动作很慢，好像是在接近某种野生动物一般。

我盯着烤盘。他盯着我。

“你还好吗？”他问。

我的目光没有离开烤盘。我告诉他：“我的海莫尼最近表现得很奇怪。我不知道。”

“噢。”

“就是这样。”

他很安静，我想这是因为他明白——他明白有时候，你就是不想谈论那些让你难受的事，你只是想让人知道那些事发生了。

沉默似乎有点漫长。接着他开口说：“我妈妈做菜从来不看食谱，所以每次做出来的成果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可以试试这些年糕。就算不完美，成果没准还是可以的。”

我深呼吸，点了点头。

年糕在烤箱里烘烤的时候，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列举了自己最爱的二十样食物，还一一排名（香草布丁和巧克力布丁皆榜上有名），直到我脱口说出：“你应该更努力地准备语言艺术科的考试。”

我没意识到自己的话听起来有多恶劣，直到我看见里基的脸垮了下来。但我想表达的并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知道你会考过，”我解释道，“你看起来真的很聪明。你也马上要升七年级了，对吧？所以如果你考过了，我们就是同届了。我们可以一起上中学。”

在这么说的時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想让这件事成真。

他抬起头。“如果我们同班，就可以常常一起玩，一起设置好多好多老虎陷阱。”

“嗯，也许可以不设置老虎陷阱，而是……做其他事情。”

他顿了顿，希望之情在他脸上蔓延开来，他问：“你真的觉得我看起来很聪明？”

我点头，再次感到尴尬。“我的意思是，对啊，你记住了自己最爱的二十样食物，还帮我设置老虎陷阱，而且你说年糕会没问题，你是对的。”

他咧嘴一笑，歪着头。“嗯，我们等着看年糕烤出来的样子吧。”

于是我们一起等年糕烤好。这个年糕确实不一样，不是海莫尼做的那种年糕。

但味道尝起来还不错。

我希望，它们不错到足够满足一只老虎。



26

我被手机的闹铃叫醒后，立刻按掉闹钟，溜下床，急切地想去和老虎碰面。我从床底抓起那个细长的玻璃罐和一盘年糕，蹑手蹑脚地走向楼梯，但房间一角传来的窸窣声让我停下了脚步。

我迅速转身，看到萨姆正在拨弄窗边的某个东西。“是你的闹钟在凌晨两点响了吗？”她问。我从里基家回来后，她没有对我说过半句话。其实自从糟糕透顶的午餐事件之后，她还没说过话。

“不是。”我撒谎。

“好吧。”她说，继续拨弄手上的东西。我看得出来她还是对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不知道原因。这一切又不是我的错。

我顿了一下，等着她进一步质问我，但她没有。她忙着弄自己的东西。我放下盘子和玻璃罐。“你在做什么？”我问。

她转身背对我。“没什么。”她的语气有点怪，好像她很犹豫不决。

我朝她走过去，靠得够近的时候，才发现她在往床架上绑绳索。

而且那条绳索不是别的——正是我和里基用来做老虎陷阱的绳索。“你从哪里拿到那个的？”我试着从她手中扯下绳索，但她使劲拉了回去。绳索的拉扯让我的手掌发烫，我在睡裤上来回搓揉着手心。

“是你把它放在我床边的，”她说，“我想你已经用不到了。”

“我没有……”我和里基之前把这条绳索绑在了老虎陷阱的纸箱上。但现在仔细想想，我不记得昨晚见到老虎时看到过这条绳索，只记得看

到了纸箱。

萨姆耸耸肩，将绳索扔出窗外。绳索在床架上拉紧了，我探出窗外一看，看见绳索尾端来回晃动着，几乎快要碰到地面了。“你是认真的吗？你要做什么？”我问。

萨姆瞪着我。“小声点。”

“你要做什么？”我低声说。

萨姆耸肩。“我要偷溜出去，”她说，语气像是我问了一句废话，“这房子太让人窒息了。”

我盯着她。“你要离家出走？”海莫尼逃离了韩国，妈妈逃离了海莫尼，现在轮到萨姆要逃离我们所有人了。也许她不得不这么做。也许离家这个举动是家族遗传。也许这就是我们家的超能力。

“不是，莉莉，当然不是。我天亮之前就会回家。”萨姆抓起背包，撑起自己，坐上窗台，她背对着窗外。她这样子让我的胃一阵翻搅——只要往后一靠，她就会跌出窗外。

我的胸口感到一股拉力。那只老虎在楼下了，我感觉得出来。老虎在等我，她很不耐烦，而且饿了。

但我不想离开萨姆，也不想萨姆离开我。“你要去哪里？”我问。

“你又要去哪里？”她马上反问，“我看到你想偷偷溜下楼。”

我们彼此对视，我们都想知道对方要做什么，却都不想透露自己的秘密。

她摇了摇头。“让我们答应彼此，不要跟妈妈说。”

我迟疑了一下。“答应我，你不会有事。”

“我会没事的。我天亮前就会回来。”她的眼神变得温柔，“你也是？”

我伸出小指。拉钩做约定。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妹妹哭着。“我怕黑。”她说。

于是姐姐跟她说：“我会当月亮。我会保护你，你永远都不会再感到害怕了。”

萨姆的小指绕住我的小指，我们两人都紧紧按了一下。然后，她抓着绳索，爬出窗外，落入了未知的世界——而我走下了楼梯。

很久很久以前，有只老虎追着两姐妹横跨整个世界。就在她们来到世界的尽头时，就在老虎要扑向她们，将两人一口吞下时，天空的一端降下一条魔法绳索，另一端则降下一段魔法阶梯。

在故事里，那对姐妹往上爬到了安全之处。她们不应该往下爬。如果她们爬回地面——不是一起，而是分道而行——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她们发现底下等待着的是老虎，会发生什么事情？



27

老虎来回踱步，在关不住她的陷阱里绕圈。她绷紧的肌肉突起。今晚她的身形看起来更大了。老虎从窗外照进来的狭长的光线下走过，她的毛皮看起来在发光，好像月亮在她的条纹上点了火。

我看到她时用力吸了一口气，但我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没那么害怕了。

“你没听说过吗？”我走到楼梯底端时，她身子重重一沉，蹲坐着，“绝对不要让老虎等人。”

“抱歉。”我说，接着就在心里对自己嘀咕。我不该向她道歉。我必须夺回一些主导权。

她发出啧啧声，那声音出奇地像海莫尼会发出的声音。“那么，我的年糕在哪儿？”

“说‘请问’。”我努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既自信又有威严，但老虎给了我一个跟她尖牙一样锐利的眼神。

“当我没说。”我咕哝着，端出盘子。

她一口吞下所有年糕，舔了舔嘴唇，歪着头。“好怪，”她说，“我可不会做成这样，但还可以接受。现在，要说故事了。”

我吐了一口气，照她说的话做——拔开星星玻璃罐的瓶塞，将星空一洒而出。

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像老虎一样咆哮时，在一名变形者爬上天空并创造了星星之后，又过了一万个白昼与一万个黑夜，有个年轻女孩和

她的海莫尼住在一个靠海的小屋里。她们两人离群索居，相依为命，过着平静的生活。

每晚，这位海莫尼都会试着跟女孩讲关于她们家的故事，但女孩很害怕。因为感觉那些故事就像黑暗，像那种藏在床底下和潜伏于楼梯底下的黑暗。“不，海莫尼，”她说，“早点再说故事。现在先唱歌吧。”

海莫尼叹口气。她不说故事了，开口唱起歌来：

“晚安，星星。

晚安，空气。

晚安，声响……”

海莫尼唱歌时，外孙女会泡杯夜茶，抬头凝望天空。有时外孙女看着这些星星，会觉得它们好像是为了自己而高挂空中，虽然她不太能解释为什么她会有这种感觉。

浸泡茶叶时，女孩会一面渴望地望着那些星星，一面拨弄自己的吊坠。这是她从未见过的妈妈所留下来的传家宝。

有一晚，外孙女正在倒茶时，杯子从她手中滑落。杯子破裂，琥珀色的液体洒到了桌上。“海莫尼，我觉得不太舒服。”

“过来一点。”海莫尼说。

于是外孙女靠了过去，从桌子上探过身子，海莫尼抓住女孩的手腕。

她的手感觉比平常还要烫。虽然女孩的皮肤看起来与以往无异，但摸起来却很粗糙，像动物乱蓬蓬的皮毛。

“哎呀，太迟了啊。我早该告诉你的，早该和你说那些你必须知道的故事。”

外孙女扭了扭手，想要挣脱。当她把手抽回时，她乌黑的头发照到了月光，因此染上了一撮明亮的白发。

女孩在海莫尼的面前变身了——变成半人半虎。

黑魔法。她的外孙女被诅咒了，就跟她女儿被诅咒了一样。

“要抵抗。”海莫尼说。

但女孩没办法。她还是变身了。

女孩觉得自己被困在了自己体内。她必须逃脱。她的老虎之心开始发怒。恢复野性的她转动着骇人的双目，紧咬着可怕的利齿。

大海呼唤着她老虎的那一面，她非常想尝一尝自由与海盐的滋味，还想凝望无边无际的地平线，想要偷走星星，想要吞下整个世界。

在女孩内心某处，她很清楚这是来自她妈妈的神奇力量。她的妈妈能理解她现在的野性。

海莫尼不晓得该怎么办。她把外孙女关了起来。

但没有用。

一天晚上，老虎女孩逃跑了。她依循着妈妈的故事留下的线索离家了。

她跑到海边，大海为她分出一条道路，而女孩横渡海洋，跨越了世界。

在海莫尼追上之前，分成两边的大海再次合为一体。海莫尼心都碎了。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外孙女离开了，一部分则是因为她无法帮助外孙女。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担心：假如她的外孙女永远都不知道海莫尼有多爱她该怎么办？

没错，她确实心碎，但不会就此放弃。

她还爱着那个女孩。她还是想要女孩回家来。无论是不是老虎都没关系。

因此，每个满月的日子，她都会从架子上拿起一个储藏食物用的玻璃罐，朝罐子里低声诉说自己的真心。她用爱填满了那些玻璃罐，这是一种新的魔法。

她不晓得女孩去哪儿了，但每次满月，她都会将一个玻璃罐放入海中，希望大海会带着罐子到达世界的另一端。

她月复一月送出玻璃罐，直到家里的玻璃罐全部都用光了。但不知为何，她依然没有失去希望。希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恒久不逝。

海莫尼相信，她的爱会找到她的外孙女。

而她的外孙女会找到回家的路。

故事结束后，我问：“那女孩有那个吊坠，所以她是不是就是第一个故事里老虎女孩的女儿？”

老虎望向小窗外。在月光下，她看起来有些恍惚，似乎还有点悲伤，但当她转回来看我时，双眼落入阴影之中，显得凶狠。“也许吧。看起来是这样没错。”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不应该被诅咒啊！天神说会治好她，他说谎！”我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故事应该有快乐的结局才对。

她叹了口气。“不幸的是，天神没那么可靠。也许他对治愈的见解与常人不同，也许是他的失误，也许他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强大，也许

他无法控制女孩的心。”

我盯着老虎。“那个外孙女最后怎么样了？”

老虎垂下头。“她离开了。”

“她有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老虎开口时，语气变得尖锐。“这个故事结束了。”

“那个海莫尼完全可以再努力尝试几次，不是吗？她们可以找出治好老虎诅咒的方法，让一切好转起来啊。”

老虎发出一阵低沉的怒吼声。“老虎的血脉并不是问题所在。你现在还以为问题是这个吗？”

“问题当然是这个啊。”我想到萨姆爬出窗外的样子，纳闷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会离开。我想我是不是也有那种野性——我觉得有可能。有时候我会感觉到它在体内翻腾。理解了这一点后，我对这个故事感到很恼火。“老虎的血脉让她变得狂野，所以她才会逃离她的海莫尼，结果她们两人都很难过。这是什么故事啊？”

“一个危险的故事。”

她的话在我耳际回荡。“这个故事怎么能治好我的海莫尼呢？”

“所谓的治愈无关乎我们想要什么，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故事也是一样。”

我体内有种奇怪的感觉，像是自己被什么充满了，快要爆发了。我感觉就要爆炸了。但我只是说：“我要海莫尼好起来。”

我看不懂老虎的表情。她的表情似乎带着温柔，也带着一丝怒气——还有一些其他情绪。“我们明天见。也别费心带那些失败的年糕了。”

她朝我靠近一步，我感觉得到她呼在我肌肤上的气息——闻起来像鱿鱼干，还有一点葡萄果酱的味道。“把最后一个星星玻璃罐带来给我，别迟到了。你就快没时间了。”



28

客厅一片寂静，只有老爷钟发出嘀嗒声。我蹑手蹑脚走过妈妈身边，小心避开会嘎吱作响的木地板。

我一手拿着玻璃罐，另一手端着原本装着年糕的空盘子。我走到厨房，把盘子放进水槽。小心，再小心，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盘子放下时发出了当啷声。我屏住呼吸，但妈妈没有醒来。我本应该尽快回到楼上，但我还是逗留了一下，走到窗边，举起星星玻璃罐。

现在，玻璃罐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它不再那么沉重。玻璃好像在汇聚月光，把光线全部集中起来，投射进我的眼中。

“莉莉？”

我差点摔了手中的玻璃罐。我转过身，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你怎么起来了？”她问。

“我只是……饿了。”我双手发抖，于是把玻璃罐放到了流理台上。

我等她开口问我玻璃罐是怎么回事，等着她跟我说已经很晚了，等着她跟我解释人在承受情绪压力时，规律的睡眠习惯有多重要。但她打了个哈欠，站起身。

她戴上眼镜，伸了个懒腰，直接从星星玻璃罐旁走过，一把打开冰箱。“你想吃什么？”

“呃……”我说。

妈妈一边看冰箱里有什么食物，一边眨眼想让自己清醒一点，然后她拿出了海莫尼用塑料盒装的泡菜。“这个好吗？”她拿起盒子问。

我点点头。我不敢开口，怕自己一开口会讲出不该讲的话。我瞥了玻璃罐一眼。妈妈太累了，并没有注意到。

她撑起自己，坐到流理台上，示意我一起坐上去。

我犹豫了，因为这不是妈妈平常会有的举动。我有一点担心她接下来要责骂我，但我还是跃起身子，坐到她身旁。

妈妈只是旋开盖子，用手指捞出一小块泡菜。接着，她直接把那块泡菜放进嘴巴，咂了咂嘴。

妈妈把盒子递给我，我则愣愣地盯着她看。现在她随时会醒来，然后发现自己在梦游，发现自己在做梦时吃了东西，还打破了自己的规矩。

妈妈笑了出来。“莉莉，别再这样看着我了，好像我长了三颗头。”

“我只是觉得……”

她将泡菜盒又朝我推了过来。“吃吧。”

我拿起一小块泡菜嚼了嚼，一股又辣又酸又咸的滋味流入胃中。

也许在大半夜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算太奇怪。神灵也许会在人半梦半醒的时刻悄悄到来——而爱也是。

妈妈用手臂抱着我，将我拉向她。“我很抱歉，莉莉。”她在我耳边低声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想带走你所有的痛苦。但你却面对了那么难受的事。我很抱歉我没办法保护你。”

我咬着脸颊内侧。虽然这么说不公平，但我还是想问：为什么你没办法？

但我想起那个老虎女孩，她为了保护她的孩子而选择离开。我想到那个海莫尼叫外孙女躲起来、抵抗诅咒。

那些保护的方法都没用。最终，那些方法只让事情变得更糟。

妈妈看着我，眉毛微微往上挑，好像看到了某个出乎她意料的东西——某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她正要开口，却有其他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你在哪里找到的那个玻璃罐？”

我的心跳乱了节奏。“呃……就是在海莫尼的那些旧东西里找到的。”

“嗯，看起来很眼熟。”妈妈稍稍皱起眉头。我看着她的表情，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似乎认出来了，但那表情随即消失。“哎，我一定是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吧。”

她滑下流理台，把泡菜盒盖上。“去睡一下吧，”她跟我说，语气轻柔，“天亮之后，一切就会比较容易面对了。”



29

因为晚上去见了老虎，需要补觉，所以我隔天很晚才起床。萨姆不在房内，但窗户关上了，绳索也卷好放在她的床底下，这是好迹象。

我穿好衣服，绑好头发，也检查了床底下的星星玻璃罐。我昨晚把那个细长的罐子拿上了楼，所以三个玻璃罐现在又全放在一起了。它们紧紧依偎着彼此，像个小家庭一样。

我走下楼，但没走几步，就有尖尖的东西刺进了我赤裸的双脚。我抬起脚，发现是米——生米撒遍了整个楼梯。这也太诡异了。

我拨掉那些米粒，没有时间多想为什么会有米，因为一下楼，我就看到海莫尼煮了满满一厨房的韩国菜。

萨姆在帮海莫尼，她一面自己哼着歌，一面把煮好的菜端上桌。看到姐姐的身影让我松了一口气。她把韩式饺子放在桌上，我几乎能看到她在微笑。但她快乐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她摇了摇头。

我真希望自己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我知道的话，也许就能伸出手，在萨姆的笑容落地、摔个粉碎之前将它接住。

妈妈一如往常在清理厨房，就连她也看起来很快快乐，随着萨姆手机播放的音乐摇摆——那是一首只有萨姆才喜欢的歌，一首摇滚歌曲的弦乐版本。

海莫尼看起来开心又健康，她头上戴着粉紫相间的头巾，脸上挂着微笑。她在为冷面调味——那是我最爱吃的面。海莫尼下厨时，整栋房子似乎都膨胀起来，像是房子在深呼吸，细闻着她所煮的食物的香气。

天花板看起来更高了，墙壁看起来也延伸得更宽了。我走进厨房打算去帮海莫尼时，木地板发出好似饥肠辘辘的声音。

“你要做告祀吗？”我问。

萨姆摇头。“不是。我们只是要吃午餐，就我们而已。神灵会自己想办法。”

海莫尼对我微笑。“你饿了？”她问。没等我回答，她就用两只手指夹起一小块泡菜，拿到我面前。“吃快点，神灵才不会看到。”她低声说。

在那个瞬间，她实在太像妈妈了，我匆匆朝厨房水槽的方向看了一眼，妈妈正在那里擦着盘子。妈妈肯定也发现了，因为她对我眨了眨眼。

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昨晚的事就像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这样很不错，我和妈妈从未共享过秘密。

我吃掉泡菜，妈妈说：“我一直在等你起床，莉莉。其实，我今早跟里基的爸爸谈过了，还有……”

“现在换你，小琼。”海莫尼打断她，拿起一小块烤牛肉，想要塞进妈妈的嘴里。

妈妈抗拒不吃，偏过了头，但海莫尼坚持要把肉硬塞进她嘴里。

“这太蠢了。”妈妈说。她跑到客厅另一头，自己也吃惊到笑了出来。

海莫尼追着她跑，速度快得惊人。她手指捏着的烤牛肉晃来晃去。“你吃！你吃！”

我看向萨姆，她忍不住咧嘴一笑。“她们这么吵，都可以把这附近所有的神灵都吸引过来了。”她说。我笑了出来。

最后，妈妈放弃了，张开嘴巴。“天哪，妈妈。”她说，嘴里塞满烤牛肉。

“你听，”海莫尼对妈妈说，“神灵说你得休息。你别再担心了。”

妈妈的眉毛皱在一块。暴风雨还没有成形，但空气已经起了一点变化。“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担心。”

海莫尼举起手为自己辩护。“那不是我说的，是神灵说的。”

妈妈翻了个白眼，我和萨姆互相看了一眼，萨姆朝阁楼房间歪了一下头。“我们走吧”，她用嘴型表示。

但我不想走。我想待在这里，把快乐的时光带回来。

“海莫尼，”我说，想要分散她的注意力，“我们还要做什么来准备午餐吗？”

海莫尼转身，拖着脚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莉莉，神灵一直叫你注意安全。**‘要小心！要小心！’**他们这么对我说。”

我吞了吞口水，撒谎说：“我听话了啊。”我感到萨姆在一旁盯着我看，但我没看她。

海莫尼倾身靠近我，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脖子上，看到了悬在我心口正上方的吊坠。“你从哪里拿到那个的？”

我想把手抽回来，但她用力握住了我的手腕。“什么意思？你把它送给我了。”

“不是，那是我的。有人送给我的，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她摇摇头，“但是我没有送给你。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不晓得要怎么回答。萨姆在这时开口：“海莫尼，你真的送给她了。记得吗？”

海莫尼转过身，走向萨姆。走到姐姐面前时，她用手指抚过萨姆那撮白发。“这个跟我还在家乡时的头发很像。好久以前了。好久了，我一直想忘记。”

我的四肢发冷。那个吊坠。那撮白发。两者都曾出现在那些星星故事里。

所以，这就是另一个后果。我还能应付多少后果？海莫尼还能承受多少？

这时，妈妈上前把海莫尼从萨姆身边拉开。“别吓她们。”她低声说，“我们该吃饭了。”

海莫尼来回看着我和萨姆，一脸困惑。她的眼神没有聚焦，好像她正看向另一个世界。

但当海莫尼看进我眼中时，她的身体开始向后退缩。“老虎。”她低声说，带着怒意。

我往后一退。“什么？不对。海莫尼，是我。”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在狂跳。我的世界仿佛颠倒过来了，我想要从海莫尼身边逃走。

海莫尼微微晃了一下——她头晕，失去了平衡。

我等着她认出我是谁，等着她看见我。我是她的小艾吉啊，她的莉莉小甜心。

但她皱起眉。“你是……”

我在等她说完这句话——等了又等——但她没能说完。

然后我意识到：她不记得了。

而且不只如此，情况还要更糟——她眼中闪过一阵恐慌。她不只记不得我的名字，她根本不记得我是谁。

她不认识我。

她看不到我。

我的心情沉到谷底。她是一个有着海莫尼外表的陌生人。

海莫尼失去了她的记忆，那她是谁？

而失去了海莫尼的我是谁？

我哑着声音说：“是我啊，你的莉莉小甜心。”

海莫尼露出妈妈那种不自然的假笑。“对，我的莉莉小甜心。我……啊……我现在要去休息了。”她亲吻我的额头时，我猛然一颤。

“来吧，妈妈。”妈妈说。她带海莫尼回了卧室，然后在身后把门关上。把我们锁在外面。

“没事的，”萨姆颤抖着吸了口气，“那只是暂时的。她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我点点头，但没办法让自己开口。

“图书馆！”萨姆突然莫名大喊。

我对她眨了眨眼，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詹森今天要做标示牌那些东西。”她一把抓起雨衣，套到身上。“我们走吧。”

对。在我记忆中的某处，我知道里基曾提过这件事，但我不确定萨姆怎么会知道。“你真的想去？”

萨姆看起来很困惑，仿佛她一直以来都会参与社区活动，而且不懂我怎么会这么问。“当然啊。我和詹森一直都在……联系。你也知道，啊对，能帮点忙很不错。”当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交会时，她看起来很无助，“而且我现在不想待在这里。”

我还没能回答，萨姆就已经走出门外了，我只有一瞬的时间可以做决定：是留下来，还是跟着去？

我现在没心情见人，我不想假装自己很开心，但看了一眼海莫尼卧室紧闭的门，我做出了决定。

我无法继续待在这里了。



30

我和萨姆去了图书馆。打开门时，我听见了音乐声，还有笑声。

气氛的反差让我有些迷茫。

在图书馆一头，詹森与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在一起，他们年纪和她差不多。三人围着她的笔记本电脑。而在另一头，里基背对着我，和另外两个男生坐在桌前。我不知所措，想立刻掉头就走，但乔阻止了我。

“莉莉！”他大喊，声音压过正在播放的流行音乐。他脸上挂着微笑。

我朝他走去，向他介绍萨姆。萨姆跟乔握了握手，面露笑容，仿佛没有什么不对劲，仿佛我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乔从他的服务台后方拿出一个杯子蛋糕递给我。我接过蛋糕，但还是觉得手足无措。

“我在试着做蛋糕。”他说。他微笑着，嘴上的小胡子抽动了几下。“尝过再跟我说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他是好意，但我不认为自己吃得下去。我现在太焦虑了，觉得好像每个人都看得到我额头上写着“我外婆生病了”。我不想面对这个世界。

詹森看到我们，她一路跳着舞过来找我们，随着音乐扭腰摆臀。“萨姆！”她笑容灿烂，嘴角两旁像是两个括号，“还有莉莉！我好高兴你们都来了。”

她看着萨姆两秒后才开口问：“你会弄电脑相关的东西吗？我们在帮图书馆创邮件简报，想用这些新科技来吓吓乔。”

萨姆大笑，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肩膀还紧绷着的话，我会以为她已经忘了刚才发生的事。

詹森把她拉走，于是，只剩下我独自站在乔的服务台前。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萨姆来这里。她一来这里，这里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无法待在家里，也不能待在这里。我无处可去了。

“莉莉。”乔清了清喉咙，看起来一脸的担心和不自在。“怎么了？”

“没什么。我该走了。”我说。即使我根本不想回家。

乔皱起眉头。“你不想去找那个闹腾的小子和他的朋友们吗？”

我朝里基和他那群朋友看了一眼，摇摇头。

乔叹了口气，接着，仿佛已经对他要说的话感到后悔般，他开口说：“你可以跟我聊聊。”

我原本没打算吐露心事，但他好像说了一个神奇的咒语，于是我便照做了。“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我的海莫尼会跟我们讲一些故事。我真的很爱听那些故事。但现在，我知道了一些新的故事，它们不一样。这些故事很可怕。我也认为它们……很危险，因为这些故事会改变一些事，让事情朝我觉得并不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我觉得事情现在变得更糟了，全都是因为我决定要听这些新故事，还有……”

我发觉自己讲的话根本没有道理。我吸了口气，补充说：“我只是很想念过去的一切。我希望一切都能维持原样。”

我紧紧闭上嘴巴，很惊讶自己居然说了这么多。不过，把心事说出来也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回头朝萨姆、詹森、里基和其他人看了一眼

——他们都很忙，而且反正音乐这么大声，他们也听不到我说了什么。

乔缓缓点了点头。“随着年龄增长，你知道的也会越多，而且会学会从不同角度来对待事情。所以，你解读故事的方法……也自然会改变。”

我双手扭在一块。“但是，假如这些故事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呢？”

他的眼神变得温柔。“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图书馆馆员吗？”

我等着他告诉我，我当然不知道。

“是因为杜威，”他说，“就是杜威十进分类法的那个杜威。”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他继续说道：“我喜欢秩序，喜欢系统化。全世界的所有信息都井然有序、各安其位——我喜欢这个概念。”

他清了清喉咙。“不过，我已经从事这份工作很久了。我从中学到的是，故事的重点不在于秩序和系统化，而在于情感。情感并不是永远都有道理可言的。你想想，故事就像……”他顿了一下，皱起眉。接着他点点头，对自己想到的比喻感到很满意：“像水，像雨一样。我们可以把水握紧，但水滴总是会从指间流走。”

我想努力隐藏自己的震惊。乔看起来不像那种富有诗意的人。

他那对如毛毛虫般的粗眉皱在一块。“这也许很可怕。但要记得，水也赋予我们生命。水连接着每块大陆，连接起所有人。而有时候，当风平浪静、水面静止无波时，我们可以从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一点点。”我说，虽然我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

乔的双眼几乎是在闪闪发亮。我很好奇是什么从他指间流走了。我一直都以为他是一个满腹牢骚的图书馆馆员，现在才知道我只看见了他的一小部分。他的故事远比我所看到的还要宏大。他拥有一个可能我永远也不了解的人生。

“乔，谢谢你。”我说。

他望向我身后。“啊，那个闹腾的小子正拼了命地挥手。”

我听到身后传来里基的声音。“莉莉！”

我转身看到里基和其他男生。“哈罗！”他笑容满面，“这几位是我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是你的朋友了。”

他向我介绍他的朋友——康纳是个肤色白皙的男孩，戴着绿色的塑料框眼镜；亚当是个满脸雀斑、顶着一头红色鬃发的小孩。

他们三人很相似，都是男生，有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身高、一样用不完的精力。

把我加到这帮人里，就好像明明把胡萝卜丢进了一碗水果色拉里，却希望不会有人注意到它的突兀。

我努力表现得像个正常女孩。我试着不要隐形，试着假装家里一切安好。

但我努力过头了，忘了做出回应。“嘿。”我过了一秒才硬是挤出笑容含糊地说。

康纳和亚当围在里基身旁，而里基就站在他们中间。这证明我是对的：大家都想待在里基身边。

“噢，天哪！你是怎么拿到乔的杯子蛋糕的？”他问。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我忘了自己还拿着蛋糕。我伸出手要把蛋糕递给他。

“你人最好了。”他边说边接过蛋糕，咬了一口。“这太好吃了。但我还是很想吃布丁。”

康纳——就是戴着眼镜的那位——嗤之以鼻。“布丁？里基，真的假的？布丁很恶心。”

里基摇了摇头，有点生气。“巧克力布丁是第四好吃的食物。大家都知道。”他朝青少年聚集的那张桌子看了一眼，“我要去问詹森，看她有没有布丁。”

亚当——脸上有雀斑的那位——摇了摇头。“老兄，冷静点。”他转头看我，眯起眼睛。不知为何，他看起来很眼熟。“莉莉，你是哪里人？”

我的脑袋在那一瞬间一片空白。然后我说：“我住在对街那里。”

不知怎的，我觉得那不是他想听的答案，但他对我略点了一下头（只是下巴轻轻点了一下）。“你是说山丘上的那栋房子？那位女士的房子？”

“她是我外婆。”

康纳的眉毛挑得老高。“那个疯巫婆是你外婆？”

我想告诉他，疯不是一个理性的字，但我觉得口干舌燥。

康纳继续说：“太酷了。我听说……她好像会施咒语和诅咒人。她教过你怎么做吗？你会诅咒人吗？”

我看向里基，等着他为海莫尼辩护，为我辩护。但他只是又咬了一口杯子蛋糕，然后和他朋友一起点头。

亚当说：“才不是呢，她并不是诅咒人，而是帮人治病。我妈妈相信是莉莉的外婆治好了她的气喘，不过我妈妈也相信电视上的灵媒，所以说，谁知道呢？”我知道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眼熟了——我在超市见过他妈妈，他们有一样的红发和雀斑。他妈妈是海莫尼的一个朋友。

康纳没有被说服。“我不知道。那个巫婆很吓人。”

我伸手摸索着脖子上的吊坠，但很快就把手放下了。这么做不再让我感到安全。

“我……”内疚感紧紧钳住我的胃。我本应该为海莫尼辩护，但所有我想说的话都消散在空中。

有那么一瞬间，我不想为她辩护。有一瞬间，我希望她是个正常的外婆，会做布朗尼，而不是腌泡菜；会织围巾，而不是调制奇怪的韩国草药偏方。

里基终于开口了，他满嘴都是食物。“各位，莉莉的外婆才不吓人。她会那样不是她的错。她生病了，所以才会出现幻觉，会怕鬼和老虎之类的东西，是幻觉让她有那些行为的，对吧，莉莉？”

地面变成了一个黑洞——像老虎张开血盆大口——我仿佛正掉入其中，整个人被大口吞噬。

他不该说出来的。

但那还不是最糟的部分。

最糟的是，当我听到里基那么说时，感觉好像那个疾病就是海莫尼的全部。好像那个疾病是她之所以为她的原因。

但海莫尼不是因为生病才做出那些事。她会做出那些事，正是因为她是海莫尼，因为她本身就很神奇。她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现在，就好像她这样是不对的。

海莫尼会买米、松子、药草来施展她神奇的力量。她会准备食物给神灵，她也相信其他人看不见的事物。她住在山丘顶端一间覆满藤蔓的房子里，房子的窗户像眨也不眨的眼睛。

她是潜身于小镇之中的巫婆，像一个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

她不正常。我不正常。

我还以为里基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但他不是。他很恶劣，就跟那些恶劣的男生一样，我还以为我们有机会成为朋友，真是大错特错。

我觉得好像有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我的双眼开始感到灼热。我看着地板，乞求自己别哭出来。

康纳看起来不太自在，来回看着我和里基。“布丁！”他突然脱口而出，“里基，也许你应该去找詹森，看有没有布丁——现在就去。”

“我去拿。”我说，我很感激有借口可以脱身。

我迅速走开。里基在我身后叫我，但我必须远离他们。我走过大厅，经过詹森、萨姆和其他青少年，经过成排的书，走进图书馆后方的员工休息室。

后面很安静，这股寂静让我松了一口气。那张猫咪海报告诉我要坚持下去。

我深呼吸，打开冰箱，拿出一个巧克力布丁。

然后，我停下动作。

这太可笑了。里基对我很恶劣，我也没有为海莫尼挺身而出，没有为自己说话，而现在，我还跑腿帮他拿布丁。

太可悲了。这是典型QAG的行为。

不过，我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念头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不像我会有的想法。然而，当我站在那里盯着布丁看的时候，那个念头在我脑中生了根，又浓又重，宛如泥巴。



31

趁着我还没质疑自己的决定，我抓起那杯巧克力布丁，把自己隐形，然后从员工休息室的后门溜出去，走进雨中。

地面泥泞，认真一联想的话，地面看起来非常像布丁。

我打开封住布丁杯的铝箔纸，小心翼翼只拉开一点点。除非看得非常仔细，否则看不出来布丁已经被打开过了。接着，我把一些布丁倒到地上，再把泥巴舀进布丁杯中。

因为爸爸讲了太多话，却没有好好思考，所以海莫尼喂他吃泥巴。如果里基这么想见识一下诅咒，那就让他被诅咒看看。我把双手悬在布丁杯上，将自己所有的能量灌注到杯中。我觉得自己的举动很可笑，却同时又觉得自己很强大。

我不是软弱、安静的女孩。我会捍卫自己的海莫尼。我很勇敢，而且我相信魔法。

我盯着布丁，心里想着，“对人好一点，里基。开口前先思考”。接着我加上，“还有，希望你肚子痛”。后面那句诅咒是额外的。

我耳边听得见自己慌乱的心跳声，我期望着詹森或乔出现，逮到我，但四周没有半个人，除了……

我抬起头，看到老虎就坐在我面前，她的尾巴在雨中轻轻摇动。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边问边揉掉眼中的雨水。

“怎么？老虎不能喜欢图书馆吗？图书馆正好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盯着她。“你想做什么？”

她耸耸肩，她身上的条纹像海浪般上下起伏。“我只是在观察罢了，就像人类会在动物园观察老虎一样。”

我放低拿着布丁的手。我任凭雨水滴进嘴里，开口道：“海莫尼今天忘记吊坠和萨姆那撮白发的事了。”

“她是忘记了你们还是想起了以前的事？”

我瞪着她，我已经厌倦了猜谜语。

“你必须听到结局……”

“然后会怎样？然后海莫尼就会好起来？然后那些故事就不会再那么可怕了？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

她没有回答。

“我已经受够了每个人都有事瞒着我。我已经受够了大家都表现得好像我不在场，或是我不重要，或是我做不了任何事一样。”

布丁在我手中不断晃动。“我不是隐形的小女孩。我不是QAG。”我迅速转身，朝图书馆的门走回去。

“我看错你了。”老虎说。

我停下脚步，但没转身。我颈后一阵刺痛。

“看来你终究还是有老虎的一面。”

我迅速转身面对她。老虎坐着，注视着我，甩动了一下她的尾巴。

有那么一瞬间，她说的话几乎让我相信了。我觉得自己很强大，觉得自己势不可挡，好像牙齿可以变成锋刃，指甲能化为利爪。仿佛我可以挺身捍卫自己，没有人可以忽视我。

但我并不像那只老虎，她是坏蛋，我是英雄。我能解决所有问题，不管是里基的无礼，还是海莫尼的疾病。我会让一切好转起来，而且我也不会耍人，不会要人们乖乖等待结局，任凭坏事发生。

“我才不是怪物，”我告诉她，“离我远一点。”

她磨着牙齿，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如你所愿。”

然后，她就瞬间消失了。我又独自一人站在雨中，只有那个布丁杯还被紧抓在胸前。

我努力把她甩出脑海，悄悄溜回图书馆里。我靠在门上，心脏怦怦狂跳。

我不会因为她而心烦意乱。我不会质疑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我拧干头发，甩掉雨衣上的水珠，用纸巾擦了擦脸。接着又拿了一张纸巾将布丁杯擦干，抚平封住杯口的铝箔纸。我对自己做出的成果感到惊讶，这个布丁几乎看不出曾被动过手脚。

我从其中一个抽屉里抓起一只塑料勺，朝里基那群人走去。老虎离开了，而我手里还有巧克力泥巴布丁，我感觉比先前好多了。

“你全身都湿透了！”在我给里基布丁杯和勺子时，他大声说。

亚当皱眉。“你没事吧？”

“我只是想透透气。”我说。

里基没听出我语气里的紧绷。

他信任我。

他举起勺子，撕开铝箔纸。他什么也没注意到。

我开始质疑自己的决定。太迟了。也许我不应该加上肚子痛那个部分。

但我没阻止他。我就站着，看着他挖了满满一匙布丁举到嘴边，吞了下去。

那一刻好漫长。

然后他皱起鼻子。“这个布丁不太对劲。”

亚当说：“味道很怪的话就别吃了。”

“等等。”里基说。他又吃了一口，点头证实自己的看法。“对，这个布丁很怪。”

我觉得有点头晕。我得离开现场，但现在离开的话一定会被注意到。

“我觉得里面好像有东西。”里基又吃了一口，摇了摇头。“我不确定是什么……”

康纳从里基手中抢过布丁，自己尝了一口。“很怪，”他说，“确实很怪。”

亚当对着布丁杯皱眉。“如果你们觉得奇怪，那就别吃了。布丁的质地看起来不太对。有可能是大便。”

里基的眼睛睁大了。“我吃了大便？”

我看到图书馆另一头的詹森一脸困惑地看着我们，所有男生很快一起讨论起大便来。

“那只是泥巴！”我脱口而出。

他们全都安静下来，盯着我。我惊慌失措，想要隐形，但他们一直盯着我。

“那只是泥巴，”我说，音量更小了，“泥巴没那么糟。”

他们震惊地眨了眨眼，而里基看着我的表情带着恐惧。“你诅咒我。”他低声说。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转身跑出图书馆，没有看左右来车就飞奔过街道。

图书馆的大门在我身后重重关上。我听到萨姆在叫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头。我不会停下来的。我一次跨过三阶，一直往上跑，往上跑，朝“巫婆”的房子跑去。



32

当我跑进海莫尼的房子时，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而妈妈正在厨房的碗柜中东翻西找。

“你看到米了吗？”她问道，但没有回头。“我敢发誓我们有一大袋米，但我找不到了。我需要弄点东西来垫垫海莫尼的胃……”

萨姆在我进屋后也冲进门来。她跟我一样气喘吁吁，眼睛睁得很大。“你做了什么好事？我是说，有没有搞错？你太让我丢脸了！”

“让你丢脸？别再以为所有事都和你有关！”

妈妈转过身来，她注视着我们，眼眶泛红。我这才发觉她一直在哭。“好了，”她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和萨姆同时开口。

我说：“没事。”

但萨姆说：“莉莉把泥巴放进那个小孩的布丁里。”

“萨姆！”我生气地低声说，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姐妹会守密。姐妹会替对方保守秘密。

妈妈等着我们说出更多细节，但我们都没再说话。“到底怎么了？”妈妈最后终于开口问。

萨姆看向我，咬着嘴唇。“抱歉，那些话就这样说出口了……”她开了口，但妈妈打断她。

“莉莉，萨姆在说什么？什么小孩？”

我瞪着萨姆，希望她可以把刚才那些话吸回肚子里，闭上嘴。

但话已说出来，我也无计可施。“是里基。”我咕哝说。

妈妈顿了一下。她的脸一片惨白。“萨姆，”她说，语气柔和许多，“海莫尼不太舒服。你去拿点你的坚果饼干给她吃吧。我和莉莉需要单独说一下话。”

萨姆想和我对眼神，但我故意不看她。她一把抓起自己的饼干，走进海莫尼的卧室。

她把我留下来面对妈妈。妈妈现在气炸了。

我以前也不是没见过妈妈生气的样子，只是她生气的对象一直都是萨姆。我从来没有造成过什么问题。造成问题的人从来就不是我。

“你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她问，“你是着了什么魔才做出那种事？”

我没回答。我究竟该从何说起？

“不，不用回答了。算了。我很清楚那个泥巴的主意是从哪里来的，别以为我想不到。噢，天哪，我怎么能失败得这么彻底？”

我很讨厌每个人都认为这件事的重点是他们。我才是始作俑者，他们却刻意忽略我。“我看到了不对的事情，所以得做点什么。”

“好，莉莉，但喂你的朋友吃泥巴非常不对。”妈妈呼出了好长一口气，“我知道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我从没想过你会这样宣泄。这听起来像萨姆才会做的事。”

我想告诉她，也许她并没有那么了解萨姆和莉莉，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么了解。照她的理解看来，一直都是萨姆在宣泄不满，而我是隐形

人。

也许不是只有萨姆才可以生气。也许我不想隐形。

“莉莉，我知道你很难过，但这不是你啊。”

只不过……这就是我。

我变了。也许那些星星故事真的改变了我，或者是我自己主动改变的。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改变让我感到激动，却也很害怕。

妈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里基的爸爸才刚给了我一份工作。我今天早上原本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我吸了一口气。“什么？”

“他爸爸……”她叹了口气，“我们之前谈到我在找工作的事，他后来打电话来，说要将埃弗里特造纸厂的会计职位给我。这实在是……能有工作，真让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嗯，这不是重点。”

我现在觉得很抱歉。但我先前不知道，这不是我的错。里基的爸爸也不会因为我做的事就开除妈妈。

“不管怎样，你必须跟那个男生道歉。你知道，对吧？”

加州的那个莉莉会点头，照妈妈的意思去做。但我不再只会听命行事了。没有人可以命令我，连老虎也不行。“但是，妈妈，他刚才对海莫尼很恶劣！你没听到他说的话。他和他的朋友叫她巫婆。他们说她疯了，还说她很吓人。他们那样很坏，相比之下，泥巴没那么糟。”

妈妈把我拉到餐桌旁，跟她一起坐下。她苍白的嘴唇依旧紧抿，脸和脖子也还在发红，但一些怒气从她眼中消退了。“听着，莉莉。我不在现场，但我很肯定自己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这一辈子都是在那些

闲言闲语中长大的。海莫尼很古怪，不寻常，不是每个人都懂她的特别之处。”

我的指甲刮过桌面。“古怪和不寻常又不是坏事。”

她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也知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友善。这确实让人很难受，尤其是现在。但海莫尼不需要你为了她而在别人的布丁里放泥巴。海莫尼需要你陪在她身边，把心力放在她身上。当你做出像那样的事情时，只是把更多精力耗在不了解海莫尼的人身上，而不是用在海莫尼身上。”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我在保护海莫尼。但现在，妈妈让我觉得自己做错事了——好像那么做反而伤害了海莫尼。

我的胃绞成一团，仿佛我吃了自己做的泥巴布丁。“你曾经因为她是你妈妈而觉得丢脸过吗？”我小声地冒出这句话。我的心脏狂跳，几乎和我跟老虎讲话的时候跳得一样快——仿佛问这个问题就跟面对野兽一样可怕。“你曾因为她而觉得难堪吗？在你小的时候？”

“噢，”妈妈的语气变得轻柔，“当然。我觉得每个人有时候都会因为自己的家人而感到难堪。但比起难堪的感觉，我更为她感到骄傲，因为她真的很棒，不是吗？”

我点头，然后想起我和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乔说过的某件事。“乔，就是那位图书馆馆员，他说你和海莫尼以前很亲，”我抠着餐桌上剥落的紫色油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不好的事，莉莉。我们现在还是很亲。”然后，妈妈纠正自己的话，我们都知道那是谎话。“我还是很爱她。”

她的手指轻叩着膝盖。“在我小时候，你海莫尼工作很忙。我们搬来这里后，她接了很多零工。她会找出大家需要帮忙的事，然后想办法去做。

“我也很想帮她，这样我们就能待在一起了。我是她的小助手，跟在她身后帮忙翻译，把所有东西都写成英文。”

我无法想象妈妈跟在海莫尼身后到处跑的样子。我其实完全无法想象她小时候的模样，也很好奇她以前是怎样的小孩——好奇她是否也曾经是QAG。如果她曾是的话，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改变自己的。

妈妈说：“海莫尼在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环境中生存。她总是很忙碌。她是单亲妈妈，因此不得不这么忙。这点让人最难受，因为有时候她就是没有时间可以陪我。”

我不懂为什么海莫尼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自己能被看见的人，但同时她却让妈妈觉得自己如此被忽视。这有可能吗？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做出这两种相反的事情？

“然后呢？”我哑着嗓子说。我很怕接下来会听到的话。

但妈妈摇了摇头。“没什么不好的事，莉莉。没什么神奇或有趣的事，不像她的童话故事。就只是……现实生活而已。我长大了。”

我长大后不想变成这样，我不想和家人渐行渐远或离开家。我曲起双腿，用双手抱住膝盖。

“莉莉，我和海莫尼的关系从来没有结束，只是改变了。”

“我不想事情改变。”我说。

妈妈很专注地看着我，好像她需要我理解这一切。“莉莉，每件事都会改变，这很正常。不过我从未停止爱她，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因为我非常非常爱她，我们都是。我知道海莫尼的病发作时很吓人，但她也爱你。那些短暂的失忆是疾病本身，不是她。”

我想起那些泥巴，感到一阵羞愧。“我让她失望了。”

“我也曾让她失望过，”妈妈轻声说，她的话在雨声中几乎细不可闻，“但我们都尽力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都在尽力做到最好。”



33

妈妈想让我去道歉，但她先给我反省的时间，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再去道歉。

今晚，“**好好思考你要说什么**”。今晚，“**好好睡一觉，好好休息**”。

这应该不难做到，因为夜晚降临时我已经筋疲力尽。

萨姆在楼上等着我。

她盘腿坐在床上，耳朵被头戴式耳机罩住。她一看到我就扯下耳机。“我不是故意要告密的。”

我从她身边走过，重重地坐到床上。

“但你也得承认，”她说，“那太疯狂了。你怎么会做出那种事？”

我闭上眼睛。晚点我还得去见老虎，但此时此刻，我的床温暖又舒适。

“莉莉？”萨姆在她的床上，朝我倾身，坚持要跟我说话。她的声音传达出的情绪带着恐慌。“你到底怎么了？回答我啊。我已经说我很抱歉了，你为什么不回话？”

我假装自己是萨姆，耳机紧紧贴着我的耳朵。我假装自己是萨姆，盯着发亮的屏幕，无视周遭的世界。我假装自己是萨姆，我不会回复任何一句话。

如果我不相信她会帮我守密，我就什么也不会告诉她。

我在床上蜷成一团，把毯子拉起来盖过头。

很久很久以前，当老虎像人类一样行走时，有两个姐妹……

萨姆猛然吐出一口气。“你真的要跟我冷战？”

这两个姐妹爱着彼此胜过爱任何事物。胜过年糕，胜过大地，胜过星星。

“你知道，”她继续说，“又不是说泥巴真的能让人脚踏实地。这世上没有魔法，真的没有。我们都得长大。我们不能一直相信这种东西。”

在毯子下，我盯着被子上那些小洞。那些洞看起来就像星星，我对着其中一颗星星许愿，我希望萨姆别再讲下去了。

但她没有停下来。萨姆滔滔不绝地说着，不管我有多努力地许愿，她都不住嘴。

她说：“你以为所有事都是绕着你打转吗？你以为你是唯一难过的人吗？这一切都讨厌死了。我讨厌这里。我讨厌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海莫尼忘记她自己的人生、忘记我们，而且我们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掉。”萨姆连珠炮弹般地说着。她深吸一口气。“但无论如何，我只想这一切快画上句点。我想要这一切快点结束。”

她的话让整个房间的温度下降了一万摄氏度。

我的心跳乱了节奏，我一把掀开被子。“把话收回去。”我说，“老天会保佑我们的。”

她的声音刺耳，像碎玻璃。“我再也不相信那种东西了。”

“但你得相信啊。你怎么能说出那种话？”

她没有回答。她吞了吞口水，看起来一脸犹豫，好像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但她耸耸肩，转过头，把自己埋进毯子中。

我躺在床上动也不动，用力地呼吸，感觉等了好几个小时才等到萨姆睡着。

等到萨姆开始打呼噜，睡稳之后，我就偷偷溜下楼，打算把第三个星星玻璃罐拿去给老虎。萨姆也许不相信，但我相信。

我推开地下室的门，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走下去，却只看到空荡荡的房间。

老虎不在那里。

光线从窄窗透进来。眼前只有一个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面放着一堆老旧的箱子。

“哈罗？”我低声说，但这里什么也没有。今晚魔法无影无踪。

老虎之前说过，我们已经快没时间帮助海莫尼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老虎却不见踪影，但我马上就想起来了。

我叫老虎离我远一点，而她回答“如你所愿”。

只不过我的意思不是“别再来找我”啊。现在她不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收回这个愿望。



34

我醒来时感觉担忧郁积在我胸口，沉重得有如一只老虎。

昨晚我在地下室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老虎没有现身，我内心也没有感觉到那股拉力——以前老虎在等我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股山雨欲来的焦虑。

如果老虎因为我说的话而生气了——如果是因为我希望她滚开，她就再也不来地下室——那么我就得去别的地方找她。我必须在更多后果发生之前把老虎找回来，让她说完故事。要赶在最糟的后果发生之前。

我几乎整个早上都心烦意乱。吃完早餐后，妈妈叫我去换衣服。该去道歉了。

“你道歉之后就会感觉好一点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八成是对的，但我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刷了五分钟的牙，绑好头发后又拆掉重绑一次。

我不是不想道歉，只是觉得不一定要现在去。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好好思考。我在下楼前折了一小段艾草，将它塞进口袋。艾草虽然没办法保护我远离老虎，但也许能保护我免于尴尬的对话。

然后我从梳妆台上拿起那顶迷彩高帽。我得把它还给里基。

我紧抓着帽子，努力不去理会心里涌起的悲伤。感觉就像有什么事情改变了，而我再也回不去了。

妈妈把我推进车内，载我到里基家。

“你必须现在就去道歉，莉莉。”她说，“如果一直拖下去，就永远不会去做了。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可怕，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没有回答，心不在焉地拨弄口袋里的艾草，用摩挲艾草发出的沙沙声安抚自己。

妈妈瞥了我一眼。“那是什么声音？”

我愣住了。我不太确定妈妈对艾草会有什么意见，但根据她对海莫尼大部分东西的反应……她对艾草的想法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没什么。”

她眯起眼睛。“莉莉，给我看你口袋里是什么东西。”

为了隐瞒艾草而吵架不值得，所以我把它拿了出来，平放在手掌心。

她皱起眉头。“那是艾草吗？”

“是啊。”

妈妈回过头去，继续看着前面的路。她一边开车，一边叹气：“我想这是从海莫尼那里拿的吧？”

她的语气让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我仍说：“对。”

“那是海莫尼正在接受的草药疗法用的。艾草能减轻她恶心的症状，但有些人认为艾草会引发逼真的噩梦。当然了，艾草的效用没有经过实证，不过也不危险。这你不需要担心。”

“噢。”我看着手掌上干枯的艾草。我没有做什么奇怪的梦，除非那只老虎只是个梦……

不对。那只老虎是真的。我知道她是真的。

“我没事。”我告诉她，“海莫尼说这是用作保护的。”

妈妈噘起嘴，那是她决定不再追究下去的表情。“好，只是要小心，别吃掉它什么的。”她说。接着，她说：“我们到了。”

妈妈停好车，我们走过华丽的灌木丛，按了华丽的门铃，接着，里基穿着华丽的爸爸前来应门。

“琼，”他说，“很高兴又见面了。”

妈妈苦笑了一下。

我非常、非常不想和里基的爸爸说任何话，但遇到问题时就得解决才行，尤其当那个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时候。“别怪我妈妈，”我跟他讲，“她是一个好员工，而且她不会做任何……奇怪的事情。”

妈妈看起来好像不知道该拥抱我，还是该躲到那株兔子造型的灌木丛后面。

里基的爸爸露出微笑。“我明白。我知道有一个奇怪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我不确定要怎么回应他这句话，但就当 I 成功说服他了。

“提到奇怪的孩子，”他说，接着回头朝屋内大喊，“里基，带你的朋友去那间‘密室’吧。”

密室？怎么听起来有点像要杀人？但里基出现时，看起来有些难堪。他戴着纯黑的棒球帽，这是我看他戴过的最正常的一顶帽子。

他迟疑地朝我挥了挥手，接着带我走进那间蓝色色调的客厅。这间基本上和红色的那间一样，只是低了几摄氏度。我身体一阵哆嗦。

里基坐到沙发上，我也在沙发的另一端坐下。沙发坐垫凹凸不平又很硬，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应该把肩膀向后挺，用恰当的姿势坐好。

“这是你的帽子。”我说，将高帽递给他。

他接过帽子，不过视线没有与我交会。他把帽子放在我们中间。“谢了。”

里基用脚指头戳着地毯，抬头望望天花板，又低头看看地板——虽然根本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看。

我清了好几次喉咙。

再也没有比被父母逼着与别人互动更尴尬的事了。如果我自己来道歉就还好，但现在这样真的很奇怪。

如果沉默等级是从“尴尬的沉默”到“忙碌的沉默”，那么眼前这种沉默已经到了“尴尬得让人想消失”的等级。

我逼自己开口。“泥巴的事我很抱歉。”

里基吐了一口气。“我也很抱歉，很抱歉我们说了关于你外婆的那些话。我是说，你的哈蒙尼。”

我对他眨了眨眼，一脸困惑。

“我想让你觉得更自在，所以才用韩文，”他解释，“但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了。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呢？”

“噢，”我说，“是海——莫——尼，不是哈蒙尼。不过，你想怎么叫她都可以。”

我没料到他也会道歉，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吞了吞口水。“我为评论了你的文化和无法接纳其他信仰而道歉。是我创造了一个不友善的环境，而且……”他皱起眉头，好像在努力回忆台词。然后，他叹了口气，哭丧着脸看着我。“我真的很抱歉。我和我的朋友有时候表现得很差劲。我知道我爸爸是这么想的，我很确定我的老师也是这么想的，还有，你也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我咬着嘴唇。刚才里基的爸爸看起来比在超市的时候友善多了，但里基会这么想仍然很让人难过。

他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下去。“但我们真的觉得你的海蒙尼很酷。镇上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我真的很难过她生病了，我也很后悔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她生病了。有时候，就算我的脑袋知道我不该再讲下去，但嘴巴还是会一直讲个不停。”

我忍不住露出微笑。“谢谢你。”我说。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想听到这番话。里基并不认为海莫尼很怪或很可怕，这也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不觉得你很差劲，我也不应该给你吃泥巴。”我是真心这么说的，但假如海莫尼的泥巴诅咒是真的，对里基来说可能也没那么糟。

他耸耸肩。“泥巴含有维生素，我猜，我还吃过更糟的。”

“噢。”

“我吃过一只虫，”他说，“不过只有一次而已。还有一次，我吃了一颗绝对不是葡萄干巧克力的葡萄干巧克力。我还是不确定那……嗯，无所谓了。”

我等着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他很认真。我忍着不笑出来。“但我还是很抱歉。我以前不是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人。”然后我纠正自

己：“或者该说，其实我就是那样的人？但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做出那种事。”

“没关系，”他说，“我们就别再互相道歉了。道歉好尴尬。”

我拉了拉自己的一根辫子。“你朋友讨厌我吗？”

他大笑。“他们觉得你超酷。他们一直叫你‘小女巫’，但没有不好的意思噢。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人都值得认识一下。”

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正盯着我看，但他很快移开目光。他的脸颊发红。

在那当下，我终于不觉得自己像个隐形女孩。

但我也也不想因为把泥巴放进某人的布丁里而恶名昭彰。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可能不当隐形人，而是当个好人？

“我在学校会因为这件事出名吗？”我问。

他歪着头想了一下。“嗯，会啊。但发生下一件大事之后就不会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补了一句：“我觉得你很棒，你在为帮助你的海莫尼而努力。”他还是说错了，说得像“海尔蒙尼”，不过他在努力了，我对此很感激。

他盯着自己的脚，开口说：“我真希望自己曾为我妈妈多做些什么。”

噢，他那“以前”会烤面包的妈妈。在这之前，我以为自己忽视这件事会让他好过一点。但现在，我觉得谈一谈可能会有帮助。“我很抱歉。她是不是……”

“她没死，但她离开了，是去年离开的。我们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

我思索着这样是不是反倒更糟糕。如果爸爸只是离开了，我会感觉比较好还是更糟呢？如果他没有发生车祸，就只是一路开下去，永远不回头呢？我不应该这样想，但我忍不住。这样想很奇怪，但如果我过的是里基的人生，我会成为怎样不同的人？在另一个不同的人生中，我会改变多少——又有多少会和现在一样？

里基继续说下去：“但我觉得，假如我当初能多做点什么让她想留下来，她就会留下来了。她是全职妈妈，她总是在教我做功课和照顾我。只是过去这几年，我在学校的表现开始变好了，所以不太需要她教我，我们也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常相处了，也许她就因此觉得我没有她也没关系。”

“噢，我真的很抱歉。”突然间，他故意搞砸语言艺术科的考试和不好好上家教课的行为都说得通了。

他耸了耸肩。“你不必感到抱歉。每个人都说抱歉，但那一点用也没有，因为这又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解决不了。”

“嗯，我知道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必须离开才行。这是他们的天性，我想我们没办法阻止。”我想到老虎妈妈与老虎女儿，想到妈妈和萨姆，也想起海莫尼。我怕我开口时声音会颤抖，但我还是说：“有时候，无论 you 有多希望人们能留下来，但你就是得放手让他们走。”

里基看起来很伤心，但他还是给了我一个真诚的微笑。“我以前从来没有朋友懂这个道理。”

“我也是，”我告诉他，“明白这个道理会很有帮助的。”

延续“这个道理”的精神，我问：“你曾经有没有觉得一部分的自己正以一种你不太了解的方式发生改变？”

他做了个鬼脸，我才惊恐地发觉刚才那番话听起来很像在谈青春期。我立刻澄清：“不是……算了。我的意思是，你不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搞清楚自己是谁，却不晓得该怎么做……也很害怕自己会不喜欢最后找到的答案。”

他清了清喉咙。“嗯，这个问题好深奥。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现在就需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三十岁，出现中年危机的时候才需要吧。”

“也是。”我回应，我感到一阵尴尬。我的话肯定听起来很奇怪。

他耸耸肩。“但是，我不确定，那听起来有点像漫画书里会发生的事。英雄原本只是普通人，直到这世界突然需要他们。他们拥有某些超能力和酷炫的英雄装，但在这些外表之下，他们还在努力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们还是会害怕。”

一绺头发从我的辫子中松脱，我把它塞到耳后。“那然后呢？他们会怎么做？”

他耸耸肩。“就算没做好准备，他们还是会去拯救世界。一路上他们会变得更强，渐渐了解自己是谁。”

我点点头。就连超级英雄都没能搞清楚自己是谁，这点令人感到欣慰。但就算还没搞清楚，他们当然还是能去拯救世界。他们可是超级英雄啊。

“我想这就是理解自己是谁的方法，”里基说，“人会做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勇敢的事情，而当你做那些不像你会做的事情时，就会发现自己是谁。这样说有道理吗？”

“也许。”我说。

他咧嘴一笑。“嗯，反正这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你也知道，我们还不用担心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我们只需要担心我们的布丁里有什么。”

我笑了出来。在我焦虑了这么久之后，能够待在一个不害怕且相信好事会发生的人身边真好。

“等等，”我说，“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假想的老虎陷阱没用，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扬起眉毛。“了解。我知道你不接受用生肉，但先听我说完……”

“噢，天哪。”我说，强忍着笑。

他继续说下去：“理论上，没错，生肉过了几个小时就会开始发臭。而且理论上，没错，生肉有可能会吸引你不想引来的、不是老虎的生物，比如老鼠或浣熊之类的生物。这些都是很有力的论点。但为了正确重建一个假想的老虎陷阱，用生肉值得吗？我是说，也许值得呢？应该值得吧。对，没错，我认为值得。”

不幸的是，我已经试过用星星玻璃罐当诱饵了。“我不觉得诱饵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他眯起眼睛。“你知道吗？这件假想的事情越来越可疑了。如果真的有老虎，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知道的，朋友可不会让朋友错过遇到老虎的机会。”

“哈，没错。但老虎不是真的。抱歉。”我微笑。他失望地叹了口气。

“好吧，我想你可以试着把陷阱设在别的地方。因为——我没有恶意——但不太可能会有老虎就这样……晃进你家的地下室。我曾祖父以前参加的那些狩猎远征活动都是去西伯利亚的荒野，因为那里才是老虎喜欢待的地方。”

我一边点着头一边思考。

“不是说你应该去西伯利亚，当然不是，”他说，“但如果你要去的话，一定要带我一起去。”

我咧嘴一笑。“好，我会的。我保证。”

他笑容灿烂。“我们会有好多好多冒险，超级老虎女孩。”



35

老虎还是不在。

我大半夜站在地下室，但地下室依旧空空如也。“你到底在哪儿？”我生气地低声说。

我没得到任何回应。

我手里拿着最后一个星星玻璃罐，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差一点就要成功了，但没有老虎的帮忙，我就无法拯救海莫尼，而我现在到处都找不到老虎。

故事不该这样结束的——不该在英雄就要扭转局面的前一刻结束。

这不公平。

我仔细想了一下里基说过的话，他说要主动去老虎会在的地方，但会是哪里？那只老虎确实就这样走进我家。她还会去哪里啊？

我灰心丧气地离开地下室，蹑手蹑脚地走过厕所。这时，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那声音像隆隆的雷声。

我推开厕所的门，看到了海莫尼。她又吐了。她冲了马桶，放下马桶盖，坐到了上面。

“过来我这边。”她说。我照做了，我把星星玻璃罐放在地上，坐到了她旁边的浴缸上。

“我听说泥巴的事了。”她一边说，一边用一团卫生纸轻轻擦拭嘴唇。

我摇摇头，我已经决定把整个泥巴事件抛诸脑后。“我已经跟里基道歉了。没事了。”

她叹了口气。“你就像个迷你版的我。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但我想要变得像你一样。”

她用米纸般苍白的手把卫生纸揉成一团。“海莫尼有时会犯错。我的人生不太好，不要走我的路。你的人生要更好才行。”

“但是……”

“不，不行，”她打断我，“莉莉，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一个小村庄里长大，非常穷。我们没有钱，没有食物。我妈妈在我小时候就离开了我们的国家，等到我有能力了，我就来这里找她，但我没找到。这是个哀伤的故事，小艾吉。”

我轻轻地从她手中抽走那团卫生纸，丢进垃圾桶。“所以你才从老虎那里偷东西，所以你才把自己的故事藏起来，因为你只要想到它们就会伤心。”

她低头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掌心。她的双手如此纤细，如此脆弱。她体重掉了好多，已经皮包骨了。

“莉莉，我只要讲起我的故事就会很难过。我们家有很多故事都很悲伤。而且不只这样，很多韩国人的故事都很悲伤。很久很久以前，日本人和美国人做了伤害我们国家的事。但我不想让你听令人难过又生气的故事。我不想把那些负面情绪带给你。”

听着她这么说，我发觉这世界上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了。有这么多关于我们的历史、关于我的事我不知情。但我会去了解的。

因为，虽然老虎说的故事让我心烦意乱，我还是很高兴能听到那些故事。那些故事让我觉得世界好宽广，我也因此感到满足。好像我可以听见星星的声音，能够倾听它们的故事。

这样说来，也许海莫尼错了，她不应该隐藏悲伤的故事。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她的看法会是错的。“但是，海莫尼，也许隐瞒那些故事才是不好的。因为就算你不说，那些事已经发生过了。隐藏起来也无法抹除过去——你只是把它们尘封起来而已。”

她揉了揉我的肩膀。“我觉得，最好还是忘掉。”

“不，海莫尼，我想听你的故事。如果你不告诉我星星的故事，还有你是怎么找到老虎的洞穴……”我停下来，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等等，你是怎么找到那些老虎的？你怎么知道要去找……怎么知道那些老虎喜欢待在哪里？”

“我去它们保管故事的地方，去山顶上。”

我吐出一口热气。西伯利亚，山顶上，这些信息都帮不上忙。

我把身子向她挪近，内心很着急。“那只老虎来找我了，海莫尼。她说如果我释放所有的故事，如果我打开所有星星玻璃罐的话，你就会好起来。”

她皱起眉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星星玻璃罐’？”

“这个。”我跳起来，把玻璃罐从地上拿起来给她看。“你从老虎那里偷走星星后，就把星星放到了这个玻璃罐里。”

她摇了摇头，眯起眼睛。她的神情像是她的记忆中有东西遗失了，而她无法找回。“不，小不点。我想我是在这里买到这些罐子的，从跳蚤市场买的。”

“跳蚤市场？”我眨了眨眼，想要听懂她说的话。“你是说跳蚤市场？你在跳蚤市场找到的这些罐子？在阳光镇的跳蚤市场？”

她点头。“对，对，跳蚤市场。在海边的那一个。”

“不。”我说。我抓着星星玻璃罐，将它拿到她面前，好像这样可以逼她想起来。“这些玻璃罐是从韩国带来的，你在里面藏了有魔力的星星故事，然后又把罐子藏到了纸箱里。所以你才会那么担心，不敢移动那些箱子……因为这些玻璃罐有魔力。”

“每样东西都有一点魔力，”海莫尼缓缓地说，“不过这些只是普通的玻璃罐而已。”

我摇了摇头。也许她现在又暂时失忆了，因为这完全说不通。“这些星星玻璃罐有魔力，一定有的。”

“莉莉小甜心。”她喃喃说道。她的双眼清澈明亮，不像她失忆时看起来那样涣散。但我懂，我不懂怎么可能会这样。

“我把前两个玻璃罐打开了，老虎也跟我讲了故事，”我说，“现在只剩一个了，等我听到结局，你就会好转了。我可以救你。”

“哎呀。”她握住我的手，抚摸着我的手掌上的生命线。她总是这么做。“莉莉小甜心，我不需要谁来救我。我不再害怕了。”

“但这个方法会有效的。那只老虎说……”

“老虎很狡猾，老虎说的事未必是我们想要的。”

我摇摇头，我不想听她用这种含糊不清、打哑谜的方式讲话，跟老虎一样。我想要她把我说的话听进去。“你没有听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我必须这么做。你得好起来才行。”

她的眼睛深邃而幽暗。“不，你别再说了。你仔细听，这就是结局，莉莉，我的时候到了。”

“但是，你不能就这样放弃啊！”我从她手中猛然抽回我的手。她不能一边讲着这么可怕的事，还一边假装安慰我。

她低头。“在我还小、还很想念妈妈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她很残忍。她离开了我。我以前好生气啊，但我现在懂了。有时候，就算不想，还是必须离开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你知道时候到了。”

“但时候还没到啊！”我的声音变得嘶哑，但我依旧大喊着，“你要继续撑下去！你应该坚强才对啊。”

海莫尼皱眉，好像我们的对话让她的身体感到痛苦。“我已经撑太久了。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我紧紧闭上眼睛，用力到甚至在眼皮上看见星星一颗颗迸发。“但我这么努力，我就快成功了。这一切一定要有意义才行，一定要有快乐的结局……”

“去睡觉吧，小不点，”她轻声说道，“别再这么做了。”



36

我手中握着蓝色的小玻璃罐，上楼朝阁楼上的房间走去。玻璃罐很沉，跟我的心情一样。

我一直都很勇敢。我一直都很坚强。

结果全都是白费力气吗？老虎消失了，海莫尼也完了。

如果她早就放弃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

“你在哪里？”我走到楼梯顶端时轻声问道。

萨姆今晚又偷偷溜出去了。少了她的呼噜声，整个房间显得很安静。少了老虎，屋子感觉更空旷了。

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我把床底下两个空的星星玻璃罐拿出来，将三个罐子全抱在怀中。我的心脏在胸口怦怦跳动。我四周的墙壁似乎也砰砰作响——那是种带着怒气的重击，好像整栋房子都对海莫尼感到很恼火。

“我把这些罐子带来给你了，”我大声呼唤着消失的老虎，“你说你会帮忙的。”

除了那个重击声之外，房间里依然一片寂静。我好生气。

我更大声地喊道：“你怎么能消失？你怎么能就这样丢下我一个人？”

四周的重击声变得越来越大声，现在声音是从窗户那边传来的。我转身，以为能见到老虎——结果却是萨姆。她的头突然出现在窗外。她撑起自己，翻进房内。她满脸通红，气喘吁吁的。

我这才发觉那个砰砰声是她造成的，那是她沿着绳索爬上来时的声音。

她甩下背包，把它丢到地板上。背包没有拉好，有个塑料袋从里面滑了出来。袋子看起来好像装满了米，但在月光下我没办法确定。

萨姆努力让呼吸平缓下来。“我跟你说过，我只是出去一下。我没有要丢下你。”

“我刚才不是在跟你说话。”我说。

她眯起眼睛，歪了一下头，盯着我怀里的玻璃罐。“你是从哪里找到那些花瓶的？”

“这不是花瓶，是……”

她挑起眉毛，看着我，好像我是有史以来最古怪的小孩一样。

“算了。”说实在的，她怎么敢现在进来房里？她怎么敢耸个肩，一脸无所谓地看着那些玻璃罐？她怎么敢在我那么在乎的时候，表现得那么漫不经心？

我完全没打算要这么做。我其实没有想清楚。但是……

我拿起绿色玻璃罐，丢了出去。罐子撞在墙上，被砸得粉碎。

萨姆尖叫道：“你在做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把罐子打破让我感觉很好。

这一切都让我难以承受——那些希望、恐惧和力量，那些故事、后果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把那些都压抑在心里，我真的承受不了。

我举起那个细长的罐子，砸向墙壁。看它同样被摔得粉碎，我内心感到又轻松了一点。

“住手，”萨姆大喊，“住手。”

“我努力想帮她！”有人大喊道。她的声音太大了——然后我才意识到那个人就是我，不过听起来很不像我的声音。

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我着了魔，或被诅咒了。

我就像雷与闪电一样，我失控了。

只剩下蓝色的小玻璃罐——那是最后一个了。那个还装着最后一个故事的玻璃罐。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是海莫尼最后的机会。

我得在为时已晚之前把它交给老虎。只不过问题在于……假如……已经太迟了呢？

而且，假如这一切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意义呢？假如那些不可能的事——会说话的老虎、收藏星星、拯救海莫尼——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呢？

也许这一切终究只是艾草引发的梦境，或是压力造成的心理反应。也许玻璃罐就只是玻璃罐。也许是我太希望一切都好起来，才会编出这些事情。

我扔出最后一个星星玻璃罐。

它也彻底碎了。



37

之前，在五年级的天文课上，我们学到了恒星、星系和黑洞。但我最爱的是超新星——爆炸的恒星，它的规模大到超乎想象。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强大力量，就像太阳在将自己吞噬殆尽。

现在，我在这里创造出自己的超新星。在墙上摔得粉碎的蓝色玻璃罐仿佛成了超新星。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那些恐惧、那些愤怒、那些失去的希望……

有人抓住我的手臂。我抬头，看见妈妈。虽然她的双眼流露出恐惧，但她的手臂却环住我，将我紧抱怀中，让我不至于崩溃。

萨姆脸色苍白，她的背紧紧抵着墙。我很想知道当她看着我时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不再是QAG了，那我看起来会是什么模样？也许是个疯狂的女孩。半人半虎的女孩。

雷与闪电消失了，只有雨还在下。我喘不过气。“我只是想要帮忙，我想要相信。”

妈妈紧紧抱住我，但我试图把她推开。她把我抱得更紧，我就更用力地挣扎——后来我不再试着推开她了，就让她抱着我。

“没事了。”她说。

脚步声沿着楼梯咚咚咚地离我们越来越近，海莫尼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看起来很苍白，人憔悴得像干枯的艾草。她的身子摇摇晃晃，没有办法站稳。

“女孩们。”她轻声说道。

然后她倒了下去。



38

“萨姆，”妈妈厉声喊道，“手机！”

萨姆在口袋里胡乱摸索，将手机递给妈妈时双手还在颤抖。接着她跪在海莫尼身旁。

我站在一旁，盯着海莫尼的身躯，看着萨姆检查她的脉搏。

我觉得难以呼吸。我现在知道了，让一切分崩离析的并不是大爆炸本身，而是紧接其后的那一片寂静。那种感觉并不是撕心裂肺的悲恸，不完全是。

那种感觉更像是心在逐渐崩溃。好像我还在努力让自己的心保持完整，但我握得越紧，它崩裂得越快。

不断碎裂……碎裂……直到只剩下那些小小的碎片，我再也无法拼回一颗完整的心。

我交叉双臂抱住自己。妈妈正在叫救护车。她大声念出海莫尼家的地址，接着说：“对、对、对，拜托，拜托了。”她讲话时声音急促。一挂掉电话，她就跪到地上，把手机丢到一旁，整个人扑到海莫尼身上。她喃喃说着什么，但我听不清楚。

我缓缓靠过去，想听她在说什么——却又很怕自己靠得太近。萨姆抬头看我，妈妈说的字句模糊成一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让海莫尼那么焦虑不安。海莫尼可以有软弱、想放弃的时候，但我应该一直很坚强才对。

不久，医护人员抵达，他们迅速将海莫尼抬上担架，搬出阁楼，离开屋子，沿着无止境的阶梯往下走。我和萨姆跟着妈妈走到客厅，但她把我们拦下了。

“在这里等着，”她对萨姆说，“看好你妹妹。”

接着她跑出去，追在海莫尼身后——她们两人都离开了，被一闪一闪的警示灯和警笛载走。

留我和萨姆在一片寂静之中。

我们用手臂抱住自己，静静站着，盯着窗外空荡荡的街道。

“我们的家碎了。”萨姆说。

“是我打破的。”我没说出口。

“她会没事吧？”我反而这么问。

雨水打在窗户上。

萨姆终于开口时，眼中泛起一丝像星星般闪烁的泪光。“假如这是我的错呢？”

“什么意思？”打破玻璃罐的人又不是她。

“我说了我希望她早点死掉。我没有请老天保佑她。”她的胸口一阵剧烈起伏，“但我不是真心的，我很努力地想收回那句话。我一直在晚上撒米，因为海莫尼说那样做可以保护我们，但撒米也没有用啊。”

我的心揪紧了。那些米——萨姆背包里的米和撒在地上的米——现在都说得通了。所以她晚上就是在做这些事。萨姆依然相信，即使她曾想拒绝相信。

她也怀抱着希望，我却没有意识到。

“不是，”我低声说，“那不是你的错。”

她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我们应该跟去，对吧？应该跟着她们去医院？”

但跟着她们去医院似乎就是在承认……这就是结局了。“妈妈叫我们待在这里。”我说。

萨姆不理我。“我来打给詹森，她会载我们去。”

“詹森？”我问，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詹森确实人很好，但她几乎不认识我们啊，而且现在是大半夜。

萨姆打了电话，但被转接到语音信箱，于是她挂断。“她应该还在开车。她开车的时候不会看手机。”

“詹森为什么会在开车？她应该是在睡觉。”

“她刚刚还在帮我撒米，”萨姆说，“她一直都在帮我。”

“噢。”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萨姆望向窗外，看着雨。“莉莉，我想我得开车了，对吧？”

“如果你害怕的话，就不要开车。”我说，“但如果你准备好了……对，我想我们应该去找她。”

我知道萨姆跟我一样害怕。但我也知道她终究会鼓起勇气，因为她是她姐姐。

萨姆吞了吞口水。“你准备好了吗？”

我点头。

萨姆从厨房流理台上抓起妈妈的车钥匙。我猛然推开前门，暴风雨在我们面前一阵呼啸。

然后我们跑下阶梯。一直往下，一起往下。



39

大雨持续下着，我们几乎看不到路面。

萨姆开得很慢。她身体往前倾，手紧抓着方向盘，眯起眼睛看着前方的道路。

我们龟速前进，直到萨姆开始发抖。她把车靠到路边，停了下来。

我们还没有开出很远。我们才到图书馆正前方，刚开出海莫尼家的车道。

“怎么了？”我问。

她还在发抖。“我知道妈妈对我不开车这一点很生气，但每一次我坐上车，我就会想到爸爸。”

我们得去医院，而且要尽快。但萨姆不想开车，我也不会逼她开。

萨姆用我几乎听不见的音量轻声说：“我没办法再经历这种事了。大家老是说离开的人会活在记忆中，但我们没办法记得所有事情。而如果我们没办法保留那些记忆，那就结束了。你爱的那个人就消失了。”

当关于某个人的回忆都消逝后，那个人还剩下什么？如果海莫尼和爸爸的故事从我的回忆中淡去，如果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些故事，海莫尼和爸爸还会存在于我心里吗？“我不记得爸爸了。”我跟她说。

“那不是你的错。是我不该忘记，因为我当时够大了，我应该记得他的。”她发着抖，吸了一口气，“爸爸死后，我列了一张清单，每天晚

上我都会背诵清单上的内容。就是那些关于他的小事情，你懂吗？”

“像是他常把指节折得咔咔响。每次吃泡菜，他都会眼眶泛泪，却还是坚持要吃。他每晚睡前都会为我们朗读他最爱的绘本，就算我已经长大，已经过了听那些故事的年纪。”

英语世界中家喻户晓的儿童图画书。——编者注

我盯着她。她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想起了什么，就像心里有只老虎抬起了头。我记得爸爸曾念书给我们听——他读着《要是你给老鼠吃饼干》、《野兽国》和《晚安，月亮》^①。

我能听见他念故事里的一字一句，他的声音就在我脑中某处回荡。爸爸在那里，他几乎就在那里。

“我好怕我会忘记。”萨姆说，她的声音变得嘶哑，“但我一定已经忘了一些事了。我知道我忘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跟我分享那张清单？”也许我原本可以透过萨姆认识爸爸。我可以帮助萨姆记住他。

接着，萨姆，我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姐姐，我那伶牙俐齿的姐姐，哭了起来。一开始她只是静静地哭，眼泪缓缓地淌下。接着，她的泪水决堤了。“我不想分享。就好像，如果我跟你说了所有有关爸爸的故事，它们就消失了。它们就不再属于我了。”

“故事不属于任何人啊，”我说，“它们原本就该被说出来。”

也许讲出故事和诉说真相是很可怕的事，但我宁愿面对这些故事也不愿逃避。

我吸了口气。现在换我说可怕的事了。“我之前看到了一只老虎，她对我说话，还说她可以治好海莫尼。我之前真的相信魔法存在，但现在，我好怕魔法不是真的。也许是我太希望海莫尼能好起来了，这一切可能就像你说的，只是应对压力的心理反应产生的幻觉而已。我以为我可以当英雄，可以不用再当QAG了。”

萨姆抹掉脸上黑色的脏污。“QAG.....那句话很愚蠢。我不该把那种刻板印象套在你身上。我也不该说那只老虎不是真的。也许我错了。也许，老虎确实以某种形式存在。我想相信这点，也许我们都必须相信。”

她眼中闪着泪光。“这就是我一直很欣赏你的地方，你不会放弃相信魔法。我也不该要你放弃。”

我望向风挡玻璃外。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到现在，希望是什么？萨姆无法在雨中开车，我们被困在这里。海莫尼奄奄一息，而我们到不了她身边。

“莉莉，”萨姆说，“还记得你曾问过我关于那个老虎的故事吗？你问我，我会不会逃跑？”

我闭上眼，点了点头。

“我想让你知道，当我们逃不了时，当你必须挺身面对的时候——我都会在。我会支持你。”

我忽然有种满足的感觉。我们是太阳和月亮，我们准备好鼓起勇气了。有时候，去相信就是最勇敢的事。

但这些都没有意义。萨姆还是无法在雨中开车，我们被困在这里。海莫尼奄奄一息，而我们到不了她身边。

没错，我们陷入困境了，但接着，一段记忆浮现在我脑海中。

我有点子了。



40

里基说要去老虎喜欢的地方。海莫尼也说过，她去过老虎收藏故事的地方。

而我在做泥巴布丁时，老虎说图书馆是她最爱的地方。

图书馆，故事的家。

“你在这里等我。”我跟萨姆说。接着我冲出车外，跑向图书馆。

大门锁着。现在是大半夜，当然会锁着。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不会在这种紧要关头放弃。

我试图打开图书馆的一扇窗户，但打不开。正当我觉得无助的时候，我回想起妈妈在海莫尼家门外做的事。

成功机会不大，我很清楚，但我还是敲了敲窗框的一侧，手沿着窗台摸索，接着用拳头用力捶玻璃正下方。

我屏住呼吸，心里想着“拜托”。接着，我用力一推。

有如奇迹般，窗户打开了。

萨姆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转身，看到她站在我身后。“我跟你说过在车里等啊。”我说。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你在开玩笑吗？你要闯进图书馆里，我却应该在车里等？”

“拜托，我只是……我得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不会花太多时间的。”

她缓缓摇了摇头。“如果你要闯进某栋建筑，而我却只是袖手旁观，那我就是史上最烂的姐姐……”

我向前倾身，紧紧抱住她。她吓了一跳，没再说下去。“你是最棒的姐姐。但我需要你在车里等，随时准备好出发。就相信我吧。”

她的手拂过头发。“我的天。好，好，好吧。我会在你要逃跑时为你驾驶，就算你很清楚我没办法在雨中开车。”

“谢谢你。”我说，然后撑起身体翻过窗户，跌进图书馆里。

“拜托，你要在这里啊。”我进到室内后低声说。

馆内很暗，但我是小艾吉，我是太阳，黑暗再也吓不到我了。

我左弯右拐，穿过一排排的书架。“哈罗？”

我的胸口一紧。我还以为老虎会在这里。我那么有把握。然而，图书馆里一片寂静。

“哈罗！”我再次呼喊。我受不了这股死寂，我将最靠近我的书架上的所有书一扫而下，书本砸到地上。“求求你出来吧！我需要你帮忙！”

“好啊，行。”是她的声音。我转身，看到我的老虎躺在角落。她把头枕在脚掌上。

“你出现了。”我轻声说，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觉得自己很可笑。她可是一头骇人的野兽，但见到她的感觉太好了。我还有希望。

“你欠我一个道歉，”她说，“我不是怪物。你不该希望我消失，好像我是噩梦一样。”

“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好是坏，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对的事。”

我决定跟着直觉走——这想法刚刚才形成，但它就像黑暗中的一点星火，一个希望。我决定勇敢起来。“那晚在从超市回家的路上看到你，我注意到一件事。我之前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件事，但……雨好像不会落在你的四周。当时我以为你是来伤害海莫尼的，但现在仔细想想……也许你站在雨中，是要为我们指引回家的路。”

她没有回应。我用力吞了吞口水，继续说：“我真希望我说对了。我真的希望你有那种神奇的力量，因为我需要你帮忙。”

她缓缓起身，我觉得自己听到了她的骨头发出的咔咔声，但那也可能是外头的树木在暴风雨中剧烈摇晃发出的声音。“跟我来。”她说。她领着我穿过书架，走出图书馆。

我跑回车上，用力关上门，扣好安全带。“我想，她要我们跟着她走。”我说。

车外，老虎迈步走到我们车子前方，她缓缓转过身，背对我们。她的尾巴来回轻晃，几乎要碰到路面了。

她往前跨步，动作缓慢到像是慢速播放一般，好像她时间多的是，一次动一只爪子、一个脚掌、一条腿。她向前走时，她身后的雨变小了。雨虽然并没有完全停下，但现在只剩一点毛毛雨了。

除了老虎为我们开的路之外，其他地方的雨还是很大。

我不懂天气形态，也许这可以用云啊风啊之类的来解释吧，但眼前的景象给人的感觉是另一回事。这感觉像魔法。

“你说的她是指谁啊？这是怎么回事？”萨姆轻声说，她的双眼睁得很大。萨姆也许看不到老虎，但她看得到只下着毛毛雨、专为我们开出来的道路。“是那只老虎吗？”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点头。

“我看不到她。”她低声说。她的语气里带着怀疑与恐惧——但藏在这些情绪之下的，是一丝渴望。萨姆拉了一下自己那撮白发，将它塞到耳后。“为什么我看不到她？”

我以前从不了解为什么萨姆对海莫尼遵守的传统和对神奇的力量会这么生气。但现在我认为，那是因为她非常想要参与其中。也许她是害怕自己无法融入，所以才抗拒一切。

我伸手解开我的项链，倾身向前，将项链扣在她脖子上。这样就多一层保护、多一份爱。也许她会需要。

“我们会没事的，”我告诉她，“有时候，相信就是最勇敢的事了。现在开车吧。”



41

我的老虎领着我们到了医院。

“刚刚那是……你……”萨姆边说边停车。但她又摇了摇头。没时间多说了。

我们跑下车，经过老虎身旁，穿过自动门进到医院内。

医院很冷、很明亮。医用酒精的味道很刺鼻，好像想替我的鼻腔消毒一样。在这里，一切都很干净，所有的事情都在控制之中。外头既有狂风暴雨又有老虎，但在里面，大自然碰触不到我们。

萨姆跟急诊室柜台的人交谈了几句后，一名护士带我们穿过医院，走过左弯右拐的白色走廊。

她把我们送到海莫尼的病房外。

妈妈蜷缩在海莫尼的身旁，和她一起躺在床上。她的身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看不见海莫尼，只听见妈妈低声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是不要带走她，时候还没到啊。”

我不知道她祈求的对象是神，是老虎，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神灵。

萨姆敲了敲敞开的门。妈妈抬头时，我以为会看到她发怒的样子，因为她之前要我们待在家里，萨姆却在只有实习驾照的情况下开车来了医院。我们违反了规定，而且更糟的是：我们违反的是妈妈的规定。

但妈妈已经累到没力气责骂我们了。“我本来想尽快打电话给你们。情况看起来不太好。”

我想问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其实不想听到答案。况且，我想我心里有数了。

妈妈示意我和萨姆进入病房，但我待在了门口。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海莫尼看起来好瘦小，她的脸在浅蓝色被子的衬托下显得非常苍白。她插着细细的氧气导管，却仍然围着有亮片的头巾，使她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依然光鲜亮丽。即使她现在看起来病了。

不对。

不能说病了。

海莫尼在厕所呕吐，是病了。萨姆得流感鼻子红红的，是病了。我被链球菌感染时喉咙发痛，是病了。

现在她不是病了。是不会再好起来了。

海莫尼看起来快死了。

我还没准备好。

我后退了一步。海莫尼睁开眼睛，她看到了我们。“萨姆。”她说。她的声音很轻。“我先跟萨姆说说话。”

萨姆尖声说：“我？真的吗？”

海莫尼虚弱地点点头，萨姆赶紧跑到她身边。

妈妈走向我。“来吧，我们去自动贩卖机买点零食来吃。”

我跟着她走出病房，但医院明亮的灯光和特有的气味让我头晕目眩。我不想待在海莫尼将要死去的地方。

妈妈走在前头，以为我会跟着她走，但我让自己隐形了，然后朝着反方向走去，远离妈妈和海莫尼。我弯来弯去沿着走廊向前，直到我走出自动门。终于能好好呼吸了。

我站在医院入口外的遮雨篷下。在我面前，老虎蹲坐在雨中。我之前就有预感她会在这里等着了。

隐形女孩和隐形老虎。我们很相配。

“我想我知道那些故事是怎么改变我的了。”我跟她说。

她的耳朵抽动了一下。“怎么改变的？”

我吸了一口气。“那些故事让我同时渴望两种截然相反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同时有这么多感受，也不知道哪些感觉和渴望才是对的。”

“莉莉，你想要什么？”

我的心脏狂跳。我内心又再次出现那种胀满的感觉，感觉就要爆炸了。然后我说：“我希望海莫尼能活得更久，但又不想让她再痛苦下去了。”

“我还想要……”我的声音变得嘶哑，我以为自己无法再说下去，却还是继续说着，“我想要回到病房陪海莫尼和我的家人，但又想逃得远远的。”

我喘了一口气。雨持续下着。

我告诉她：“我好讨厌自己想要这么多东西。我懂为什么老虎女孩要乞求天神治好自己了。有这么多感受，真的太难熬了。”

老虎移动身体的重心，她身上的条纹闪闪发亮。“老虎女孩错了，莉莉。后来，她其实还挺喜欢自己的老虎形态。而现在，她知道自己并

不是只能拥有一种模样。如果你够强大，你的心中就可以容纳不止一种真相。”

我摇摇头。“我不强大。我还没准备好要迎接海莫尼故事的结局。我没办法面对。”

“莉莉，我跟你说过我会治好我的爱慈，但治愈并不一定是指治好疾病。很多时候，它指的是‘理解’。当你面对自己完整的故事时，就可以全然理解自己的内心了。”

我感到心痛极了。“我搞砸了。我之前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很生气，所以我把玻璃罐打破了。最后一个故事消失了，现在海莫尼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故事没有消失，”她说，“你释放了那个故事。我没办法讲给你听了，但你知道的比你自以为的还多。毕竟，这是我们家的故事。”

我停顿了一下，反复思考她说的话。**我的爱慈。我们家。**我的家和她的家。“你是……海莫尼的妈妈？我是……？”我没说出“老虎女孩”，我不必说。我已经了然于心。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你要知晓你的过去，要了解你从何而来、了解你是谁，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你要去创造你的故事，一个关于你会成为什么模样的人的故事。”

在我回应她之前，自动门开了，我转头看到一名穿粉色手术服、涂着橘色口红的亚裔护士。“你在这儿啊！”她说，“你妈妈着急地到处找你。快过来吧！”

我回头看向我的老虎，但她消失了。我早就知道她会消失。



42

护士再次带我走过白色的走廊，我得加快脚步才能跟上她。“我真的很遗憾，”我们到了病房门口，她开口说，“我还记得自己跟奶奶道别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亲爱的，我会为你祈祷。”

妈妈看到我们，跑了过来。“莉莉，你吓死我了！你不能那样自己跑掉！尤其不能在现在这种时候。”她把我的头揽向自己，深吸一口气。“好了，海莫尼现在想和你说话。”

老虎说的话还在我脑海中萦绕。

我吸了口气，踏进房内，朝海莫尼走去。

萨姆站起身。她没有擦掉自己的眼泪，但当她经过我身边要离开病房时，她的手轻轻抚过我的手臂。接着，房里只剩下我和海莫尼两人，一旁的医疗仪器哗哗作响。

我的指甲紧紧掐进掌心，印出半月形的痕迹。我坐到床边灰色的医院的椅子上。椅子坐起来不舒服，上面的布料仿佛刮擦着我的大腿。

“莉莉小甜心。”海莫尼的手不正常地抽搐着，那样子看起来几乎不像人类。我惧怕不已，伤透了心。我有点想把头转开，但我还是抓起她的手。那些害怕的感觉并没有消失，但种种感觉之中，我发现也包含了爱。爱比任何感觉都还要强烈。

欧玛为韩文“妈妈”（엄마）的音译。——译者注

“我知道真相了，”海莫尼说，“我看到了我的妈妈。我的欧玛¹²。她终于来找我了。”

“海莫尼，”我低声说，“我想我也看到她了。”

海莫尼微笑。“你总是看得到，小艾吉。那是你的超能力。”

我的心好痛，但我还是捏了捏她的手，用拇指划过她的生命线。

“我这一辈子，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隐藏自己的心。我很怕老虎，但我更怕的，是自己体内的那头老虎，”她说，“我以为我必须藏起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英文讲得不太好。我以为我必须藏起自己的心，因为我有太多感觉了。我也以为我必须隐藏自己的故事，因为如果把故事说出来，我就永远只会是我故事里的那个样子了。”她轻轻吸口气，“但当我把这一切深深藏在心里时，它也把我吞噬了。我看不见就环绕在我四周的爱。”

希望从我心底升起，尽管我很努力地想压抑它。尽管我很清楚怀抱希望有多危险。“既然你已经知道这点，也许一切都可以好起来呢？你现在能够痊愈了。”

“我现在准备好了。”

我感觉喉咙被紧紧哽住。“我还没啊。”

她闭上双眼。“有时候，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坚强的事，就是不再逃跑。就是说出：**‘我不怕老虎。我不怕死亡。’**”

但我好害怕。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我看见她的面容下闪过老虎的脸庞……

那脸庞几乎在我看到的那一刻就消失了，但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那是她的坚毅不挠，是她在下一段旅程中将具备的勇气。

她会很勇敢的。

萨姆和妈妈回到了病房里。萨姆坐到了床的另一侧，握住海莫尼的另一只手。妈妈走过来，轻抚着我的背。

海莫尼还闭着眼睛。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她轻声却坚定地说：“给我说一个故事吧。”

萨姆看着我。她举起一只手在空中一抓，仿佛她从空中摘下了一颗星星，然后她伸手将星星递给我。

一个故事在我脑际浮现——从混沌中诞生。故事开始成形。

我把身子挪向海莫尼——

近一点——

更近一点——

然后我开始说故事。



43

很久很久以前，当老虎饮下星星、一名女孩从老虎那里偷走故事之后，又过了一万次日升与月出，有两个小女孩跟她们的海莫尼住在山丘上的一栋房子里。女孩们是一对姐妹，一个绑着又黑又长的发辫，一个画着深黑的眼妆。以前，她们会和彼此分享一切，但随着时间过去，她们之间变得疏远。她们都很孤单。

有一天，她们的海莫尼进村去买米，为外孙女买快乐牌坚果饼干。但她被困在了车流中，很晚才回到家，比平常要晚很多。

那晚的天空昏暗无比——乌云遮住了星星——海莫尼从窗户旁走过时，她的影子变了形，化作老虎的轮廓。

也许那只是昏暗光线造成的错觉，但她们不确定。

“小女孩们，”海莫尼说，“让我进去。”

那对姐妹偷偷透过窗户往外看。那一晚，她们的海莫尼看起来不一样了，她变身了。

姐妹们很害怕，不晓得该怎么办。于是，她们努力想把她们的海莫尼变回来。恩雅撒着米，艾吉倒出星星。她们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却都没有奏效。

最后，女孩们无计可施了。眼看故事就要迈向结局，一位天神看到了她们，很同情她们的处境。

原来，好几个世纪以前，另一位天神曾创造出可以游走于两个世界的老虎女孩。

就连天神也会犯错，但事实上，老虎女孩本身并不是一个错误。

真正的错误在于逼她做出选择，在于创造了一个她必须隐藏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她很害怕展现完整的自己——刚强而善良的自己，温柔而坚定的自己。

但那是之前的天神用的旧方法，现在这位天神认出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曾外孙女。

于是，她为小艾吉降下一段阶梯，为恩雅降下一条绳索。

“来吧，”这位天神说，“我有东西想让你们看看。”

在病房里，我尝到了盐的味道，才发觉自己在流泪。我抬起头看到萨姆。我感觉到妈妈的手轻触着我的背。

在我的指尖下，海莫尼的脉搏越来越弱，逐渐消失。

“继续说。”萨姆低语。

时间仿佛被无限延长。我吸了口气。有那么多结局可以选择，而我找到我要的结局了。

两个姐妹一起往上爬啊爬，到达了天神——一只老虎——的所在之处，她让她们看装满了银河的玻璃罐。有些玻璃罐被隐藏了好久，被运到了世界的另一端。有些玻璃罐则横渡海洋，来到沿海的一个跳蚤市场，希望能找到自己所属的家庭。所有玻璃罐都蕴含着真相、渴望与爱。

“打开罐子。”老虎说。

女孩们很害怕，但她们也很勇敢。她们相信希望。她们打开了玻璃罐，让故事流泻而出。有些故事很吓人，有些故事令人伤心，但两个

女孩只感到骄傲，因为这就是她们家的故事——一代代的女性为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奋斗。她们拥有所有的可能性，她们不受任何局限。

“现在，你们可以讲述属于自己的星星故事了。”老虎告诉她们，她的声音像粗布般刮着她们的耳朵。“光芒不受限制，可以无限照耀。”

于是，两姐妹开始诉说她们海莫尼的故事：她总是穿着饰有亮片的衣服，她总是能看到她外孙女们真正的样子。她冒险追求幸福。只要能保护家人，她什么都愿意做。她相信隐形的事物——像是神灵，像是神奇的力量，像是爱。

女孩们谈到海莫尼教会她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自己。

当她们说故事时，她们便为天空填满了星星。两姐妹点亮了整个世界。

在这片光亮之中，她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这片光亮之中，她们看到：她们并不孤单。



44

我讲完故事时，海莫尼露出了笑容。她闭着双眼，脉搏微微跳动，几乎快感觉不到了。

“我爱你。”我跟她说。

我捏了捏海莫尼的一只手，萨姆紧握着另一只。妈妈轻抚着海莫尼的头发。

这就是她生命的尽头了。但结局没有立刻到来，不像电影演的那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我们看着她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流逝。

“那些故事本应该拯救她的。”我低声说。

妈妈说话了。我看向她时，她眼中含着泪。“故事已经拯救她了，莉莉。故事让她想起，这个世界有多广多大，她想成为什么样子都可以；故事提醒她，她是我们的全部。”

海莫尼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如此苍白、如此无助。

“我好害怕。”我说。

“我知道，”妈妈说，“但你不是一个人。”

萨姆伸手解开项链。她将吊坠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将手紧紧贴着我的掌心，我们十指交扣。

我们两人一起握着这一小块神奇的力量——从我们的海莫尼身上汲取力量。

我倾身靠向海莫尼，用嘴唇轻触她的耳朵。我低语：“没关系。”我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有时候，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不再逃跑。“如果你要离开了也没关系，我们会没事的。”

我不太确定她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但我觉得她听见了。病房似乎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

我抬头一看，外头的世界一片漆黑，但隔着窗户，有两个小小的光点闪烁着。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可能是房内的仪器倒映在窗上，或许是老虎的眼睛正回望着我。

看着那两个光点，我的心像个小小的拳头般捏紧。接着，光点消失，不再闪烁。我感觉心里的某一块被打开了，那是一个之前并不存在的黑洞，是一股空虚感和一种失落感，但也留下了……空间。像一个被打开的玻璃罐，重担已经被释放。

我的头靠着海莫尼的胸口，和我的家人一起坐在那个小小房间里。

当海莫尼终于撒手时，我知道她已做足准备。她一直都很勇敢。



45

地下室被水淹了。

我们回到海莫尼家的第一晚，妈妈打开地下室的门，摇了摇头。水轻轻拍着楼梯，我和里基之前努力堆起来的纸箱都浸在水中，泡烂了。妈妈盯着那些积水，很久很久之后才打电话请人来处理。

第二晚，妈妈决定睡在海莫尼的卧室里。萨姆清醒地躺在床上，咬着自己的指甲。整栋房子变得很安静，木地板没有在我脚下发出嘎吱声，门也不再吟唱。没有海莫尼，这栋房子就单纯只是房子。一个太过安静、太过空荡的房子，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在其中生活。

日子一天天安静地过去了，时间在恍惚中流逝。

里基不断传一则又一则简讯给我，告诉我他最爱的食物，想逗我开心。在第七晚，整整过了一个星期后，他的简讯传来：年糕。

我读着这两个字，感觉眼眶涌起热辣辣的泪水。我很想把手机关机，然后把自己埋进被子里。

但他的简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个重要的日期在我的思绪中反复出现。我一查看手机的备忘录，发现明天就是烘焙义卖会。

我想到了一个点子。这一整个星期以来我在胸口感到的沉重，竟在这一刻稍微减轻了。我告诉了里基我的计划，再传简讯给詹森，然后掀开被子。

我跑下阁楼的楼梯，不去管是不是该把自己隐形。我在厨房走来走去，到处翻找，拿出锅碗瓢盆。家里再度充斥着声响，房子仿佛开始

苏醒。

不久，妈妈走进了厨房，萨姆跟在她后头。

“你在做什么？”萨姆诧异地眨了眨眼。

“年糕。烘焙义卖要做的。”

萨姆很困惑，但妈妈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她朝我走来，从架上拿出材料——一罐糯米粉、一盒砂糖，还有红豆馅。

萨姆说：“我们不用去烘焙义卖会。”

“我们是不用，”我说，来回看着她和妈妈，“但是.....也许我们应该去。到时候有食物、有人，就像是.....”

萨姆脸上露出了理解的神情，眼神充满悲伤。“像是告祀。”

“而且还是在图书馆。”妈妈说。有那么一瞬间，她看起来像心痛到说不出任何话，但她还是开口了：“那间图书馆是海莫尼促成的一个计划，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帮图书馆涂上了那些鲜艳的颜色，还挂了很俗的海报。她一直希望那里能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盯着她，心想：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

但我没有太多时间来消化这件事，因为萨姆问妈妈：“你知道要怎么做年糕吗？”

妈妈点头，但她的语气略带一丝慌张。“呃，我想，大概知道吧。有点印象。”她的声音比刚才更轻了，她说：“我从来没想过问一问。”

我想起自己要海莫尼教我做年糕的时候，她说“晚点”，而现在已经太迟了。

不过妈妈看起来有信心。我吸了一口气。

“没关系，”我说，“就算不完美，没准也还不错。”

妈妈捏了我的肩膀一下，接着我们开始着手备料，凭着直觉量测要加多少糯米粉和椰奶，感觉对了就对了。我们一起烹饪，一起捣糯米糊——这感觉对极了。



46

里基和詹森把消息散播出去之后，几乎全镇的人都来图书馆参加海莫尼的告祀了。海莫尼的友人带来的食物摆满了整个屋子，他们怀念地说着海莫尼的故事。那些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那些海莫尼曾经帮助过或治疗过的人，都来跟我们说他们有多遗憾、有多爱她。

乔来找我，我先向他道歉，为原本的烘焙义卖变成了告祀。他没有收钱，当然没有。所以，拯救图书馆的计划毁了。“我知道我们本应该募款的。”我说。

乔摇了摇头。“这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这个社区。不过，也许我们晚点可以来谈谈破窗闯入图书馆的事。”

我的脸颊发烫。“你怎么会知道？”

“直觉，”他回答，“加上到处都是小孩的泥巴脚印。”

“噢。”我差点忘记那回事了。

他的小胡子抽动了一下，他微微一笑。“心碎往往会让人变得一团乱。”他递给我一块饼干，我向他道谢。

在图书馆的一头，妈妈正在跟几个我不认识的大人讲话，萨姆则去找詹森。詹森给了萨姆一个拥抱，萨姆把头靠在詹森的肩膀上。她们两人之间流露出的熟稔让我一时感到有些困惑。

突然间，一切都说得通了。萨姆第一次见到詹森时的不自然，她之后向我问起詹森时的紧张神情，还有詹森帮萨姆撒米，还有萨姆试着打电话找詹森帮忙。

两个如此不同的女孩成了好朋友。

即使现在看起来再明显不过了，但我还是很震惊。她俩看起来相处得很好。詹森人很好，萨姆也变得很温柔。

在图书馆的另一头，我看到了里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向我挥了挥手。里基暂时抛下他们，手上挂着一个藤篮，朝我走了过来。他今天戴了一顶黑色的圆顶礼帽，是那种海莫尼会很爱的华丽的帽子。

“巧克力小松饼，”他解释，“乔给了我他的食谱。”他挑起嘴角笑道：“没有泥巴，我保证。”

他伸出拿着篮子的手，老虎猎人的曾孙将糕饼献给老虎天神的曾外孙女。

我接下篮子，暖意从我的指尖扩散开来，传遍全身。我心里有一角快活起来，露出了微笑。我不确定那个微笑是否也在脸上展现了，不过，或许伤痛就是这样开始愈合的——一点一滴的幸福感逐渐从体内苏醒，直到某一天，幸福散布全身。

“我通过语言艺术科的考试了，”他说，“所以，秋天时我们就会是同年级的同学了。”

我笑了，这次是真的露出了笑容。“那太好了，里基。”

他咧嘴一笑。我找了借口想要离开，他一下就懂了我的意思。他知道我还没准备好和别人多说话。

我从厚重的前门溜了出去，坐在阶梯上，捧着那些小松饼。

我想着我和里基以前的对话，“**当你在做那些不像你会做的事情时，就会发现自己是谁**”。我这阵子一直都在这么做，我不断挑战自己，

想找到自己的极限——结果发现，我能做到的事情远比自己以为的还要多。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

我咬了一口小松饼——然后咳了起来，将蛋糕吐到掌心。好咸。里基一定是把糖和盐搞混了。

出乎意料的味道吓了我一跳，我笑出声来。

“我能坐在这里吗？”有人问道。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老虎。我一直期待能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或从眼角不经意再次瞥到她的身影，但我内心深处很清楚——她已经离开了。

我转过头，看到了萨姆。她没等我回答就在我身旁坐下了。她没问我一声，就把手伸进篮子里，抓起一个小松饼。

“别……”我说，但太迟了，萨姆已经被她咬的那一口噎住了，她将满嘴的蛋糕吐到手掌上。她盯着我，我笑了出来，她也跟着大笑……

然后我们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把咬过的小松饼扔回篮子里。

在现在这种时候，感到快乐似乎是不对的。

“会越来越容易面对吗？”我问，“悲伤会消失吗？”

萨姆凝视着前方。“悲伤会消失，最终会的。但那种想念的感觉……我不知道会不会。”

我用拇指按着自己的掌心。当我闭起眼睛时，我几乎可以想象是海莫尼的手指正划过我的生命线，几乎可以想象她对我说着：“一切都会没事的。”傍晚的空气让我的肌肤暖了起来。这种天气感觉终于像八月的天气了。我吸进一口温暖的空气。

萨姆挪动身体，靠近我，直到我们的手臂相触。太阳正在西沉，月亮从树梢探出头来。“你可以再给我说一个故事吗？”她问。

我吸了一口气。时间仿佛被无限延长。我找到自己的声音。

“很久很久以前……”我起了头。

我还不知道结局，但不管我的故事会如何变化、发展，我都会面对。因为海莫尼，我可以勇敢起来。我可以成为任何模样。

我是看得到隐形事物的女孩，但我不是隐形女孩。



后记

小时候，我的海莫尼会给我讲故事。

我和妹妹会蜷起身子，和海莫尼一起躺在床上。当她讲起鬼怪和老虎时，我们的世界便充满了魔法。在那些时刻，我发誓自己听见卧室外传来了老虎的声音，它们锋利的爪子在木地板上刮啊刮，我几乎能从门缝里看见它们的影子。

在那些夜里，我觉得自己与一代代的韩国女性产生了联结——我与她们素不相识，但仿佛我的血中依然流淌着她们的故事。在听海莫尼讲故事时，我不是白人亚裔混血，不是四分之一韩裔的混血，我就只是我，是我最完整的模样，我打从心底知道这一点。

多年后，我离开夏威夷去上大学，抛下了这些故事——不是有意这么做，只是刚好就这样了。仿佛那些故事悄悄滑落到我的床底下，开始积灰生尘。不久，我也忘记我遗失了那些故事。

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有多需要那些故事，直到大学生活过了大半以后，有人问我是不是韩裔。

“**只有四分之一的血统。**”我这么回答。话才一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说错话了。答案向来都是相当简单的：“**没错。**”但不知为何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开始把自己的血统分割成好几个部分。

我想要再次变得完整，于是开始重温那些故事。我读着古老的童话故事，也上网搜寻，但那些故事现在变得不一样了。它们不是我海莫尼说的故事。故事不知怎么已经变了样。也许故事真的变了，也许我没办法再找到它们，也许海莫尼以前讲的是不同的版本，也许有些故事完全是她编出来的。

我请海莫尼回想她的故事，但她只挥了挥手。“噢，好久以前了，”她说，“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于是，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我写下了自己的故事。

我从自己最爱的故事着手：一对手足逃离老虎，逃到天上，成为太阳与月亮。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我总觉得这个故事隐藏着什么，我很想知道它的秘密。

那个故事里的老虎聪明又有决心。它假扮成那两个小孩的外婆，追捕着孩子。它企图骗过两人。计划失败后，它还是穷追不舍，甚至想追到天上。

老虎的追捕从未间断。我一直都很好奇，它到底想要什么？一定不是想吃肉，没这么单纯。我感觉老虎另有所求。什么东西会如此重要、如此强大，让老虎愿意追着那些孩子横跨世界？

我写了十几篇草稿，就为了寻找答案，但答案没有这么容易就出现。仿佛我必须证明自己值得信赖，这个故事才会揭晓自己的秘密。

于是，我下了一番功夫。我开始追溯自己家庭的历史和韩国历史。

我读到遭受殖民与压迫的历史，读到秘密的语言与被人遗忘的故事，读到慰安妇与被迫噤声的历史。但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我也看到人性坚强的一面。韩国人民——尤其是韩国女性——刚强而坚韧。我在研究的同时也越发了解我的海莫尼和我自己。

我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奇妙的巧合。我早期的一份草稿中写到了充满神奇力量的星星玻璃罐，却不太晓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写。这个想法似乎就这么凭空出现了。

之后，我发现了七星神。七星神是韩国传说中守护小孩的神祇，而祭拜他的方式，通常是摆出碗或瓶罐。

同样地，我也在故事里创造出一个韩国的小岛。在那里，大海每年会有一次分开成两半。我仔细研究了韩国地图，想寻找我那虚构的小村庄能坐落的地方，这才发现这样的一个小岛早就存在了——珍岛。因为潮汐的作用，可能也因为有那么一点神奇的力量，这个滨海小岛的海洋真的每年会有一次一分为二。

我的工作模式就像这样，在写作与研究之间来回切换。我将各种巧合视为线索，仿佛我是在把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说过的故事拼凑起来，而我仅需填补其中的空白。

我努力回溯历史，一路追溯回关于韩国起源的神话。此时我发现了最大的巧合。

在做这项研究之前，我对这个神话只有很粗浅的认识。不知为何，我的海莫尼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天上的王子统治着大地。他的工作一直都很轻松、很简单，直到一头熊和一只老虎因为厌倦了野外生活，要求他把它们变成人类。

王子表示，如果它们能在洞穴里过上一百天，而且只吃艾草与大蒜，它们就能变成女人。

熊做到了，于是天神赋予它人类的身体。他们一起创造了韩国人民。

但老虎无法坚持下去。它无法忍受那些条件。它跑出洞穴，注定终生以野兽的模样在林中踽踽独行。

我先前已经知道熊变成女人的故事，但从未听说过那只老虎。然而我在此前的草稿中却已经写了老虎女孩请求天神将她变成人类的情节。我动笔的时候，那些文字感觉很对，虽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些文字的含意。

现在，这一切，感觉不只是巧合。

没错，也许我以前就曾听过这个故事，然后它被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我却以为自己遗忘了。但即便如此，我仍感到自己与某种更强大的力量有所联结。我又有了那种多年前曾有过的感受，仿佛那些故事就在我的血液中流动，就连那些我从未听过的故事也一样。

文承淑 (Seungsook Moon) . 国家的诞生 (Begetting the Nation)

[G] //伊莱恩·H. 金及崔忠武主编。危险的女性：性别与韩国民族主义 (Dangerous Women: Gender & Korean Nationalism) . 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8：41.——原注

我对这个神话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找到了一篇论文《国家的诞生》，作者是文承淑。根据她的说法：“熊变身为女人，隐含着身为女性的深层社会意义——女性应该拥有坚忍的性格，能够承受痛苦与磨难。”^②了解这点以后，我的故事终于清晰起来。

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因为，如果那头熊象征着韩国女性（或象征遭受苦难却默默承受的女性），那么，那只老虎呢？

那位拒绝受苦，因而被放逐的女性又如何呢？

如果她回来了，会发生什么事？

她想要什么，又会说出怎样的故事呢？



致谢

这是一本我知道自己必须写下，却对该如何下笔毫无头绪的书。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拐过无数次错弯，也写过很多错误的开头，以及错误的结局、错误的过程；它是从汗水、泪水与老虎之血中诞生的。书就在此，完成了。我非常感谢这一路上提供协助的每个人。

妈妈：谢谢你早在“老虎抽烟斗”时就播下了种子。谢谢你读完每份草稿，用心斟酌其中的一字一句，谢谢你说服我不要放弃（至少五次）。没有你，这本书就不会存在。你是最棒的编辑、最棒的作家、最棒最棒的妈妈。

爸爸：谢谢你教我要认真努力，教我要懂得自重。谢谢你帮我了解税金和戴尔·卡耐基，让我知道自己不只是艺术家，也是专业作家。你的鼓励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善熙，我既刚强又情感丰富的老虎妹妹：这个故事几乎就是我们家的故事。我的写作过程常常就等同于探究我们是谁、从何而来的过程。当你踏上属于自己的寻根之旅，并展开你的自我追寻——当你把所有的爱都转化为舞蹈的神奇力量时，我会到场，为你打气，带着惊叹观赏你的演出。

海莫尼：谢谢你讲的所有故事，它们能够填满无限本的小说。

致我那庞大而充满爱的大家庭：你们太棒了，谢谢你们的支持。我好幸运。

致极为支持我的佩利一家与纳德尔一家：可以成为你们家庭的一分子，我十分幸福。

还有一定要感谢的乔西：谢谢你在我每次遇上瓶颈时都为我擦干眼泪，让我重展笑颜。谢谢你在连我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始终相信着我。也谢谢你让我相信自己可以与众不同。

萨拉·戴维斯：非常谢谢你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感谢你在这个想法刚有雏形时，就看出它的潜力。

我也要谢谢经纪公司“绿屋”的整个团队，以及版权公司“版权人”：谢谢你们付出的所有努力。

切尔茜·埃伯利：谢谢你总是忍受我用冗长的电子邮件对你大喊救命，也谢谢你总是坚持说这本书并没有写坏，谢谢你鞭策我拿出最好的表现，以及帮助我挖掘我内心的故事。

也谢谢兰登书屋童书部门认真又充满热情的工作团队：米歇尔·纳格勒、芭芭拉·邦科夫斯基、卡特里娜·达姆柯勒、肯·克罗斯兰、特蕾西·海德维勒、詹娜·莱蒂斯、凯莉·麦高利、阿德里安娜·维恩特劳柏、莉莎·纳德尔、克里斯廷·舒尔茨、吉莉恩·旺达尔、埃米莉·班福德、朱莉·康伦、悉尼·蒂尔曼、史蒂维·迪罗谢、埃米莉·彼得里克、肖内西·米勒、安德烈亚·科默福德、埃米莉·布鲁斯、辛西雅·马普等人。

谢谢金知禹（Jedit）绘出如此华丽的封面插画。

谢谢欧申赛德中学、普纳荷学校、卡伊穆奇中学的学生协助我挑选书名。

超级感谢凯·朱伦与她在榭里尔肯伍德图书馆的读者团队。

谢谢罗米莉·伯纳德读了我的草稿，并在我极需要的时候给予我鼓励。

谢谢山姆·摩根的热忱。我之所以没有采用你提议的书名，唯一的理由就是它们过于好了。

也谢谢我的朋友听我讲关于这本书的事情（现在还讲个没完），谢谢你们给我的激励、建议、支持、必要时让我分心的事物、卫生纸和茶，感激不尽。

最后，致读者：这本书历经了好多难关，才终于到了你手中。谢谢你给它一个家。这个故事现在属于你了。



共读

每个人的故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我是百班千人五年级组助理导师曹红格，今天我和大家共读的是韩裔美籍作家泰·凯勒的《遇见虎灵的女孩》。

打动心灵的句子

一本好书总是与读者心灵相通，总能说出我们经常思考但不能准确表达出来的话语。

我在读《遇见虎灵的女孩》时，读到了好多这样的句子，现在来分享其中的五句：

1.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彼此帮助永远是件好事。

——第96页

2. 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要解决。

——第98页

3. 故事的力量很强大，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人。

——第107页

4. 人会做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勇敢的事情，而当你做那些不像你会做的事情时，就会发现自己是谁。

5. 如果你够强大，你的心中就可以容纳不止一种真相。

读这本书时，不经意间，我们的心就会被击中，仿佛觉得，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这本书，曾经荣获2021年度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那枚金光闪闪的奖牌就印在封面上。

谁是纽伯瑞？纽伯瑞儿童文学奖是一个怎样的奖项？

纽伯瑞，1713年出生在英国，他是自学成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家。1744年，他编写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专门的、价格低廉的儿童书——《美丽小书》；他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印刷儿童读物的印刷厂，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儿童书店。他崇尚“快乐至上”的儿童教育观念，印刷发行了许多精美的儿童图书，深受儿童喜欢。纽伯瑞对儿童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人称纽伯瑞为儿童文学之父。

为了表彰和纪念纽伯瑞对欧美儿童文学的开创之功，1922年，美国图书馆学会的分支机构——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创设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这个奖每年颁发一次，专门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每年颁发金奖一部、银奖一部或数部。

《遇见虎灵的女孩》获得了2021年度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这部小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也是小女孩莉莉发现复杂世界与获得自我认同的故事。

翻开这本书的封面，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幅插图：扎辫子的小女孩是莉莉；弯腰和莉莉说话的是外婆，书中对她采用了韩语的称呼“海莫尼”；外婆身后，剪着齐肩短发的女孩是莉莉的姐姐萨姆；坐在餐桌前的是妈妈。书中写的就是这一家人的故事。

海莫尼生病了，妈妈带着小女孩莉莉和莉莉的姐姐萨姆来到海莫尼身边照顾她。

海莫尼是韩裔女性，她喜欢给姐妹俩讲韩国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莉莉心中扎了根，借由这些故事，莉莉看到了虎灵——一只老虎。为了帮助外婆，本来胆小羞怯的莉莉踏上了追捕虎灵之路。从虎灵的口中，莉莉听到了另外的故事。她发现同样的故事，不同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追捕虎灵的过程中，莉莉也变得勇敢、大方。在这个过程中，全家人彼此依靠、信任，用爱温暖了彼此。在爱的环绕中，海莫尼安然逝去。

纽伯瑞评奖委员会主席琼达·麦克奈尔博士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凯勒关于故事力量的小说引人入胜，可以帮助读者在必要时展示他们的力量和勇气，从而拥抱自己内心的老虎。”

的确，读这部小说，除了被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你还会获得勇气和力量。阅读从来不只是将一本书翻阅完毕，还要将所读、所感真正理解、消化，最好转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

怎么才能做到这样？怎么读这本书收获更大？

我有以下四点建议：

- 一、静心阅读，读读想想勾勾画画。
- 二、与人聊聊，探讨感兴趣的话题。
- 三、动笔写写，记录心中的触动。

四、借助阅读，走向更广的天地。

下面我们详细展开来说。

一、静心阅读，读读想想勾勾画画

读书，核心当然是“读”。暑假，我们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最适合静心阅读。阅读的时候，准备一支笔，我们可以边读，边想，边勾勾画画。思绪的火花转瞬即逝，需要及时批注在书上。

怎么在阅读时进行思考呢？我们以主人公莉莉的成长为例。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可以隐形。

这是一种超能力，或者至少是我的秘密能力。

——第1页

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我当时想，莉莉真的有超能力吗？她真的会隐形吗？我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带着疑问往下读，我读到了这段话：

我只知道老师忘了我叫什么，其他小孩不会找我玩，还有一次，快读完四年级时，班上有个男生皱着眉对我说：“你从哪里来的啊？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

——第1页

读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莉莉是一个容易被忽视、被遗忘的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带着问题继续读。

有话就说啊，莉莉。你不需要老是这么奇怪又安静。

——第22页

我想告诉她：“我只是想帮忙。”我想问：“你难道看不出妈妈有多努力吗？”我想说：“我不懂你为什么那么生我的气。”

但实际上，这些话卡在了我的喉咙里，我一句都没有说出口。

——第22页~第23页

从这两段对话中，你发现原因了吗？原来，莉莉是一个安静、害羞的小女孩，她的内心很丰富，但是很多时候，她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慢慢地，她就成了别人眼里的“隐形人”。

这样的莉莉，在追寻虎灵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妈妈终于走出卧室时，我下意识地想召唤我的隐形能力。但我马上改变了主意。

——第113页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很坚强，但说出的话却非常微弱。

——第113页

莉莉，还是有点胆怯，但是她努力克制着，主动询问自己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这次对话，妈妈把外婆的真实病情告知了她。原来，海莫尼患了脑肿瘤，这种病导致她有时候会把梦境和现实混淆。

再看这段话：

“嗯，很好。”我的声音有点颤抖。我现在很紧张，因为我接下来要问的事没有任何意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我无论如何还是要问。

——第120页~第121页

“詹森，我也可以吃一杯布丁吗？”

——第122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和詹森、里基的交往中，莉莉开始主动争取机会。

即使面对虎灵，莉莉也勇敢起来：

我清了清喉咙，决定不再低声说话。当我开口时，我的声音听起来坚定有力。

——第164页

你看，面对凶猛可怕的虎灵，莉莉也开始坚定有力地和它说话。

我们再看这段话：

我吞了吞口水，走向餐厅。我必须这么做，就算那里热得让人难受，就算那里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就算我并不想回去。

——第183页

外婆在餐厅发病，妈妈和孩子们把她带离了餐厅，之后，妈妈叫莉莉回去收拾一下，并且结账。

莉莉刚经历过难堪的一幕，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餐厅，尽管内心不想去，但她还是坚定地去了，即使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莉莉也开始不怯场了。

我们再看这段对话：

“不管怎样，你必须跟那个男生道歉。你知道，对吧？”

加州的那个莉莉会点头，照妈妈的意思去做。但我不再只会听命行事了。没有人可以命令我，连老虎也不行。“但是，妈妈，他刚才对海莫尼很恶劣……”

——第241页

这是妈妈和莉莉的对话，因为不满里基对海莫尼的态度，莉莉在他的布丁里放了泥巴。妈妈让莉莉去道歉，莉莉和妈妈据理力争。

面对不认同的事情，莉莉开始申辩，据理力争。

此时的莉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一开始的听话、害羞、不声张、被别人忽视，变得敢于主动说、大声说、大胆争辩、开始被别人看见。

刚才我们以“莉莉的成长”为例，讲述了阅读过程中怎么边读边思。

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还有很多能引发你思考的地方，记得及时批注，留下自己的想法。

二、与人聊聊，探讨感兴趣的话题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同一本书，因为大家的经历不同，阅读基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对哪些话题比较感兴趣，可以记录下来，和同学、家长、老师聊一聊。听听别人的看法，丰富自己的认知。

通过下面两个话题，我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个话题：莉莉变化的原因。

通过上面“莉莉的成长”这个话题，我们发现了莉莉惊人的变化。为什么莉莉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妈妈和姐姐不相信故事，不相信魔法，她们看不到虎灵。

而莉莉相信故事，她可以看到困扰外婆的虎灵。虎灵说只要拿回那些被藏起来的故事，就会帮助海莫尼。

如果你是莉莉，你愿意改变自己，变得勇敢些，去帮助外婆，让外婆好起来吗？

是什么改变了莉莉呢？

是爱，是莉莉对外婆无私的爱。

爱，让莉莉下定决心，敢于面对困难。

看，当莉莉得知外婆患病的真相后，她是这么想的：

那只老虎可以治好海莫尼。

我之前不够勇敢，不相信她的魔法。但这次，我会勇敢。

——第116页

第二个话题：海莫尼生病了，为什么是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去阳光镇，而不是请海莫尼到加州来？

海莫尼居住在阳光镇，妈妈和莉莉姐妹俩居住在加州。海莫尼生病了，为了照顾海莫尼，她们需要一起生活。这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去阳光镇，一个是把海莫尼接到加州。为什么妈妈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呢？

我们来看这段话：

海莫尼上次看诊的时候，诊断结果不是很好。她可能还有几个月，也可能只剩下一星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好好度过她状态比较好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

——第185页

因为，此时海莫尼已经出现幻觉，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严重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是谁，忘记亲人们。

帮助人留住记忆，需要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事，阳光镇是海莫尼生活了很久的地方，这里留存着她生命的记忆。

妈妈辞去工作，带着孩子们搬到这里，就是想在海莫尼生命的最后历程里，好好陪她。这是女儿对妈妈深深的爱。

面对上面两个话题，你有怎样的理解呢？或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你有哪些想跟别人探讨的话题呢？不妨写下来，找人聊一聊。

三、动笔写写，记录心中的触动

你一定希望自己妙笔生花，能写出动人的文字吧！

正如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学会写作。我建议你，每读一本书，一定要写点东西，动动笔，记录心中的触动。

当然，这里的写不一定是写长篇大论的读后感，可长，可短，可摘，可仿，可创。

可长可短，是针对篇幅来说的，你可以写洋洋千言，也可以写三言两语，甚至只写一句话，我们不详说，只重点讲解：摘、仿、创。

摘

摘，就是摘抄。

摘抄看似简单，其实也有大学问。有的同学总是认为，使用了修辞手法的句子，辞藻华丽、生动优美的句子才是好句子，这样的句子才值得摘抄，其实不对。

作家李西西曾说：真正的好句子，真正的好文字，是用最简单的字和词组合出不同凡响的结果。你看，无论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里面没有一个深奥的字和词，可它们却是非常美好的句子。

最好摘抄什么样的句子呢？这里有两标准供你参考：

第一，富有哲理的句子。

富有哲理的句子，一读，就感觉意味深长、触动心灵。我们来看书中的两个句子：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但是有时候，人会太专注于生命中悲伤、可怕的故事，而忘记好的部分。

——第99页

随着年龄增长，你知道的也会越多，而且会学会从不同角度来对待事情。

——第225页

第二，有新鲜感的句子。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们就开始提倡积累有新鲜感的句子。新鲜感，是极具个性化的感受。当你读到某个句子，感觉这种写法没遇见过时，

对你来说，就是有新鲜感，就可以记下来。

我们来看书中的两个例子：

“你要我们在雨中跑上那些阶梯？”萨姆问道，语气惊恐得好像妈妈是要她在一池蜗牛黏液中洗澡。

——第11页

由在雨中奔跑想到在蜗牛黏液中洗澡，这种说法挺新鲜，可以记下来。

再看这句话：

恐惧轻咬着我的脚指头，我急忙冲上楼梯，一次跨两阶，几乎忘了呼吸，直到跑出地下室，门在我身后紧紧关上。

——第47页

你觉得哪里有新鲜感呢？对，就是这里，恐惧轻咬着我的脚指头。

积累得多了，你的语言宝库就会越来越丰富。

仿

仿，就是模仿。

主要是模仿特殊的形式。

我们看一个例子吧。

她没把车停下来。我们继续往前开。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我无法呼吸，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

——第7页

两个“越来越近——”的排列形式和平时不同，这样的排列给你什么感觉呢？是的，离得太近了，仿佛挨着车头了。

还有一种仿，是仿特殊的标点符号。

比如这句话：

“哇，”里基越过我的肩膀俯身看着，吸了一口气，“我们，找到，宝藏了。”

——第143页

遇到惊喜和意外，不是激动得大喊大叫，而是竭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当语言的形式和内在的表达合二为一的时候，语言就会格外有生命力。

创

创，就是创造。

跳出书里的故事，讲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

比如，你可以和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聊聊，听他们讲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然后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朋友。

你也可以写写自己和家人相处时发生的故事。

你笔下的故事，也会像星星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四、借助阅读，走向更广的天地

一本好书，就像一扇通往广袤世界的窗户。读完这本书，还有更多的好书等待着我们。

比如说，对作者感兴趣的，可以读读泰·凯勒的其他作品。

这本书的后勒口处，介绍了32本国际儿童文学经典，有《特别的女生萨哈拉》《云雀与少年》《大象的秘密》等，对哪本感兴趣，也可以找来读读。

作者创作《遇见虎灵的女孩》的灵感，来源于外婆讲述的韩国民间故事。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买了一本关于韩国民间故事的书，特意读了其中关于老虎的故事。你也可以去读读韩国民间故事。

《遇见虎灵的女孩》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好几部其他优秀作品，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尝试去读一下。

提到民间故事，小学五年级上学期，语文教材的快乐读书吧里，推荐我们读读中国民间故事、欧洲民间故事、非洲民间故事等，你可以去看看相关的故事，也许，它们也会给你带来创作的灵感。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把这句话中的“起舞”换一个词，送给大家——每一个不曾读书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最后，以朱永新老师的一段话作为结语，与大家共勉。

通过阅读，我们能够穿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看见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生。通过阅读，我们不需要自己尝试错误，只需要通过观察别人的生命、了解别人的活动，就能增长自己的智慧。

今天的共读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曹红格

百班千人五年级组助理导师